

文

夏
聖
陶
合
著

心



MG
H152
27

文 心

夏 可 尊
葉 紹 鈞
合 著



開 明 書 店

開
明
書
店

書 畫



3 2173 2379 3

序

這部文心是用故事的體裁來寫關於國文的全體知識。每種知識大約占了一個題目。每個題目都找出一個最便於襯托的場面來，將個人和社會的大小時事穿插進去，關聯地寫出來。通體都關於國文的抽象的知識和青年日常可以遇到的具體的事情鎔成了一片。寫得又生動，又周到，又都深入淺出。的確是一部好書。

這部好書是丐尊和聖陶兩位先生特為中學生諸君運用他們多年教導中學國文的經驗寫成的。什麼事應該說以及怎樣說才好懂，都很細心地注意到，很合中學生諸君的脾胃。我想中學生得到此書，一定好像逢着什麼佳節得到親眷特為自己備辦的難得的盛饌。

這裡羅列的都是極新鮮的極衛生的喫食。青年諸君可以放心享用，不至於會發生食古不化等病痛。假使有一向胃口不好的也可借此開胃。

以前也曾有過用「文心」這兩個字做書名的書，叫做「文心雕龍」那是千把年前的劉勰做的，也是一部講全體國文知識的書。也許在子淵的舊書箱裏還可以找得着，但是你們如果找來放在

自己的書架上，枚叔看見，一定又要來一句「了不得。」我家裏也藏着板子不同的好幾部，從未拏給還在中學讀書的兩個女兒看。

世界總是一天一天的進步起來，好像你們總是一天一天的大起來進步起來一樣。即就國文的知識來說，我們做中學生的時候所受的，不是一些繁繁碎碎，像從字紙簾裏倒出來的知識，就是整部的詩經、書經、易經、禮記，從陳年老書箱裏搬出來，教我們讀了做聖賢的。那里有的這樣平易近人而又極有系統的書，即使找出幾本古人寫的，例如文心雕龍罷，也是古人說古文的。有些我們急於要曉得的，他們都還不會想到。就像這部文心裏面說的文法之類，那位做文心雕龍的劉勰就連夢裏也還未曾夢見呢。

我們應謝謝丐尊、聖陶兩位先生，替青年們打算，把現在最進步的知識都苦心孤詣地收集了起來，又平易地寫出來，使我們青年也有機會接近它。

一九三四年五月四日，陳望道。

序

記得在中學校的時候，偶然買到一部畫圖課蒙草，一部彪蒙書室的論說入門，非常高興。因為這兩部書都指示寫作的方法。那時的國文教師對我們幫助很少，大家只茫然地讀，茫然地寫；有了指點方法的書，彷彿夜行有了電棒。後來才知道那兩部書並不怎樣高明，可是當時確得了些好處。——論讀法的著作，卻不會見，便喫虧不少。按照老看法，這類書至多只能指示童蒙，不登大雅。所以真配寫的人都不肯寫；流行的很少像樣的，童蒙也就難得到實惠。

新文學運動以來，這一關總算打破了。作法讀法的書多起來了；大家也看重起來了。自然真好的還是少，因為這些新書——尤其是論作法的——往往泛而不切；假如那些舊的是餽釘瑣屑，束縛性靈，這些新的又未免太無邊際，大而化之了——這當然也難收實效的。再說論到讀法的也太少；作法的偏僻的發展，容易使年輕人誤解，以為只要曉得些作法就成，用不着多讀別的書。這實在不是正路。

丐尊聖陶寫下文心這本「讀寫的故事」，確是一件功德。書中將讀法與作法打成一片，而又能近取譬，切實易行。不但指點方法，並且着重訓練；徒法不能自行，沒有訓練，怎麼好的方法也是白說。書

中將教學也打成一片，師生親切的合作才可達到教學的目的。這些年頗出了些中學教學法的書，有一兩本確是積多年的經驗與思考而成，但往往失之瑣碎，又側重督責一面，與本書不同。本書裏的國文教師王先生不但認真，而且親切。他那慈祥和藹的態度，教學生不由地勤奮起來，彼此親親熱熱地討論着，沒有一些浮囂之氣。這也許稍稍理想化一點，但並非不可能的。所以這本書不獨是中學生的書，也是中學教師的書。再則本書是一篇故事，故事的穿插，一些不缺少；自然比那些論文式綱舉目張的著作容易教人記住——換句話說，收效自然大些。至少在這一件事上，這是一部空前的書。可尊與劉薰宇先生合都做過多少年的教師，他們都是能感化學生的教師，所以才寫得出這樣的書。可尊與劉薰宇先生合寫過文章作法，聖陶寫過作文論。這兩種在同類的著作裏是出色的，但現在這一種卻是他們的新發展。

自己也在中學裏教過五年國文，覺得有三種大困難。第一，無論是讀是作，學生不容易感到實際的需要。第二，讀的方面，往往只注重思想的獲得而忽略語彙的擴展，字句的修飾，篇章的組織，聲調的變化等。第三，作的方面，總想創作，又急於發表。不感到實際的需要，讀和作都只是爲人，都只是奉行功令，自然免不了敷衍遊戲。只注重思想而忽略訓練，所獲得的思想必是浮光掠影。因爲思想也就存在語彙，字句，篇章，聲調裏；中學生讀書而只取其思想，那便是將書裏的話用他們自己原有的語彙等等

重記下來，一定是相去很遠的變形。這種變形必失去原來思想的精彩而只存其輪廓，沒有甚麼用處。總想創作，最容易浮誇，失望；沒有忍耐而求近功，實在是苟且的心理。本書對於這三件都已見到；除讀的一面引起學生實際的需要，還是暫無辦法外，（第一章，周枚叔論編中學國文教本之不易）其餘都結實地分析，討論，有了補救的路子。（如第三章論作文「是生活中間的一個項目」，第九章朱志論文病，第十四章王先生論讀文聲調，第十七章論「語彙與語感」，第二十九章論「習作創作與應用」）此外，本書中的議論也大都正而不奇，平而不倚，無畸新畸舊之嫌，最宜於年輕人。譬如第四章論讀文聲調，第十六章論「現代的習字」，乍看彷彿復古，細想便知這兩件事實在是基本的訓練，不當廢而不講。又如第十五章論無別擇地迷戀古書之非，也是應有之論，以免學生鑽入牛角尖裏去。

最後想說關於本書的故事。本書寫了三分之二的時候，丐尊、聖陶做了兒女親家。他們倆決定將本書送給孩子們做禮物。丐尊的令嫗滿姑娘，聖陶的令郎小墨君，都和我相識，滿更是我親眼看見長大的。孩子都是好孩子，這才配得上這件好禮物。我這篇序也就算兩個小朋友的訂婚紀念罷。

朱自清二十三年五月十七日，北平清華園。

目次

一 「忽然做了大人與古人了」.....	一
二 方塊字.....	一〇
三 題目與內容.....	六
四 一封信.....	二五
五 小小的書櫃.....	三三
六 知與情意.....	三九
七 日記.....	四四
八 詩.....	五三
九 「文章病院」.....	六一
十 印象.....	七一
十一 辭的認識.....	七九

十二	戲劇	九〇
十三	觸發	九六
十四	書聲	一〇五
十五	讀古書的小風波	一一七
十六	現代的習字	一二九
十七	語彙與語感	一四〇
十八	左右逢源	一四六
十九	「還想讀不用文字寫的書」	一五五
二十	小說與敘事文	一六六
二十一	語調	一七五
二十二	兩首菩薩蠻	一八五
二十三	新體詩	一九三
二十四	推敲	二〇七
二十五	讀書筆記	二二六

二十六	修辭一席話	三六
二十七	「文章的組織」	三四
二十八	關於文學史	三四
二十九	習作創作與應用	三五
三十	鑑賞座談會	三〇
三十一	風格的研究	三六
三十二	最後一課	二六

「忽然做了大人與古人了」

正午十二時的下課鐘才打過，江市第一中學校門口蜂也似地湧出許多回家喫午飯去的通學生。女生的華麗的紙傘，男生的雪白的制服，使初秋正午的陽光閃耀得愈見明亮。本來行人不多的街道，突然就熱鬧起來。

「從今日起，我們是初中一年生了。上午三班功課，英文仍是從頭學起，算學還是加減乘除四則，都沒有甚麼。只有國文和我們在高小時不同了，你覺得怎樣？」周樂華由大街轉入小巷，對同走的張大文說。

「我也覺得國文有些繁雜。這恐怕不但我們如此，方才王先生發文選時，全級的人看了似乎都皺着眉頭呢。」

「這難怪他們。我和你在高小時對於國文一科總算是用功的，先生稱贊我們倆在全級中理解力最好，尚且覺得跟不上程度。」

「今天發出來的兩篇文選，說叫我們豫先自習。我方才約略看了幾處，不懂的地方正多哩。你或

者比我能多懂些罷。」

「那裏那裏。反正今天是星期一，王先生方才叫我們在星期三以前把那篇白話體的秋夜先豫備好，還有一天半工夫呢。我回去慢慢地豫備，真有不曉得的地方，只好去問父親了。」

「你有父親可問，真是幸福。我……」失了父親的大文，不禁把話咽住了。

「我的父親與你的父親有甚麼兩樣？你不是可以常到我家裏去，請我父親指導的嗎？今晚就去吧，我們一同把第一篇先來豫備，好不好？」呀，已到了你家門口了。我喫了飯就來找你一同上課去。下午第一班是圖書嗎？」樂華安慰了大文，急步走向自己家裏去。

周樂華與張大文是姨表兄弟，兩人都是十四歲。周樂華家居離H市五十里的S鎮，父親周枚叔是個中學教師，曾在好幾個中學校裏擔任過國文功課。新近因為厭棄教師生涯，就在H市某銀行裏擔任文牘的職務。

暑假時樂華在S鎮高小畢業了，枚叔因為鄉間沒有中學，自己又在銀行裏服務，不能兼顧S鎮的家，就將全家移居H市，令樂華投考第一中學初中部。張大文原是H市人，自幼喪父，他的母親因大文身體瘦弱，初小畢業後，即依從醫生的勸告和親戚間的商議，令轉入鄉間的S鎮小學校去住讀，只在年假暑假回到H市來。鄉居兩年，大文在高小畢業了，身體也大好了，便留在H市與樂華同入第一

中學。兩人既是親戚，兩年以來又同級同學，情誼真同兄弟一樣。

下午課畢後，樂華與大文去作課外運動。闊大的運動場，各種各樣的運動器具，比較鄉間高小的幾有天淵之差。兩人汗淋漓地攜了書包走出校門，已是將晚的時候了。

樂華走到家裏，見父親早已從銀行裏回來了。簷下擺好了喫飯桌凳。母親正在廚下，將要搬出碗盞來。

「今天上了幾班課，程度彀得上嗎？好好地用功啊！」喫飯時，叔很關心地問樂華。

「別的還好，只是國文有些難。」

「大概是文言文罷，你們在小學裏是只讀白話文的。」

「不但文言文難懂，白話文也和從前的樣子不同。今天先生發了兩篇文章選，一篇白話的，一篇文言的。白話的一篇是魯迅的秋夜，文言的那篇叫做登泰山記，是姚……做的。」

「姚鼐的吧。這個『鼐』字你不認識吧。姚鼐，安徽人，是前清有名的文章家。」

「先生交代在星期三以前要把這兩篇文章豫備好呢。」

「喫了飯好好去豫備吧。不懂的地方可問爸爸，現在不比從前了。從前爸爸不和你在一起，自修時沒有人可問。」樂華的母親從旁加進來說。

「我也許無法指導呢，」枚叔苦笑。

「爲什麼？你不是做過多年的國文教師的嗎？」樂華的母親這樣問，樂華也張大了眼睛驚訝地對着父親。

「惟其做過多年的國文教師，所以這樣說。一個孩子從小學升入中學，課程中最成問題的是國文。這理由說來很長，且待有機會時再說吧。」枚叔一壁說，一壁用牙籤剔牙。

樂華愈加疑惑。恰好大文如約來了。天色已昏暗，樂華在自己的小書房裏捻亮了電燈，叫大文進去一同豫習。枚叔獨自在庭間閒步，若有所想。

兩人先取出秋夜來看，一行一行地默讀下去，遇到不曾見過的字類，用鉛筆記出，就學生字典逐一查檢，生字查明了，再全體通讀，仍有許多莫名其妙地方。

「牆外有兩株樹，一株是棗樹，還有一株也是棗樹，」你懂得嗎？爲什麼要這樣說？」大文問樂華說。

「不懂，不懂。下面還有呢，『這上面的夜的天空，奇怪而高，』天空有什麼可奇怪的呢？不懂，不懂。字是個個認識的，連結起來竟會看不明白，怎樣好啊！」樂華皺起眉頭埋頭再細細默讀。

這當兒枚叔踱進小書房來。

「你們看不懂秋夜吧。」

「難懂，簡直不懂。」樂華大文差不多齊聲說，同時現出請求講解的眼色。

「不懂是應該的。」枚叔笑着說。

「爲什麼學校要叫我們讀不懂的文章呢？我們在高小讀國語課本，都是能懂的。」大文說。

「讓我來告訴你們，」枚叔坐下在椅子上說。「你們在小學裏所讀的國語課本，是按照了你們的程度，專爲你們編的。現在中學裏，先生所教的是選文，所選的是世間比較有名的文章。或是現在的人做的，如魯迅的秋夜，或是古時的人做的，如姚鼐的登泰山記。這些文章本來不爲你們寫作的，是他們寫述自己的經驗的東西。你們年紀這樣小，經驗又少，當然看了難懂了。」

「那末爲什麼沒有人替我們中學生編國文課本呢？」樂華不平地說。

「照理原應該有人來按了年齡程度替你們特地編的，可是這事情並不容易。我從前在中學校教國文時，也曾想約了朋友另編一部中學國文教本。後來終於因爲生活不安定，沒有成功。你們也許不知道，現在中學以上的教師，位置是很不安定的，這學期這裏，下學期那裏，要想在一處安心教書，頗不容易。你們的國文教師是王仰之先生吧。他是我的老朋友，是一位很好的教師。他這學期教你們，也許下學期就不教你們了。中學校國文科至今還沒有適當的課本，教師生活的不安定也是一個大原

因。」枚叔說到這裏，似乎感慨無限，聰明的樂華和大文從枚叔的言語中就窺見了他所以拋棄教師生活的原因。

「你們在中學裏就學，全要靠自己用功的了。因為教師流轉不定，無論那一科，教師是不能負責到底的。」枚叔繼續說。

「叫我們對於國文科怎樣用功啊！既難懂，又沒趣味。」大文說。

「慢慢地來。你們是小孩，是現代人，所讀的卻是寫記着大人或古人的經驗的文章。照理，大人的經驗要大人才會真切地理解，古人的經驗要古人才會真切地明白。你們非從文章中收得經驗，學到大人或古人的經驗程度不可。」

「叫我們忽然變成大人變成古人嗎？哈哈！」樂華與大文不覺笑起來了。

「現在的情形，老實說是這樣。你們還算好呢，從前的人像你們的年齡，還在私塾裏一味讀四書五經，不但硬要他們做大人古人，還要強迫他們做聖人賢人呢，哈哈！」

「哈哈！」樂華大文跟着又笑了。

「你們笑什麼？」樂華的母親聽見笑聲，到房門口來窺看。「外面很涼呢，大家快到外面來，不要擠在一間小房間裏。」

於是大家出去，一齊坐在庭心裏。這時月亮尙未出來，星兒在空中閃爍着。枚叔仰視天空，對樂華

大文說：

「你們不是正在讀魯迅的秋夜嗎？現在正是秋夜呢。你看，星兒不是在眨眼嗎？天不是很藍嗎？現在尙是初秋，一到晚秋，天氣愈清，天空看去還要高，有時竟會高得奇怪，還要藍，有時真是非常之藍。」

樂華大文點頭，如有所悟。

「魯迅所寫的是晚秋的夜晚，所以文中表現出蕭瑟的寒意，凋落的棗樹，枯萎了的花草，避冷就火的小蟲，都是那時候實在的景物，他對着這些景物，把自己的感想織進去，就成了那篇文章。景物是外面的經驗，對於景物的感想是內部的經驗。晚秋夜間的經驗，你們是有了的，可是因爲平常不大留意，在心裏印得不深。至於對於景物的感想，那是各人各異的，小孩子所感到的當然不及大人的複雜，卽同是大人，普通人所感到的當然不及詩人文人的深刻。你們方才說看不懂魯迅的秋夜，就是經驗未到魯迅的程度的緣故。」

「爸爸，好像比剛才懂了許多了呢。——大文，我們再去豫習吧，看還有甚麼地方不懂的。」樂華拉了大文，再到小書房裏去。

兩人熱心地再看秋夜，一節一節地讀去，覺得比先前已懂得不少，從前經歷過的晚秋夜間的景

物也——浮出在眼前，文中有許多話，差不多就是自己所想說而說不出的。兩人都暗暗地感到一種愉快。

「已經看懂了沒有？」枚叔又踱進書房來。

「大概懂得了。」嘸，大文。樂華一壁回答，一壁徵求大文的同意。

「這一節恐怕你們還未必懂吧。」枚叔指着秋夜中的一節讀道：「我忽而聽到夜半的笑聲，吃地，似乎不願意驚動睡着的人。然而四圍的空氣都應和着笑。夜半，沒有別的人，我即刻聽出這聲音就在我嘴裏，我也即刻被這笑聲所驅逐，回進自己的房。燈火的帶子也即刻被我旋高了。」這一節恐怕懂不來吧。」

「真的，不懂得。爲甚麼要笑？爲甚麼自己笑了會自己不知道？爲甚麼四周的空氣也會應和着笑？」樂華問。大文也擡起頭來注視枚叔。

「我方才曾把經驗分爲兩種，一種是外面的經驗，一種是內部的經驗。外面的經驗是景物的狀況，內部的經驗是作文說話的人對於景物的感想。譬如說天上的星在閃爍，這是景物，是外面的經驗。說星在陝冷眼，這是作文說話的人對於星的思想，是內部的經驗。外面的經驗是差不多人人共同的，最容易明白。內面的經驗卻各人不同。如果和外面的經驗合在一處的時候，比較還容易懂得。像這節，

全然是寫作者那時個人的心境的，卻是純粹的內部的經驗。我們除了說作者自己覺得如此以外，更別無甚麼可解釋的了。」

「那末，爸爸也不懂？」樂華驚問。

「也許比你們多懂得一些。真能設懂的怕只有作者魯迅自己了。但是魯迅雖能真懂，卻也無法解釋給你們聽哩！」

才在豫習中感到興趣的樂華與大文，聽了枚叔的這番話，好像頭上澆了冷水，都現出沒趣味的神情。

「這是無可如何的事。詩詞之中，這種情形更多，你們將來讀詩詞會時時碰到這種境界呢。你們尙是孩子，今後所讀的文字卻都是現成的東西，不是現代的大人做的，就是古代的大人做的。他們不是大人而且都是文人，他們只寫自己的內外經驗，並不豫計給你們讀的。你們能懂得多少，就懂多少，從文字裏去收得經驗，學習經驗的方法。你們不久就要成大人了，趁早把思考力想像力練習到水平線的程度，將來才不至於落伍。」枚叔說了就拔步走出。

大文在樂華小書房中又坐了一會才回去。樂華送他出門時，笑着說：

「我們忽然做了大人與古人了！」

二 方塊字

星期三下午接連是兩班國文課。王先生講解選文，採取學生自動的方式，自己只處於指導的地位。先叫一個學生朗讀一節，再令別一個學生解釋。一節一節地讀去講去，遇有可以發揮的地方，他隨時提出問題，叫學生們自由回答，或指名叫某一個學生回答，最後又自己加以補充。全課堂的空氣非常活潑緊張。

樂華與大文坐在最後的一排。他們已把秋夜與登泰山記好好地豫習過了，甚麼都回答得出。因為怕過於在人前誇耀自己，只是默默地坐在那裏靜聽同學們的講讀和先生的補充。遇到全課堂無人能回答時，才起來說話。在這兩班功課中，樂華與大文各得到兩三次開口的機會，王先生都贊許說，「講得不錯。」全堂的同學時時把眼光注射到他們身上。

在樂華與大文看來，同學們的講解，有的似是非而非，有的簡直錯誤得可笑。最可注意的是王先生的補充了。樂華把王先生所補充的話擇要記錄在筆記冊上，給大文看。他所記的如下：

重複法——一株是棗樹，還有一株也是棗樹。

——我即刻聽出這聲音就在我嘴裏，我也即刻被這笑聲所驅逐，回進自己的房。燈火的帶子是即刻被我旋高了。

擬人法——她在冷的夜氣中瑟縮地做夢……

——鬼眈眼的天空越加非常之藍，不安了，彷彿想離去人間，避開棗樹，只將月亮剩
下……

——蒼山負雪。半山居霧若帶然。

秋夜——寫景。狀物。想像分子多。文字奇倔。

登泰山記——寫景。紀行。樸實的記載。文字簡潔。

大文自己也有所記，兩人彼此交換了看，把重要的互相補充，彼此所記的條數愈多了。

王先生教授時，很注意於文言與白話的比較，他說：

「諸君第一次讀文言文，一定會感到許多困難。但是不要怕，普通的文言文並不難。文言和白話的區別只有兩點，一是用字的多少，一是關係詞的不同。例如，登泰山記是文言，開端的『泰山之陽汶水西流』如果用白話來說，就是『泰山的南面，汶水向西流着』，白話的字數比文言多了幾個。在文言中，一個『陽』字可作『南面』解，『西流』二字可作『向西流着』解，在白話文中卻不行。又如

「之」字，在白話文用「的」，這是關係詞的不同。諸君初學文言，須就這兩點上好好注意。」

隨後王先生就從登泰山記中摘出句子來，自己用白話翻譯幾句給學生聽，再一一叫學生翻譯。在這時，樂華知道了許多文言白話用字上的區別。知道「者」就是「的」，「皆」就是「都」，「其」就是「他的」，「也」就是「是」，「若」就是「像」等等。

一篇登泰山記由全體學生用白話一句句翻譯過以後，王先生又突然提出一個問題來，說：

「登泰山記中說，『蒼山負雪，明燭天南。』這『燭』字是甚麼意思？」

「這是蠟燭的『燭』。」一個學生起來說。

「蠟燭？」王先生搖着頭。「誰能改用別的話來解釋？」

「方才聽先生講過，『燭』是照的意義，」另一個說。

「是的，我會這樣說，『燭』字作照的意義解。但爲甚麼作這樣解釋呢？有人能說嗎？」

全課堂的眼光都集注於樂華大文兩人。大文用臂彎推動樂華，意思是叫他回答。

「因爲燭會發光，所以可作照字解。——這是爸爸教我的。」同學們太注意樂華了，使他很不好

意思，他便把責任推到自己的父親身上去。

「對了，燭字本來是名詞，在這裏用作動詞了。諸君在高小裏，當已知道詞的分類，你們入學試驗

的時候，我曾出過關於文法的題目，大家都還答得不錯，詞的種類和性質，想來大家已明白了。誰來說「偏看！」

「名詞，代名詞，動詞，——動詞之中有自動與他動二種——形容詞，副詞，接續詞，介詞，助詞，還有感歎詞。」一個學生很熟地背出文法上品詞的名稱來。

「不錯，有這許多詞。」王先生隨在黑板上寫一個「夢」字，問道：「夢字是甚麼詞？」
「是名詞。」一個學生回答。

王先生又把秋夜裏的「她在冷的夜氣中，瑟縮地做夢，夢見春的到來，夢見秋的到来，夢見瘦的詩人將眼淚擦在她最末的花瓣上」幾句話寫在黑板上，問道：

「不錯，做夢的『夢』字是名詞。下面夢見的『夢』字是不是名詞呢？」

「不是，不是。」許多學生回答。可是沒有人能說出那些「夢」字的性質來。

「那些『夢』字和『見』字聯結，成爲動詞了。」王先生說。「還有我們稱一個人睡着了說話叫『說夢話』，這『說夢話』的『夢』是甚麼詞呢？」

「是形容詞。」大文回答。

先生又在黑板的另一角上寫了一個「居」字，問：「這是甚麼詞？」

「普通屬動詞。」一個學生回答。

「那末登泰山記中『半山居霧若帶然』的『居』字呢？是不是動詞？」先生問。

「剛纔先生說，居霧是『停着的霧』的意思，那末這『居』字對於『霧』字是形容詞了。」坐在大文前面的一個學生回答。那個學生名叫朱志青，是和樂華大文同一自修室的。樂華大文在同級中最先認識的就是他。

「不錯。是形容詞。」王先生說到這裏，下課鐘響了，雜亂的脚步聲從左右課堂裏發出，先生用手示意，一壁說道：「且慢走，還有幾句很要緊的話。」——我國文字是方方的，一個個的，你們從前幼時，不是認過方塊字嗎？我國文字沒有語尾的變化，真是方塊字。甚麼字甚麼性質，沒有一定，因所處的地位而不同。像方才所舉的幾個字，都是因了地位而性質變易的。這情形在讀文字的時候，要隨時留意，尤其是文言文。因為文言文用字比白話文簡單，一個字弄不明白，解釋上就會發生錯誤的。」

運動場上雖已充滿着快活的人聲，王先生的課堂裏卻還沒有鞋子在地板上拖動的聲音，直到王先生向學生點頭下講臺為止。

樂華對於王先生所說的「方塊字」三個字，很感到趣味，他不但記起了幼時母親寫給他的紅色的小紙片，還得到種種文字上的豐富的暗示。與大文回去的時候，走過一家茶店門口，見招牌上寫

着「天樂居」三個大字，署名的地方是「知足居士書」，又見茶店間壁的一分人家的牆門頭頂有「居之安」三字鑿在磚上。就指向大文道：

「方才王先生說過『居』字，恰好這裏就有三個『居』字呢。讓我們來辨別辨別看。」

「天樂居的『居』是名詞，居士的『居』是形容詞，居之安的『居』是動詞囉。」大文說得毫無錯誤。

「想不到一個字有這許多的變化。我們在高小時只知道名詞動詞等的名目，現在又進了一步了。」

兩人一壁走，一壁注意路上所見到的字，不論招牌，里巷名稱，以及廣告，標語，無一不留心到。你問我答，直到中途分別才止。

三 題目與內容

星期六的第一班是國文課的作文。許多同學來到這學校裏，這還是第一次作文；大家懷着「一試」的好奇心，豫備着紙筆，等候王仰之先生出題目。

天氣非常好。陽光從窗外的柳條間射進來，在沿窗的桌子上、地板上、同學的肩背上印着繁碎的光影。王先生新修面頰，穿着一件洗濯得很乾淨的舊綢長衫，斜受着外光站在講臺上；誰望着他就更親切地感到新秋的爽氣。

「諸君且放下手裏的筆，」王先生開頭說。「這是第一次作文。關於作文，我要和你們談幾句話。現在我問：在怎樣的情形之下，我們才提起筆來作文呢？」

「要和別地的親友通消息，我們就寫信，寫信便是作文。」一個學生回答。

「有一種意見，要讓大衆知曉，我們就把它寫成文字；這比一個一個去告訴他們便當得多。」

「經歷了一件事情，看到了一些東西，要把它記錄起來，我們就動手作文。」

「有時我們心裏歡喜，有時我們心裏愁苦，就想提起筆來寫幾句；寫了之後，歡喜好像更歡喜了，

愁苦卻似乎減淡了。有一回，我看見親手種的薔薇開了花，高興得很，就寫一篇新開的薔薇；再到院子裏去看花，覺得格外有味。又有一回，我的姊姊害了病，看她翻來覆去不舒服，我很難過，就寫一篇姊姊病了；寫完之後，心裏彷彿覺得鬆爽了一點。」

王先生望着最後說話的一個學生的臉，眼角裏露出欣慰的光，他點頭說：「你們說的都不錯。在這些情形之下，我們就得提起筆來作文。這樣看來，作文是無所爲的玩意兒嗎？」

「不是，」全級學生差不多齊聲回答。

「是無中生有的文字把戲嗎？」

「也不是。」

「那末是甚麼？」王先生把聲音提高一點，眼光攝住每一個學生的注意力。

「是生活中間的一個項目，」朱志青的口齒很清朗，引得許多同學都對他看。

王先生恐怕有一些學生不很明白朱志青的話，給它解釋道：「他說作文同喫飯、說話、做工一樣，是生活中間缺少不來的事情。生活中間包含許多項目，作文也是一個。」

樂華等王先生說罷，就吐露他的留住在厝邊的答語道：「作文是應付實際需要的一件事情，猶如讀書、學算一樣。」

王先生滿意地說：「志清和樂華都認識得很確當。諸君作文，須永遠記着他們的話。作文是生活，而不是生活的點綴。」

停頓了一會兒，王先生繼續說：「那末，在並沒有實際需要的時候，教大家提起筆來作文，像今天這樣，課程表上規定着作文，不是很不自然的可笑事情嗎？」

「這就叫做練習呀，」大文用提醒的聲口說。

「不錯。要教諸君練習，只好規定一個日期，按期作文。這是不得已的辦法。並不是作文這件事情必須出於被動，而且必須在規定的日期幹的。到某一個時期，諸君的習慣已經養成，大家把作文這件事情混和入自己的生活裏頭，有實際需要的時候能自由應付：這個不得已的辦法就達到了它的目標了。」

王先生說到這裏，回轉身去，拿起粉筆來在黑板上寫字。許多學生以為這是出題目了，都聳起身子來看。不料他只寫了「內容」兩個字，便把粉筆放下，又對大家談話了。

「我們把所要寫的東西叫做『內容』，把標舉全篇的名稱叫做『題目』，依自然的順序，一定先有內容，後有題目。例如，看見了新開的薔薇，心裏有好多歡喜的情意要寫出來，才想起新開的薔薇這個題目；看見了姊姊害病，心裏有好多愁苦要想發洩，才想起姊姊病了這個題目。但是在練習作文

的當兒，卻先有題目。諸君看到了題目，然後去搜集內容。這豈非又是顛倒的事情嗎？」

全堂學生都不響，祇從似乎微微點頭的狀態中，表示出「不錯的，確是顛倒的事情」的回答。

「顛倒誠然顛倒，」王先生接下去說，「只要練習的人能說明白，也就沒害處。練習的人應該知道作文不是遇見了題目，隨便花言巧語寫幾句，就算對付過去了的事情。更應該知道在實際應用上，一篇文字的題目往往是完篇之後才取定的；題目的大部分的作用在便於稱說，並沒甚麼了不起的關係。這些見解很關重要。懂得這些，作文才是生活中間的一個項目；不懂得這些，作文終於是玩意兒，文字把戲罷了。從前有人閒得沒事做，取一個題目叫做太陽曬屁股賦……」

全堂學生笑起來了。

王先生帶着笑繼續說：「他居然七搭八纏地寫成了一篇，搖頭擺腦念起來，聲調也很鏗鏘。這種人簡直不懂得作文是怎麼一回事，只當它是無謂的遊戲。其實，這樣地作文，還是不會作的好；因為如果習慣了，對於別的事情也這樣『遊戲』起來，這個人就沒有辦法了！然而，從來教人練習作文用的就是類乎遊戲的方法，諸君恐怕不大知道吧？剛才看了幾頁歷史，就教他作秦始皇論、漢高祖論，還沒有明白一鄉一村的社會組織，卻教他作救國的方針、富強的根源；這不但二三十年前，就是現在，好些中學校裏還是很通行呢。這些題目，看來好像極正當，可是出給不想作、沒有能力作的學生作，就同教

他作太陽曬屁股一樣，而且對於他的害處也一樣。」

又是一陣輕輕的笑聲，笑聲中透露出理解的欣快。

「所以，我不預備出這一類的題目給諸君作。本來，出題目可以分做兩派。剛才提起的是一派。這是不管練習的人的，要你說甚麼你就得說甚麼，例如要你論秦始皇你就得論秦始皇；要你怎麼說就得怎麼說，例如要你說『我國之所以貧弱全在鴉片』你就得說『我國之所以貧弱全在鴉片』。另外一派就不然。先揣摩練習的人對於甚麼是有話說的，說得來的，才把甚麼作為題目出給你作。而且這所謂甚麼祇是一個範圍，寬廣得很，你劃出無論那一角來說都可以。這樣，雖然先有題後作文，實則同應付實際需要作了文，末了加上一個题目的差不多；出題目不過引起你的意趣罷了，所寫的內容還是你自己原來就有的。我的出題目就屬於這一派。」

王先生說到這裏，才在黑板上寫出兩個題目：

新秋景色

寫給母校教師的信

許多學生好像遇見了和藹的客人，一齊露着笑臉端相這十幾個完全瞭解的字。有小半就拿起筆來抄錄。還有幾個隨口問道：「是不是作兩篇？」

王先生一壁揮去衣袖上的粉筆灰，一壁回答道：「不必作兩篇，兩個題目中揀作一個好了。如果有與致兩個都作，那當然也可以的。——你們且慢抄題目，我還有幾句話。對於這兩個題目，我揣度諸君是有話說的，說得來的。我們經過了一個炎熱的夏季，這十幾天來天氣逐漸涼快，時令已交初秋，我想大家該有從外界得來的一種感覺，從而想到『這是初秋了。』請想想看，有沒有這種感覺？」

「有的，」一個胖胖的學生說。「我家裏種着牽牛花，爬得滿牆，白色的、紫色的、粉紅色的都有。前一些時，朝晨才開的花經太陽光一照就倒下頭來了。葉子也軟垂垂地沒有力氣。有一天上午，已經十點鐘光景了，我瞥見牆上的牽牛花一朵朵向上張着口，開到好好地。從這上邊，我就想到前幾天落過幾陣雨，我就想到天氣轉涼了，我就想到『這是初秋了。』」

「你如果作新秋景色這一個題目，你將說些甚麼呢？」王先生問，聲音中間傳達出衷心的喜悅。「我就說牽牛花，」那胖胖的學生不假思索地回答。「牽牛花經得起太陽光照了，這是新秋景色。」

王先生指着那胖胖的學生對一般學生說：「這是他的文字的內容。這個內容不是他自己原來就有的嗎？你們感覺新秋到來當然未必由於牽牛花，但一定有各自的感覺，也就是說，各自的文字各自有原來就有的內容。大家拿出來就是了，這是最便利的事情，也是最正當的事情。」

大部分的學生一時沈入於凝想的狀態；他們要從他們的儲蓄庫中檢出一些來，寫入他們的文字。有好幾個分明是立刻檢到了，眉目間浮現着得意的神色。

「再來說第二個題目。諸君在小學校裏有六年之久，對於小學校裏的教師，疏遠一點的伯叔還沒有這般親愛。現在諸君離開他們，來到這裏，一定時時刻刻想念着他們，有許多的話要告訴他們。不是嗎？」

全堂的同學有大半是像樂華大文一樣，以前並不在日市的小學校讀書的，經王先生這麼一提，被他鉤起了心事，就覺得非立刻寫一封信寄去不可；他們用天真的懷戀的眼光望着王先生，彷彿說：「是的，正深切地想念着他們呢！」

一個學生卻自言自語道：「明天星期日，我一定要去看看我的屠先生了。這幾天下午總想去，只因在運動場上玩得晚了，一直沒有去成。」

「你的屠先生就在本市，」王先生說，「所以明天你可以去看他。他們的先生不在這裏，而要同先生通達情意，除了寫信還有甚麼辦法？現在我要問從別地來的諸君：寫一封信寄給你們的先生，是不是你們此刻的實際需要？」

「是的，」大半學生同聲回答。

「信的內容是不是你們原來就有的？換一句說，是不是原來就有許多的話想要告訴你們的先生？」

「是的。」

「那末，我的題目出得並不錯。題目雖然由我出，你們作文卻還是應付真實的生活。」

王先生挺一挺胸，環視全堂一過，又說：「諸君揀定了題目，就在自修的時候動筆。下星期一交給。我。作成了最好自己仔細看過，有一句話，一個字覺得不妥當就得改，改到無可再改才罷手。這個習慣必須養成；做不論甚麼事情能毅這樣認真，成功是很有把握的。」

下了課的時候，樂華和大文並着肩在運動場上散步。樂華問道：「你打算作那一個題目？」

大文說：「王先生說兩個都作也可以，我就打算兩個都作。」

樂華忽然想起了一個念頭，拉着大文的手說：「我們作了新秋景色交給王先生看；信呢，我同你兩個合起來寫，寫給李先生；寫好了先請我的父親看過，然後發出。李先生看見我們寫的信像個樣兒，比以前作文有進步，一定很歡喜的。」

大文聽了，跳動着身體說道：「這很好。你我要對李先生說的話都說出來，共同討論；去掉那些不關緊要的，合併那些合得起來的，前後次序也要排得好好。只是，膽上信牋去是不是各寫一半呢？」

「樂華對於大文這帶着稚氣的問話發笑了。他說：「這當然只須一個人寫好了。你的字比我好，你寫吧。」

運動場的那一角忽然發出熱烈的呼聲，原來有六個學生在那裏賽跑，十二隻腳尖點着地重又騰起。

「快呀！快呀！」大文回頭望見了，便情不自禁地喊起來。

四 一封 信

當天晚上九點鐘的時候，樂華和大文把寄給李先生的信稿擬好了。他們先把要說的話都說出來，然後互相批評，這幾句是不用說的，那幾句是可以歸併到那裏的。批評過後，再商量那一段應該在前，那一段應該在後。造句也共同斟酌，由樂華用鉛筆記錄下來。他們的心思很專一，淡青色的月光充滿庭心，有好幾種秋蟲在那裏叫，在他們都像是另外一個世界裏的事。當一個擬成一句句子，另一個給他修正了，彼此覺得滿意的時候，興奮的微笑便浮現在兩人的臉上。從前在小學校裏，有時也共同作文，全級的同學合作一篇文字；可是，他們感到今夜的共同寫作，那種趣味是絕端新鮮的。

他們的信稿是這樣的：

親愛的李先生：

我們進第一中學校一個星期了。這裏的情形，大略已經知道。今天國文先生出一個題目，教我們寫信給母校裏的先生。我們知道你是刻刻記念着我們的；就是國文先生不出這個題目，我們也要寫信給你了。

這裏教我們功課的先生共有七個，人都很好，待我們很和藹。但是教英文的一位周先生是河南人，他說的雖然是國語，我們卻不容易聽懂他的話。我們想，往後聽慣了一定會懂得的。現在每逢英文課，我們就格外用心聽。

各種功課，我們都不覺得難。不過科目多了，需要預習和溫習的多，自修的時間也得比以前多了。我們是走讀的，在學校裏，每天上下午有兩點鐘的自修時間，回家來又自修一點半或兩點鐘，也就弄得清清楚楚，沒有積欠了。

這裏的同學大半是從別地方來的。他們把本鄉的各種情形告訴我們，我們的見識增加了不少。我們也把S鎮的大略告訴他們。他們聽到鎮上的那個和尚寺還是唐朝的古蹟，都說有機會總要去看一看。

這裏校舍很寬大。四面房子，圍着中間的花圃。靠東的房子是大會堂，西北兩面是教室，南面是辦公室、會客室等等。宿舍在後面，是兩排樓房。運動場在大會堂的東面，陳設着各樣的運動器具。我們最歡喜玩那籃球，但是還不大能投擲中；在一個星期裏，樂華只擲中了兩回，大文只擲中了一回。

好像還有許多話要告訴你，拿起筆來寫信，只寫了上面的一些，卻又好像已經寫完了。到

底當面談話要好得多；你說幾句，我們說幾句，可以把積存在胸中的許多話說個暢快。甚麼時候能得到你那邊去玩幾天呢？我們常常這樣想。你很忙吧？你是常常忙着的。希望你抽出一點忙工夫來給我們寫回信。我們接到你的回信，就像和你當面談話一般地快活了。你愛我們，一定肯依從我們的要求。

校門外池塘裏的荷花還沒有開完吧？你說過的，清早起來，站在池塘邊，聞那荷葉荷花的清淡的香氣，是一件爽快不過的事情。這裏校舍雖然寬大，門外卻沒有池塘，想到這一層，更深切地憶念你那邊了。

學生周樂華張大文同上。

樂華看着信稿站起來，嘴裏說：「請爸爸看去。」

大文轉身先走。兩人踏着高興的步子來到枚叔的書房裏。枚叔正在那裏看新出的東方雜誌，聽了兩人的陳述和請求，便把信稿接在手裏，同時說：「你們兩個人『合作』，論理應該比獨個兒寫要好得多。」

樂華大文就站在枚叔的身邊，兩人的眼光跟着枚叔的眼光在紙面上上下下，好像尙恐有甚麼錯誤漏了網，不會被發覺出來似的。

枚叔看完了，擡起頭來對着兩人說：

「這封信寫得還好，只是有一個錯誤，必須修改。」

「在那裏呢？」大文帶着驚詫問；在他的意思，經過兩個人這麼仔細商量，該不至於有「必須修改」的錯誤了。

「爸爸且不要說出來，待我再來看一遍；」樂華的眼光重又在紙面巡行了。但結果卻無所得；回答他父親的是疑問的瞪視。

「就在第二節，」枚叔指示說。「這一節裏，講到的是中學裏的先生。你們以為把講到先生的話寫在一節裏，就是有條有理了。不知道這不能一概而論。按照意思講，開頭說七個先生人都很好，待你們很和藹，接着用『但是』一轉折，下面便應該是某一個先生在某一點上不大好的話了。可是你們卻說周先生的話難聽。這並不是他爲人不好，也並不是他待你們不和藹呵，怎麼能毅用了一個『但是』就同上面一句話連起來呢？」

樂華點頭說：

「我明白了，這個『但是』是用錯的，這裏用不到轉折。」

枚叔又給他們解說道：

「作文說話是一樣的，在承接和轉折的地方最要留心。一句裏邊有幾個詞兒不得當，還不過一句的毛病；承接和轉折的地方弄錯了，那就把一段的意思攪胡塗了。這須得在平日養成習慣，每逢開口說話絕不亂用一個承接的、轉折的詞兒，一定要辨別了前面後面的意思，揀那適當的詞兒來用；這樣，作文的時候自然不會用錯了。」

「那末就把『但是』兩個字去掉好了。」大文切心於信稿的修改，他悄然說。

「去掉固然也可以，」樂華想了一想說，「但不如把位置調一下。說周先生的話難聽，說我們聽它格外用心，這都講的我們做功課的情形。正好歸入第三節裏去。爸爸，你說對不對？」

枚叔點頭稱是。接着說：

「此外講到校舍的一節呆板一點，不過這算不得毛病。就全體看來，還有一個批評，就是表達情感不充分。你們和李先生非常要好的，寫信時應該有深切地表達情感的語句；這封信的第一節和末了兩節裏有着這類的語句，但都是淡淡的，說不上深切。」

「爸爸說得不錯，」樂華恍然說。「剛才我們彷彿覺得還有話要說，可是不知道那些話是甚麼；就把這情形老實對李先生說了。現在聽爸爸說了，才知道這原來是嫌自己表達情感不充分的一種心理。」

「你們能感到不滿足，就好了。這原不是多想便可以成功的事，也不全關於學力。特意求深切，結果往往平平；有時無意中說幾句、寫幾句，重行回味，卻便是深切不過的了。關於表達情感，常有這等情形。將來你們寫作的經驗多了，也就會知道。」

「那末這封信要不要寄出呢？」大文問樂華；按照大文的意思，如果重行寫過，能較比這一封好，他是情願再費一兩點鐘工夫來起草的。

「那當然寄出，」枚叔搶着回答。「你們有這一些意思要告訴李先生，現在把它寫在紙上了，爲甚麼不寄出呢？我剛才說你們表達情感不充分，這是深一層的責備。依一般說，這封信清楚明白，末了兩節又有活潑趣味，也就可以了。你們究竟還是初中一年級的學生呢。」

樂華說：「我們下次寫信給李先生，仍舊先給爸爸看，希望聽得爸爸說『比較前一回進步了』。這一封呢，依剛才說的改一下，就寄出吧。」

大文這才定了心。他偶然擡起頭來，看見窗外的月光，便自言自語道：「明天還得作新秋景色呢。」

五 小小的書櫃

這一天是舊曆的中秋，大文的母親先一天就叫大文邀請樂華全家來家裏過節賞月。

中秋日放學後，樂華就和父親母親同到張家去。天氣很好，人人都豫期着今宵月光的明澈。樂華尤其興奮，準備晚上和大文共吟王先生昨日選授的李白的把酒問月。

到了張家，大文已在門口迎候了。周張兩家雖是親戚，時相往來，像今日這樣的雙方全家聚會，卻是難得的事，主客都非常高興。張太太邀周太太入內室去，大文邀樂華和枚叔到書房裏坐，大文尙有一個七歲的弟弟，在內室跟着媽媽姨母玩耍。

張家原是個世家，上代有好幾代是讀書的，大文的父親子淵也是讀書人。家產雖越弄越少，書籍卻愈積愈多。古舊而寬廣的書房中，四壁都是書。六年前子淵突然逝世，張太太因經濟困乏，正在無可奈何的時候，曾依了枚叔的主張，將版本值錢的書籍賣去許多部，可是贖下的書籍數量仍舊不少。這藏書總算是張氏一家的紀念品，子淵死後，枚叔每到這書房，不禁感慨無限。

大文今夏自鄉間回且市就學以後，這書房就是他的用功之地。張太太會再三叮囑，不許他亂抽

架上的書，可是大文總不免要手癢。他瞞過了母親，好奇地把架上的書抽來翻看，見有看去略能懂得的，就放在自己的案頭，案頭堆得滿滿地，除校中所用的各科教本外，雜亂地擺着許多舊書。這中間經史子集差不多都有些，正翻開着的是一部李太白的詩集。

「了不得，這那裏像個初中一年級學生的書案！」枚叔踏進書房，看見書案上雜亂的書籍，不禁皺眉苦笑着說。

大文面紅了，樂華默然地看看大文又看看枚叔。

「能課外讀書，原是好事。但亂讀是不但無益而且有害的。你們在學校裏有許多功課，每日自修又需要好幾點鐘的時間，課外的餘暇很是有限，故讀書非力求經濟不可。」枚叔說。

「那末怎樣才是經濟的讀法呢？」樂華問。

「好，趁此機會，我來對你們談談讀書的方法吧。大文，先把你的案頭整理清楚，把許多書仍舊放到書架上去。」

大文即着手整理案頭，樂華也幫同料理。子淵死後，每年曬書，枚叔都來幫忙。所以書架上的書都經枚叔親手安排，大約依照門類順次分別安放，每書都有一定的位次的。經大文抽動以後，有的已弄錯了部位。枚叔指揮着大文和樂華，將某書應放在某處一一指導。并把分部位門類的大略情形告訴

他們。

說：
張太太送月餅出來，見枚叔正指揮大文等清理書籍，書案上已不像方才的雜亂了。笑着對枚叔

「究竟你是內行人，說話有力量。我屢次叫大文不要胡亂取書，他總是不聽。張家出了好幾代的書獃子，不要大文將來也是書獃子啊。」

「請放心，我正豫備和他談談。」枚叔安慰張太太。

「請多多指教他。」張太太自去。

大文陪枚叔樂華喫過月餅，靜候枚叔發言，樂華望着整理清爽了的大文的書案，也作同樣的期待。枚叔環顧室內，打量了好久，指着一個小小的書櫃，對大文樂華說。

「你們把這小櫃子裏的騰清出來，按了方才所說的門類，擺上書架去。這些都是詞集，應擺在那一架？」

大文即在擺詩文集的架上依次歸併，騰出一些空位，樂華幫同將小櫃中的書疊好了去補空。枚叔點頭說「好。」一壁把小書櫃捧到大文的書案上，靠壁擺好。說：

「大文，把這櫃子作為你的書架吧。讓我來替你選些可讀的書進去。」

大文樂華才知道枚叔叫他們騰清小書櫃的理由，焦切地等着枚叔開口。枚叔在書架前踱來踱去地巡視了好幾次，先取了一部辭源給大文道：

「字典是最要緊的。讀書有疑難時可以隨時查檢。你們以前常用的學生字典只有字，沒有辭，也許不敷應用。把這一部和你常用的學生字典一起放在櫃子裏吧。書架上還有康熙字典、經籍叢話、佩文韻府、人名大辭典也都是這一類的書，將來用得着的時候，儘可翻查。但現在卻不必放在案頭。」

樂華接了辭源替大文裝在小書櫃裏。大文跟着枚叔走動。走到擺小說書的架子旁，枚叔立住了說：

「像你們的年齡，讀小說故事是很相宜的。我從樂華口裏知道你們在高小時已讀過三國志、義了。我國的說部之中，有名的還有水滸傳、鏡花緣、儒林外史、紅樓夢、老殘遊記，這架上都有。先讀老殘遊記或鏡花緣吧。翻譯的外國小說故事也該選讀，這架上有魯濱遜飄流記、希臘神話，都是可讀的。任你各挑一部去讀。讀了一部，再讀第二部。」

「讓我先讀鏡花緣和魯濱遜飄流記，把老殘遊記和希臘神話借給樂華去讀，大家讀畢了再交換，好嗎？」大文說。

枚叔點頭，把書從架上取下。樂華很高興地接了書去，枚叔和大文又走到安放詩文集的書架旁，

抽出一部唐詩三百首來說：

「你方才不是在讀李太白的詩集嗎？古來詩人的集子很多，僅只唐人的集子已經不少了，那能一一徧讀呢？還是先讀唐詩三百首吧。這部書所收的原只三百首詩，但都是名家的名作，其中分古風、律詩、絕句，你們可先讀絕句。詩之外還有詞，詞原可以不讀，如果爲求常識起見想讀，也好。就讀白香詞譜吧。這裏所收的是一百首名詞，一百個普通常用的詞調。你們到初中畢業，讀熟了這些，已儘數了。」
枚叔說着，又把白香詞譜從架上取下，連同唐詩三百首交與樂華，叫他替大文裝入書櫃中。

枚叔忽然在椅上坐下，沈默地向着好幾隻書架注視了好久，若有所思。大文也默然立在旁邊。

「此外還須讀些甚麼呢？」樂華問。

「此外當然還有。第一是經書類。經書是古代的典籍，在我國已有很久的歷史，古人的所謂讀書，差不多就是讀經書。現在你們的讀書是爲了養成各種身心能力，並非爲了研究古籍，目的與古人大異，經書原可不讀，祇要知道經書是甚麼性質的東西也就數了。論語、孟子、合禮記中的大學、中庸、普通稱爲四書。四書在我國和西洋基督教的聖書一樣，說話作文時，常常有人引用，其中所包含的是儒家的思想。既做了中國人，爲具備常識計，這些也該知道一點。這學年先讀論語吧。論語讀畢再讀孟子、大學、中庸就可讀可不讀了。」枚叔指示一隻書架，叫大文自己尋出論語來放在書櫃裏。

「還有子類和史類呢？」樂華居然把方才新收得的部類的知識應用了。

「論語、孟子普通雖稱經，其實就是子。諸子當然是值得讀的，但在初中時代恐無暇徧讀。史書更繁重，普通讀書人向來也只讀四史，就是史記、前後漢書和三國志。你們正課中已有歷史科，用不着再讀了。諸子和史書雖不必讀，但當作單篇的文章，國文科中會有教到的時候。那時最好能把原書略加翻閱，明白原書的體裁。譬如先生選了史記的一篇列傳，當作文章來教你們的時候，你們就得乘此機會去翻翻史記原書，那時你們就會知道史記有多少卷，列傳之外，還有本紀、世家、書、表種種的東西。這是收得概括的知識的方法。」

「方才大文翻李太白集，就是爲了王先生昨天選授李白的把酒問月的緣故囉。」樂華乘機替大文辨白。

「哦，原來如此。很好。大文以後就用這方法啊。」

「大文把學校教本也如數裝入書櫃中去，小小的書櫃已有了十分之六七的容積。枚叔過去打量了一會說：

「古舊的成分似乎太多了，讓我明天和王先生商量，看有甚麼好的新出的少年讀物沒有。開明書店發行的中學生雜誌是純粹爲中學生辦的，明天我去定兩份，把一份送你吧。」

樂華大文愈加高興。

黃昏漸漸侵入室內，窗外傳來了「好月亮好月亮」的鄰兒們的呼叫聲。大文樂華這才重新記起賞月的事來，相將跑出書房去，枚叔也跟着走到中庭。

客堂中已擺好晚餐的酒肴，賓主合起來還不滿一桌；大文樂華心不在喫飯，胡亂喫了一些就跑到中庭去了。張太太和枚叔夫婦彼此絮說家常，談到兩家的先世，談到兒女的將來。月光映在庭階上，黃黃地，光暗的界線非常分明。

「人攀明月不可得，月行卻與人相隨。」這是大文與樂華的吟哦聲。

「你聽，兩個書獃子！」張太太笑向周太太說。

「據說這是昨天先生教他們讀過的，是李太白詠月的詩哩。他們似乎已讀得很熟了，」枚叔代為說明。

飯罷又過了好久，枚叔一家才告辭回去。大文對母親說月色很好，要同走送他們一程，就和樂華前行。

樂華把大文借給他的兩部書用紙包了攜着，對大文說，「我也要去備一隻小書櫃呢。」

六 知與情意

「九一八」東北事變的消息激動了全國的民衆，因了當局的退讓，民情愈見激昂。其中最感到憤薄的，不消說是青年學生。各地學校紛紛組織抗日會，努力於宣傳及抵制仇貨的工作。

第一中學是全市學界抗日協會的一分部，校中師生分隸於總務、糾察、宣傳、調查諸科。每科之下又設若干組，分頭工作，空氣非常緊張。校內到處貼着驚心動魄的標語，課外運動停止了，將這時間改行軍事訓練，各科教師都暫拋了原有的教程，改授與抗日有關的教材。沈先生於算術科的應用問題中用飛機速率、軍艦噸數、食糧分配等做題材，張先生教地理，所講的是東北的地勢，李先生教歷史，所講的是歷來帝國主義侵略我國的情形。校長黃先生、教務主任陳先生從前都曾留學日本，熟悉日本的一切，每星期給學生講日本的國情一次。

王仰之先生在國文科中所選授的，也都是與抗日有關係的文字。其中有一篇是中學生雜誌卷頭言聞警，樂華大文才知道王先生也是中學生雜誌的定閱者。

王先生很推許聞警一文，他說：

「這篇文章是完全對你們中學程度的青年說的。篇幅雖只千把字，內容很不單薄，尤能表出發昂憤懣的情緒。其中的主旨，叫青年須認識公理，認識帝國主義，認識自己，都切實可行，不是空論。」

樂華大文朱志青及女生湯慧修周錦華因為被推為宣傳科中一年級的編輯股員，所以很關心於抗日文字的寫作，在課堂聽講時比別人格外留心。

這天接連有兩班國文課，第二班上課時，等到王先生講話告了一個段落，朱志青以編輯股幹事的資格立起來說：

「我們五個——周樂華張大文湯慧修周錦華和我——被推為本級的編輯股員，本週抗日週刊評論欄的文字，就輪着本級擔任，今晚須繳卷。我們這篇抗日的文字該怎樣作才對？就在這一小時中，請先生給我們些指導，並請同學們給我們些意見。」

全班學生都認這要求正當得很，王先生也點頭說「可以。」

全堂一時沈寂下來，似乎各自在用心想。王先生先開口道：

「我以為第一步該認清目標。方才那篇聞警，是雜誌編者對你們中學程度的青年說的。你們在抗日週刊上發表的文字，預備給甚麼人看？」王先生說時，目光注視着湯慧修和周錦華。

「週刊是宣傳品，無論甚麼人的手裏都會傳到，我們的文字是預備給大眾看的，要叫大眾起來

抗日，湯慧修回答得很直截。

「對，是預備給大衆看的，要叫大衆起來抗日。如果你們是軍事專家，確有軍事上的計劃，你們將告訴大衆以軍事上抗日的的方法吧。如果你們是對於外交有知識的，你們將告訴大衆以外交上的抗日策略吧。現在你們是中學生，你們叫大衆抗日，究竟有甚麼具體可行的方法沒有？叫大衆怎樣去抗日？」王先生的眼光向全堂四射。

全堂又沈寂了。湯慧修紅了臉把頭俯着。

「抵制日貨囉，」一個胖胖的學生叫做胡復初的回答。

「對，抵制日貨，原是抗日的一種易行的手段。但要怎樣抵制才有效力？中國抵制仇貨不止一次了，每次都虎頭蛇尾，此次抵制失敗時，該怎樣救濟？你們都已有方案了沒有？」

胖胖的胡復初把頭俯下了。全堂又沈寂。

「請大家不要聽了我的話就失望。」王先生故意露了笑容繼續說：「文章仍是有法做的，我方才的話只是說要把作文的方向弄個明白而已。你們回答的話，其實都不算怎麼錯。」

課堂中的空氣突然活動了。湯慧修胡復初都把頭擡起，全體學生注視着王先生，露着急切期待下文的神情。

「我們的心的作用，普通心理學家分爲知、情、意三種。知是知識，情是感情，意是意欲。對於一事物，明瞭他是甚麼，與別的事物有甚麼關係，這是知的作用。對於一事物，發生喜悅、憤怒或悲哀，這是情的作用。對於一事物，要想把他怎樣處置，這是意的作用。文字是心的表現，也可有三種分別，就是知的文、情的文與意的文。關於抗日事件，外交上、軍事上的具體辦法，抵制日貨的切實方案，這是知的方面的事，我們在這些方面，當然不很有明確的知識。這類文字，只好讓專門家去執筆。我們對於東北事變，知的方面雖還缺乏，但情與意的方面是並不讓人的。誰對於日人的暴行不憤激呢？誰不想對日人的暴行作抵抗呢？我們該明白這道理，從情與意的方面來說話。我們的文字是宣傳品，是給大眾看的。我們該以熱烈的感情激動大眾，以堅強的意志鼓勵大眾，叫大眾也起來和我們一起抗日！」王先生這段長的話，前半說得態度很平靜，後半卻越說越激昂起來。

數十個人頭一些都不搖動，直到王先生說完了這一段的話爲止。五個編輯股員聽畢了王先生的話，不約而同地都吐出一口安心的氣來。

「從情意方面去說話，但是須注意，」王先生又繼續說。「情意與知識，雖方面不同，實是彼此關聯的。情意如不經知識的駕馭，就成了盲目的東西。這幾天街上到處都貼着標語，大家一定都看見的了，有的寫着『撲滅倭奴！』有的寫着『殺到東京去！』罵日人爲『倭奴』是憤恨的表示，是情。想要

「撲滅」日人，想要「殺到東京去」是一種希求，是意。可是按之實際，這種說法都是一廂情願的胡說。其可笑等於鄉下婦女罵人「你是畜生！」「殺千刀的！」試問：罵人家「畜生」，人家就會成「畜生」了嗎？罵人家「殺千刀的」，人家真會被「殺千刀」了嗎？這都是單逞情意，不顧知識的毛病。」

全堂開笑聲中，下班鈴響了。不久，操場上傳來了召集的喇叭聲。朱志青叫住樂華、大文及湯慧修、周錦華暫留在教室裏。

「就在這兩點鐘以內大家來商量商量把稿子做好吧。讓我到軍事訓練班上去告假，」說着就去了。

朱志青回到教室，就說：「請先把大意商定，推一個人起草，然後再共同斟酌吧。」說着，拿了粉筆立在黑板旁，等大家開口。

「第一節當然是先敘述經過情形。因為若不敘述，話就無從說起。」湯慧修說。「不過這敘述要簡單，只要幾句話就殼了。」

其餘諸人都點頭。朱志青就在黑板上寫道：「簡敘經過情形。」

「其次說甚麼呢？」朱志青問。

「其次當然要表示憤恨了。姑且寫『感言』二字吧。」大文說。

朱志青照寫在黑板上。

「對於政府的依賴國聯，似乎也該責備幾句，」樂華說。

「還有張學良的不抵抗，也可連帶在這裏說及，」周錦華說。

「我們的文字，是要叫大衆抗日的，對於大衆，似乎該抱一種希望吧。」朱志青一壁寫「責政府」

「責張學良」一壁說，最後寫道「對於大衆的希望。」

大意完成了，推湯慧修起草，湯慧修也不推讓，走到教室一隅的坐位上執筆俯首就寫，周錦華靠
在旁邊看她。朱志青與大文樂華憑窗看同學們在操場上受軍事訓練。

湯慧修起草完畢，交給大家看時，大家看了都滿意，只略略更動了幾個字就通過了。湯慧修主張
大家到王先生房裏去，請他看一遍。

五人到王先生房中時，王先生正滿身浴着殷紅的夕陽，在窗口埋着頭不知翻查甚麼。案上除了
最近一期的高高的一疊作文本以外，雜亂攤着中國外交史、國際現勢、日本研究、約章成案彙覽、帝國
主義等等的書冊。

朱志青申述來意，把稿子交給王先生。

王先生含笑點頭把稿子接去看。那稿子是這樣的：

上月十八日的夜間，日本軍隊攻擊瀋陽的北大營，這好像一個流氓開始伸出他的拳頭，他要大大地逞一回兇了。果然，瀋陽就在當夜被他們佔據去了。二十一日，吉林省城又被佔據。遼吉兩省的重要地方，十幾天內，也接連地失去不少。我們翻開地圖來看，遼寧吉林明明是我國的土地，那裏住着百千萬我們的同胞。但是，此刻在那裏殺人放火的是日本的軍隊，此刻在那裏奔跑示威的是日本的戰馬和砲車，而此刻在那裏呼號啼哭受盡痛苦的是我們的同胞！想到這裏，心中的憤恨像火一般燃燒起來了。

日本帝國主義是我們的仇敵，我們要有結實的拳頭來對付他！但是，我國的政府卻去告訴國際聯盟，要國際聯盟出來說話。國際聯盟原來是各帝國主義的集合團體，流氓與流氓是一夥兒，對於我們難道會有好處麼？

東北軍事長官的不抵抗也是萬分可恨的事。花費了民衆的賦稅，養了許多的兵，製造了許多的軍械，敵人來了，卻老着臉說「不抵抗」，要他們做甚麼用！

現在，全國同胞的憤恨都像火一般燃燒起來了。軍事長官不抵抗，政府要告訴國際聯盟，我們同胞自會伸出拳頭來對付敵人的！中國究竟是全國同胞的中國啊！

「很好，就這樣去繳卷吧。」王先生看畢說。

過了一歇，王先生又苦笑着說：「外國人譏諷我們中國是『文字之邦』，我們只能用文字去抗敵，大家應該怎樣慚愧啊！」

五人都像背上被澆了一盆冷水，俯首退出。樂華出了校門，在歸途上還深深地覺得無可奈何，心裏屢次自問道：「我們只能用文字去抗敵，大家應該怎樣慚愧啊！」

七 日記

東北的事變愈弄愈大，民衆在激昂的情緒中過了國曆的新年，又到了廢曆的年邊。第一中學雖已照章放寒假，但抗日會的工作並不中輟，并且愈做得起勁，師生都趁了閒暇，分頭努力，把整個的時間心力集中在這上面。

樂華的父親枚叔因行務須赴上海。從日市到上海，只須乘半日火車就到。樂華家有好幾個親戚都在上海工商界服務，他們已先後遷居上海，子弟們就在那裏求學。其中有許多自幼與樂華很莫逆，小朋友間時有書簡來往的。這次枚叔因事赴上海，適值學校放假，就帶了樂華同去，一則想叫樂華領略領略大都市的情形，二則也想叫小朋友們有個會晤的機會。樂華就向校中抗日會編輯股告了假，很高興地隨着父親去了。

樂華父子到上海去的第二日，「一二八」事變的警報就傳到日市。「日兵侵犯閘北」，十九路軍抵抗勝利，「日兵用飛機在閘北投炸彈」，「閘北已成焦土」，諸如此類的標題，連日在報上用大大的字載着。每次由上海開到的火車都擠得不成樣子，甚至連貨車、牲口車都塞滿了人。消息傳來，都說

日兵如何兇暴，十九路軍如何苦戰，中國人民如何受傷害，日市人民大為震動，有家屬戚友在上海閘北的更焦急萬狀。

樂華的安否，很使小朋友們擔心。據大文所知，樂華家的親戚有好幾家都在閘北，樂華動身以前，曾和大文說過，到上海後豫備與父親寄寓在閘北寶山路舅家裏。閘北既為戰場，樂華是否無恙，同學中與樂華要好的都不放心，最焦切的當然是大文。大文每日到車站去打聽，遇到從上海來的避難者，就探問閘北的情形，愈探問愈替樂華着急。整日到晚盼望樂華有信來，可是因為上海郵局也附近在戰區，郵件不免被延擱了。

又過了幾日，大文到學校去，照例順便到樂華家裏探問樂華的消息。但見樂華的母親的神情已不如前幾日的愁苦了。據她說樂華父子已避入租界，且交給他樂華附來給他的一封信。這信是託一個逃難回日市的親戚帶來的。

大文急把信拆開來看。信是用鉛筆寫的，信箋是日記冊中扯下來的空白頁，信以外還有厚厚的。一疊日記空白頁，用鉛筆寫着很細的文字。

信中說，「不料我到上海來就做難民。現已與父親隨母舅全家逃出閘北，住在□□旅館中。」又說，「父親原想叫我先回日市，近日火車輪船都極擠，聞有被擠死的，舅父母不肯放我走。」又說，「這

次的經歷，在全中國人，在我，都值得記憶。我前次會和你想找個敘事的題目，找不出來，現在居然遇到這樣的大題目了。」又說，「我從日記冊中把這幾日的日記摘抄了送給你，你看了也許會比看報明白些吧。」又說，「王先生叫我們寫日記，不料我的第一冊日記，就要以如此難過的文字開始。」又說，「請把這記錄轉給王先生和志青、慧修、錦華幾位看看，如果他們覺得還有意義，就登在抗日周刊上，作為我所應該擔任的稿件吧。」最後又說，「我近來痛感到我自己的無用，日人殺到了我的眼前，我除痛恨他們的兇暴以外，並不能作甚麼有效的抵抗行動，真是慚愧。」

大文把信看完，因為急於想把樂華的消息轉告同學們，匆匆地就走，一壁走，一壁讀着樂華的日記。

過了二日，第一中學的抗日周刊上登載着樂華寄來的記錄，題目是難中日記。

一月二十八日

半日的火車，除看風景外，全賴攜帶着的老殘遊記和父親中途購得的當日上海報紙消遣報。上已載日本海軍因華人抗日向上海市長提出抗議的消息。車中議論紛紛，都說上海會有不測。到上海後，父親帶我至寶山路舅家去。寶山路上但見紛紛有人遷居，形勢很是嚴重。到了母舅家裏，舅母正和表姊在整理箱篋，似乎也豫備要遷。我們才坐下，舅父表兄都從外面回來，說市長已答應

了日人的要求，不會再有事，不必搬了，勸我們就住下。全家於是去了驚慌之念，來招呼我們。晚飯後父親想出去接洽事務，因外面已戒嚴，走到衙堂口即回來，舅父雖解釋說開北戒嚴是常事，大家總似又不安心了。門外甚麼聲音都沒有，比鄉村還靜，不到九點鐘，我們全睡了。

一月二十九日

昨晚大約在十二點鐘左右，舅父忽然叫醒我們，似乎有槍聲，大家不要熟睡。我們醒了後果然繼續的聽見了一種比鞭炮還尖銳而沈着的聲響。父親和表哥都說的確是槍聲，看來已經開火了。呀，竟免不了要接觸！心裏不覺感到一些恐怖。隔不了幾分鐘，槍聲竟連續而來了，並且還有機關槍的聲音夾雜在裏面。舅父說睡在樓上危險，應該睡到樓下去。於是我們就在外面機關槍聲連發時，每人頂了一條被頭，匆匆地走下樓去，就在客堂的地板上胡亂睡下。外面的槍聲一直延續着，沒有停止的時候。我們睡在地板上除了一個還只五歲的表弟外，誰都睡不着覺。我的膽量素來並不算小的，可是今天晚上卻無論如何不敢把頭伸出到被外，身子在被裏老是瑟瑟地抖，頭上身上全是汗珠，把一件襯衫都溼透了。呼吸幾乎窒塞，每當槍聲稍爲和緩一些或者稍爲遠了一些時，便把頭探出被來透一口氣，正在覺得略爲舒適的時候，常常是一聲極響的槍聲把我的頭又嚇進被頭中去。挂在牆上的鐘，一點，兩點，三點，四點，沒有一次的敲響不鑽進我的耳裏。但願天快些亮。

過了四點，除了槍聲機關槍聲外，又加入飛機聲和自飛機上擲下來的炸彈聲。飛機聲，我雖則平常早已聽見過，可是聲音這樣的逼近，卻是第一遭，飛機內馬達開動的震動聲都聽得十分清楚，不但機葉掃動空氣的風聲而已，竟可說是活像一輛汽車在門外開過。在這樣的響聲繼續了半個多鐘頭後，室內忽然非常明亮，我起初還疑心是誰開了電燈，經父親的說明，方知這是飛機裏的探照燈的光線。表哥起來到窗邊去偷看了一下，據說，飛機低得彷彿就在屋頂上，連裏邊的人都看得很清楚呢。

苦苦地捱到了天亮，大家商議怎樣逃出這險境的方法。又是表哥起來先到門外面去探聽，他回來說，前面寶山路無法通行，只有從後面出去，還可想法。於是大家胡亂喫了一些早飯，便光身走出後門。向西走去，到了中山路，槍砲聲是比較遠得多了，可是飛機還是要來到頭頂上盤旋，我們只好貼近牆壁走路。路上的人多極了，和我們一樣，全是「逃難」的。昨天晚上過雨，地上滑溼得很，走路實在不易。我們隨了大眾一直向西走去，據說，到了曹家渡，可轉入租界，然而又沒有人走過這條路，只有像哥倫布航海那樣，向前走去是了。走了大約一個鐘頭的辰光，兩腿已經有些酸了，路上沒有黃包車可僱，舅父化了三元大洋，纔僱到兩輛小車。我們盤膝分坐在兩輛車上，大約在十點鐘左右，終於到達曹家渡了。通租界的那頂橋上，有武裝的外國兵防守着，向了橋這邊瞄着準，靠在臺

得很高的沙袋上，只要這邊有一些動靜，他們只要手指頭在槍機上一扳，隨時就可給我們以一個掃射。我們這許多人小心翼翼地通過了這橋。過橋據說就是租界，大家都透一口氣，似乎已經獲得了安全的保障了。我們平常喊收回租界，現在又要躲到租界裏來，我深深覺得矛盾。

我們換乘公共汽車到中心區去找旅館。旅館都早已客滿了，費了「九牛二虎」之力，纔在一家小客棧內得到一間小小的房間。

下午，跟了父親去打聽消息。在路上，只見滿是來來往往的行人。走到河南路，忽然有許多黑色的紙灰從天空落下來，我拾起一片來看，原來就是我用慣了的辭源的一頁，聽路人說，開北商務印書館被焚燬了。

夜報上詳載着開北焚燒的消息，商務印書館被燬證實。舅父及表兄都是在該館服務的，一家突然失去生活的根基，憤悶可知。父親傍晚從朋友處回來，似乎很有憂色，不知聽到甚麼消息了。

一月三十日

昨夜睡得很酣，雖則那麼多的人擠在一起。夜半，曾隱約的聽到隆隆的砲聲。

一起身，表哥便出去買進一份報來，大字的標題，說我十九路軍勝利，大家都爲之一樂。舅父說我們個人雖則喫了些苦，只要於國家有利，那麼，就再多犧牲一些，也是心願的！

在旅館裏實在沒有事可做，只好跟了父親到外邊去瞎走。外邊市面是全無了，店家都已罷市，門上貼一張紅色印刷的紙條，寫着「日兵犯境，罷市禦侮」八個大字。惟有賣報的生意大好。有日報，還有夜報及號外，差不多每個行人手裏都有一張報紙。

外面盛傳糧食將起恐慌。各處的交通差不多都已斷了，惟有滬杭路還通着，北站聽說已被燒，火車祇到南站。父親頗想邀了舅父全家一同回到日市去。同旅館中曾有人從南站折回，說車子無一定班次，婦人小孩竟有在車上擠死的。報上又載着日飛機在南站一帶盤旋的消息。看去一時不能脫出上海的了。

夜間砲聲甚烈，玻璃窗震動得發響。

樂華寄來的日記原不止三日，這期的抗日周刊上只登了這些，末尾注着「未完」二字。

八 詩

「一二八」事變引起了金融恐慌，各業周轉不靈，公債的價格暴落，公債交易所至於停市。各地靠公債投機爲業務的銀行紛紛倒閉。樂華的父親所服務的日市某銀行也是其中之一。樂華隨父親回日市後，不久父親就失業了。

樂華本學期的學費是從母親有限的儲蓄項下支出的。母親把那筆錢交給樂華時會說：

「如果你父親在日地方一時找不到職業，下半年也許非搬回鄉間去不可，你也許不能再進日中學了。這學期要格外用功啊。」

國難與家難逼迫得樂華很興奮。枚叔雖不免煩悶，表面卻仍泰然自若，除偶然出去探望朋友外，長長的春日，悶在家裏，全靠讀書消遣。陶淵明的集子是枚叔近來常放在案頭的。樂華每當放學回來，常見父親坐在案前讀書，近攜去看，所讀的老是一本陶淵明集。樂華乘父親不在家時，也會取陶淵明集來隨便翻看，詞句間雖偶有看不懂的，大致都已無困難，覺得比別人的詩容易讀得多。其中描寫田園景物諸佳句，尤中心意。一種沖淡幽玄的情味，被樂華嘗到了。

「母親說，下半年也許非搬回鄉間去不可，就回鄉間去吧。讀書種田，清貧過活，趣味多好！人格多高尚！」這是樂華不會出口的話。

有一天，王先生選了陶淵明的歸園田居六首給學生讀，幾月以來，報上的國難記載與所選讀的激昂慷慨的文字，已使學生們的情緒緊張到了極度，突然讀這幾首詩，都感到異常的鬆快。猶如戰士們從火線中出來，回到故鄉一樣。樂華的感興又與別的學生不同，在他，這幾首詩已不止是空泛的憧憬，簡直想認作實際生活的素描的圖案了。

在放學的歸途上，樂華與大文談這幾首詩的趣味與陶淵明之爲人。且說父親近來也在每日讀陶詩。又把自己近來的感想告訴了大文。

「到我家裏去歇一會吧。讓我們請父親講些關於陶詩的話。」樂華在自己門首邀住大文。

樂華和大文走進自己家裏，枚叔在西窗下案前坐着，夕陽半窗，柳絲的影子在窗子玻璃上婀娜地擺動，案上正攤着陶詩。

「爸爸，我們今日也在讀陶淵明的詩呢。王先生選了歸園田居六首。」樂華說。

「哦，枚叔就案上把陶集翻動，很快地把歸園田居翻出了，指着說，「是這幾首吧。你們讀了覺得怎樣？」

「很好！」樂華大文差不多齊聲說。

「陶詩原是真的，我近來也常在讀着。但於你們也許不好。我想，王先生選陶詩給你們讀，目的大概是供給常識，叫你們知道有陶淵明這樣的人，知道有這一種趣味的詩而已。」

樂華大文都露出疑惑的表情，尤其是樂華好像失去了將來的目標，不禁把近日所懷抱的意思吐露了出來說：

「我覺得過陶淵明那樣的生活很有趣味。」

「別做夢吧。在陶淵明的時候，也許可有那樣的生活，你們現在卻已無法學他。陶淵明派的詩叫做田園詩，田園詩自古在詩中占着重要部分，從前都市沒有現在的發達，普通的人都在田園過活一世，他們所見到的只是田園景物，故田園詩有人做，有人讀。現在情形大不同了。大多數的人在鄉間並無可歸的「園田」，終身侷促在都市「塵網」之中，住的是每月多少錢向房東租來的房子，喫的是每石十幾塊錢向米店購來的米，穿的是別人替我們織好了的綢布，行的是車馬雜選的馬路，「虛室」「桑麻」「丘山」「荆扉」……諸如此類的辭藻，與現在的都市人差不多毫無關係。我們讀田園詩覺得有興趣，只是一種頭腦上的調劑，這情形和都市的有錢人故意花了錢到鄉間去旅行一次一樣。老實說，只是一種消遣罷了。」枚叔說了苦笑，隨手把陶集翻攏。

「那末我們不能回鄉間去了嗎？母親會和我說過，如果爸爸在日市找不到事情，下半年也許非回鄉間不可呢。」

「如果不得已，原只好回去，但要在鄉間過生活，即使你將來會拿鋤頭，也很困苦吧。你須知道：現在的鄉間決不再會有陶淵明，也決不能再有歸園田居那樣閒適的詩。時代有一定的特色，讀古人的書須留心他的時代，古人原並不對你說謊，但你一不小心也許會成爲時代錯誤者，上很大的當呢。」

樂華大文聽了這一番話，都似乎大大地感到失望。胸中新收得的閒適的詩趣全失，換進去的是俗惡的現實的悲哀，枚叔忽然走到書櫃前面，從許多小冊子中抽出一本書來，坐在案前翻尋了一會，把書頁摺了兩處，對樂華大文說道：

「這是一本翻譯的新俄作家的詩選。這摺着的兩首你們去看看。」

樂華大文把書接來看時，第一首是莎陀菲耶夫的工場的歌。

我今天纔感到了，今天纔知道了，

這裏的工場是每天有熱鬧的狂歡節祭的。

每天在一定的時刻舉行歌宴——

穿工作服的容，聲響與轟擊，歌與跳舞，

聲響與轟擊，沒有言詞，只有音響的諧美的話聲，

泥醉而高興着似的車輪的整齊的有節奏的舞蹈。

每天往工場去，往工場去是愉快的。

懂得鐵的話，聽得天啓的祕密，是愉快的。

在機械旁邊，學着粗暴的破壞的力，

學那不絕地構成那光明的新的東西的力，是愉快的。

兩人讀畢以後，面面相覷地驚異起來，急急地再去翻第二處摺着的書頁，那是加晉的天國的工場：

青石的工場

高而又廣闊。

破刀劈一般的警笛

以沈重的聲調鳴叫着。

於是從各隅

穿着黑的，污穢的厚的工作服

以風一般的警笛結合着的

力強的鍛冶工的羣，急忙着來了……

天空是愈黑暗了。

暗黑的羣衆會合着，

卽刻迅速地

用了氣悶的炎熱，

將電光的熔鐵鑪

赤紅地燃燒着。

於是快活的鎚聲

將廣闊的工場顫動了。

兩人看畢仍是莫名其妙，相對無言。倒是校叔先發問：

「句子是懂得的吧，如何？」

「這也是詩嗎？」大文問。

「是詩囉，是新體詩。你們應該已讀過新體詩了吧。」

「新體詩是讀過了的，胡適的，徐志摩的，劉大白的，都見過幾首。不過內容似乎和這完全不同。」

樂華回答。

「你們覺得有些異樣吧，這難怪你們。從前的人大都以「風花雪月」爲詩料。新體詩中這類「風花雪月」的詞彩也常常見到。我們讀慣了這類的詩，於是就容易發生一種偏見。如果陶淵明的是田園詩，這兩首俄國作家的詩可以說是工場詩。陶淵明是種田的，故用「野外」，「桑麻」，「鋤」，「荆扉」等類的辭，俄國革命以後，做工成爲喫飯的條件，大多數的人都要與機械爲伍，這幾個詩人都是在工場做工的，故用「工場」，「鐵」，「熔鑄爐」，「鎚」，「工作服」等類的辭。田園與工場，同是人的生活根源，田園可吟詠，當然工場也可吟詠的了。切不可說關於田園的辭類高雅，是詩的，關於工場的辭類俗惡，不是詩的。詩的所以爲詩，全在有濃厚緊張的情感，次之是諧協的韻律，並不在乎詞藻的修飾。這幾首是譯詩，原來的韻律我們無從知道。但就情感說，仍不失爲很好的作品。他們對於工場的愛悅和陶淵明對於田園的愛悅，毫沒有不同的地方。」

樂華大文都點頭，目光重復注在那第二首譯詩上。

「農村正在急速地破產，都市正在盡力地用了威逼與誘惑，把人吸到牠的懷裏去，我已是中年的人了，你們正年青，一定要到都會去，在這大時代的旋渦中浮沈的。閒適的田園詩，將來在你們只是一種暫時消遣的東西，你們自己所急切需要的是工場的詩或都市的詩啊。」

「中國現在有作這樣的新詩的人嗎？」大文問。

「似乎尚沒有，不久總應有吧。沒有的原因，由於會做詩的不到工場去，在工場裏的不會做詩。這情形當然不會再長久繼續下去。不過，即使有，一定和你們方才所讀的俄國詩人的作品不同。俄國革命成功，工場已是大衆的工場，所以詩人那樣頌讚牠，在別國，也許不能頌讚，反要代以悲苦憤激的情調吧。現在，我們不能有快悅的工場詩，正和不能有閒適的田園詩一樣。只好且看將來了。」枚叔說到這裏，把眼光平分地注視了樂華與大文一歇，似乎很有感慨。室內昏黃，快已到上燈時候。

樂華見父親似乎已不願再說甚麼了，就扯了大文默然退出外間。母親留大文喫晚飯，大文說恐家裏等他，匆匆地攜着書包去了。

九 「文章病院」

「好新鮮的標題！」湯慧修拿着一本書走進教室來，眼睛看着書頁，長長的頭髮披在肩頭。

「什麼？」幾個同學正在談論什麼事情，給她的這一句引起了注意，便同聲問。

樂華認清她手裏拿的是中學生雜誌，欣喜地說：「是二月號嗎？他們曾經登過廣告，說二月號印成之後，在閩北的炮火中完全燬掉，須待重印，纔可寄發。這是重印的版本了。」

幾個同學便圍攏去看湯慧修手中的雜誌。湯慧修指着書頁說：「你們看，『文章病院』這標題多麼新鮮！」

「是一篇什麼性質的文字呢？」

「肺癆病院給人醫肺癆病，外科病院給人醫外科病，依此類推，文章病院該是給人醫文章的毛病的。」

「我們平時作文，常常犯許多毛病。如果送到文章病院去醫一醫，再給先生看，一定可以得到甲等等的品評了。」

「開頭有『規約』在這裏，我們看呀。」本院以維護並促進文章界的「公衆衛生」爲宗旨。二根據上項宗旨，本院從出現於社會間之病患者中擇尤收容，加以診治。——文章界的「公衆衛生」出現於社會間之病患者，看了這兩句，可知我們的文字是不收的；要「出現於社會間」的妨礙『公衆衛生』的文字纔收。難道文字的毛病也有傳染性的嗎！」

「我想的確有的，」周錦華說。「文字登載在報紙上、雜誌上，或者刊印在書本上，在社會間傳播開去；一般人總以爲這樣的文字是了不起的，便有意或無意地仿效牠。如果牠本身有着毛病，仿效的人就倒楣，患傳染病了。所以，我們編抗日週刊也得好好用一番心，至少要每一篇文字沒有什麼毛病纔行。」在一年級的編輯股員裏頭，周錦華是最負責的一個。她不把湊湊篇幅認爲滿意；她要週刊上的每一篇都有精義，都有力量，真能收到文字宣傳的效果。她時時刻刻不忘記週刊，現在談起文字的傳染性，她又說到週刊上去了。

「不錯，」幾個同學點着頭。

「寫上抗日週刊，就是『出現於社會間』的文字了，」胡復初又加以說明。他繼續看文章病院的「規約」說道：「這原來是替人家批改文字，同王先生給我們做的工作一樣。王先生有時在我們的文稿上畫一些符號，表明這地方有毛病，什麼毛病要我們自己去想。這雜誌上大概不只在有毛病

的地方畫一些符號吧。」

「你不看見『規約』上說明『將診治方案公布』嗎？犯的什麼病，要喫什麼藥，用什麼方法醫治纔會好，把這些都說明白，纔成一個『診治方案』呢。」

湯慧修說：「把雜誌攤在桌子上大家看吧。」她把中學生雜誌攤在自己的課桌上。七八個人便偑着身軀，頭湊着頭圍着看。外面有腳踢着皮球的蓬蓬的聲音，有鼓勵賽跑者的熱烈的呼喊；在這裏的幾個人好像全沒有聽見，他們的心神正在另一個世界裏活動。

「第一號病患者——辭源續編說例。辭源續編是大書館裏的大工作，『一二八』以前，報紙上登着大幅的出版廣告；說例相當於序文，是編輯者的公開宣言，怎麼會有了毛病，進了病院！」朱志青驚奇地說。

周樂華翻過幾頁，悄悄地說：「更奇怪了，中國國民黨第四屆第一次中央執行委員全體會議宣言也在這裏，成爲第二號病患者！」他看着張大文說：「去年我們一同看報，不是把牠讀過一遍的嗎？」張大文點頭說：「當時讀下去似乎也够明白。不知道這篇文字到底有什麼毛病。」

「還有第三號病患者嗎？」胡復初搶着再翻過幾頁。

「啊！還有，江蘇省立中等學校校長勸告全省中等學校學生復課書。」幾個人像發見了寶物一

般喊起來。

「這一篇應該進病院，」周錦華掠着額髮說。「我當時從報紙上看過的，糊里糊塗，不曉得說些什麼。我以為我的程度不够，看了一篇再看第二篇，把牠仔細地劃分段落，希望捉住各段落的要旨；但結果還是糊塗。罷課不足以抗日，大家復課吧，這是很簡單乾脆的一句話。那些校長先生偏要東拉西扯寫上這麼多的文字，真是可怪的事。我倒要看病院裏的『醫生』怎樣給牠診治呢。」

胡復初又搶着翻書頁了，「看第四號病患者是誰。」翻了一下之後，他纔知道沒有第四號了，說道：「只有三號。」

「我們寫的文字如果送到文章病院裏去，恐怕是百病叢生，不堪診治的了，」張大文癡想着說。「我想也不至於，」湯慧修說。「王先生從來沒有說過我們的文字絕對不通；他只對我們說那一句不妥當，那一節要修改。如果送到文章病院裏去，我們的文字至多是一個尋常的患者。」

「那末，」張大文說，「大書館裏編輯先生寫作的文字，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全體會議通過的文字，江蘇省立中等學校校長公擬的文字，怎麼會病得這樣利害，煩勞病院裏的『醫生』寫了這麼長的三篇診治方案呢？」

「這要待看完了診治方案纔得明白，」湯慧修回答。

周錦華忽然想起了一個念頭，她对大家說：「現在快要上課了，這密密地用小鉛字排印的十八頁文字，一會兒是看不完的。我們在這幾天裏作一同共同研究吧，研究的材料就是這個文章病院。」

「怎樣研究呢？」

「我們要把這三號病患者所患的毛病歸起類來，看牠們的毛病大概是那幾類。這於我們很有益處。『規約』上邊不是說着嗎，『知道如此如彼是病，即不如此不如彼是健康，是正常。』我們以後大家當心，不要犯那幾類毛病；那末，寫下來的一定是健康的、正常的文字了。」

「這很有意思！」湯慧修高興得拍着手掌。「就是我們這幾個人，在自修的時候來做這研究工夫。我們還可以把研究的結果報告給全班同學知道，還可以請王先生給我們批評。」

這當兒，上課的鈴聲響起來了。

三天之後，他們的研究工夫做完畢了；由朱志青把研究所得記錄下來，並且告訴了王先生，說要報告給全班同學知道。

這一天王先生上國文課，講完了一篇選文，時間還有餘多，他就說：「有幾位同學研究了最近一期中學生雜誌的『文章病院』，要把研究的結果告訴大家，現在就聽他們的報告。那『文章病院』」

我也看過了，比我平時給你們批改文稿來得詳細；他們把牠歸納一下，看文字的毛病大概有那幾類，這對於寫作的練習的確是有幫助的。」

王先生說罷，用右手示意，說：「誰到這裏來報告？」他就坐在靠近黑板偏右的椅子上。

朱志青站起來，走到講臺上，把胸膛挺一挺，開口道：「最近一期中學生雜誌增加『文章病院』一欄，想來諸位都看過了。我們幾個人看出這一欄裏提及的三號病患者雖然犯了不少的毛病，但歸聚起來，毛病的種類也並不多。因此我們想這幾類毛病必然是最容易犯的。寫文字如果能夠不犯這幾類毛病，即使說不上名作，至少不用進『文章病院』了。現在讓我逐類逐類提出來說。」

全堂同學都輕輕地舒着氣，整頓精神，預備聽他的演講。

朱志青從衣袋裏取出幾張稿紙來，卻並不就看，又說道：「那三號病患者——那三篇文字都是文言文，而我們寫的是語體文；知道了文言文的毛病，對於寫作語體文好像未必會有什麼益處。其實不然。我們看出那三篇文字的毛病都是屬於思想習慣和言語習慣上的；所以用文言寫固然有病，如果用語體寫，還是有同樣的病。我們要知道思想習慣和言語習慣上通常有那一些病，那就文言的材料也於我們有用處。」

他說到這裏，纔看一看手裏的稿紙，取粉筆在黑板上寫了「用詞、用語不適當」幾個字。

「這是一種毛病。該用這個詞的，卻用了那個詞；該這樣說的，卻那樣說了。那三號病患者差不多都犯這毛病。現在舉幾個例子來說。『目的』不是大家用慣了的名詞嗎？心意所要達到的境界叫做『目的』。而第一號病患者卻有『不能不變更去取之目的』的話。編輯辭典，選用條目，那個條目要，那個條目不要，只有依據預定的『標準』來決定，所以說『去取之目的』不適當，必須說『去取之標準』纔行。又如『促進』原是習用的一個動詞。而第二號病患者說『努力促進自治制度』。因為制度祇能訂定，實行，修改，或者撤廢，可是無法促進，所以『促進』這個動詞用在這裏就不適當。又如『重新』這個副詞，本該用在第二回做的動作上；讀過書了，再讀一回，叫做重新讀書，遊過山了，再遊一回，叫做重新遊山。第三號病患者勸學生復課，單說『收拾精神，一律定期復課』，已經很覺不妥了，因為罷課為的是國難，原沒有放散精神；而它又在『收拾』上面加上『重新』兩字，好像學生已經把精神收拾過一回了，更屬不適當之至。以上是用詞不適當的例子。他如該說購買力薄弱，而說『物力維艱』，該說整齊全國的步驟，而說『整齊全國一致之步驟』，當時日本武力還只及於我國東北，而說『東北烽烟瀰漫全國』，都是用語不適當的例子。這種毛病的原因在於認識詞語的意義不確切；或者因為不會仔細思量，只願隨筆亂寫，便把不適當的詞語寫了上去。」

「意義的缺陷和累贅」朱志青又在黑板上寫了這幾個字，說道：「一句話裏，意義沒有說完足，

就不成一句話。反過來，說得太囁嚅了，把不相干的東西都裝了進去，也同樣地不成一句話。這種毛病的原因在於不會把意義想得周全，便提起筆來寫；如果作者的言語習慣不良，平時慣說那些支離的累贅的話語，寫起文字來也就會有這樣的病象。試舉幾個例子。『當辭源出版時，公司當局擬即着手編纂專門辭典二十種，相輔而行』在『相輔而行』上面，怎麼少得了『與辭源』幾個字？『際此內憂外患之時』成什麼話？必須說『際此內憂外患交迫之時』纔行呀。不說『以……譯音表為標準』或『依……譯音表』而說『均依本館所出外國人名地名譯音表為標準』這是累贅不通的話。不說『使國民參與政治』而說『召集國民參與政治機關』這也是累贅不通的話。像第三號病患者因為要說青年感情豐富，關心國事，先把老年人也知愛國來作陪襯，卻說什麼『明知行將就木，即使國亡，為奴稱僕，亦無幾時，然猶攘臂切齒，慷慨陳辭，鼓其餘勇，義無返顧』彷彿把老年人譏諷了一頓，這更是累贅的無用的話了。

朱志青停頓了一下，又說：『一句話裏，前後不相連貫，一串話裏，彼此不相照應，這也是重大的毛病。如第一號病患者說：『此十餘年中，世界之演進，政局之變革。在科學上名物上自有不少之新名辭發生。』這只是一句話而已，然而前後不相連貫。正如文章病院的『醫生』所說，『揣摩這裏的語氣，「世界」與「政局」對立，「科學」與「名物」對立，而以「科學」應「世界」，「名物」應「政局」。世界演進，科學

研究益精，因新發明、新發見而產生新名辭；那是不錯的。但是，「政局變革」與「名物」有什麼關係呢？沒有關係而牽在一起，這句話就前後不相連貫了。又如第二號病患者說：「一致對外」爲本黨與全國人民共同之呼聲。大會認爲尙有急需注意者。國內生產日漸衰落。因生產衰落而……」這是一串的話。那前三句因爲沒有什麼關係詞把牠們連起來，彼此便不相照應，好像是各各獨立的。又如第三號病患者開頭說「我國家民族苦東西帝國主義者之侵略壓迫也久矣，」依理接下去應該說侵略壓迫從什麼時候起頭，直到現在已歷多少年，纔可把怎樣地「久」說明，與第一句相照應。而第三號病患者不然，卻說「平時則經濟侵略、文化侵略在在足以制我之死命，有事則政治壓迫、軍事壓迫無所不用其極，凡有血氣，疇能堪此，」好像把自己方纔說的第一句話忘記了。這種毛病的原因大概在於思想不精密。犯得太多的時候，雖然說了一大堆，寫了一大篇，實際全是瞎說；不是叫聽者、讀者上當，便是叫聽者、讀者莫名其妙。真是危險的毛病！

朱志青又把稿紙上的標題抄上黑板，一壁說：「這種毛病可以叫做『意義不連貫，欠照應。』」他把稿紙納入衣袋裏，繼續說道：「我們摘錄下來的例子還多，完全說出來，未免使諸位生厭，所以只說了一小部分。把許多例子歸聚起來，就看出牠們犯的不外剛纔所說的三種毛病；用詞、用語不適當；意義的缺點和累贅；意義不連貫，欠照應。再加仔細分析，毛病的種類當然還可增多。但是，我們想，

這三種毛病該是最普遍的了。我們寫作文字，如果能夠避免這三種毛病，用詞、用語處處適當，每一句話意義都充足，也並不累贅，而且一直到底，互相關貫，彼此照應，這樣，我們的文字不就通順了嗎？」

下課的鈴聲催促他趕快作結束，他簡括地說道：「我們以為要做到這地步，實在也並不困難，只須在思想習慣和言語習慣上留意。」「文章病院」裏的三號病患者的思想習慣和言語習慣太不好了，遠不如我們，提起筆來又不肯先檢點一下，所以犯了這許多毛病。我們從他們的失敗上，正可以找到成功的路徑。這是我們今天要把研究結果告訴諸位的本旨。」

朱志青說罷便走下講臺，回到自己的坐位上。

王先生站起來了，露出滿意的臉色，說道：「志青他們的研究報告雖然簡略，可是很扼要。」「文章病院」裏的三號病患者所患的毛病固然不盡屬於這三類，然而多數屬於這三類。就是一般不通的文字，你說牠這裏不通，那裏不通，歸納起來，大致也離不了這三類毛病。志青結末說的話是不错的。一個人如果能在思想習慣和言語習慣上留意，寫下文字來就不用進「文章病院」了。」

王先生又用慨歎的聲調說：「那第三號病患者——勸學生復課書最要不得，思想習慣完全是「八股」的。想不到民國二十年的中等教育界中還會出現這樣的文字，牠為什麼要不得，下一次我要給你們仔細地講一回呢。」

十 印 象

離江市八里有一座山，並不很高，卻多樹木。因為沒有別的名勝古蹟，那座山就成為江市一般人游賞的目的地。到那邊去可以步行；沿河的一條道路頗寬闊，而且是磚鋪的，一路走去很安舒。也可以乘船去；那河道直到山脚下才轉灣，所以上岸就登山了。

這一天，沿河的道路上，樂華大文在前，枚叔在後，在那裏對着山走去。他們換穿了輕薄的夾衣，身體鬆爽，步履非常輕快。枚叔手裏雖然拿一根手杖，卻並不用來點地，只把牠當作游行的符號而已。

可是枚叔這當兒的心情遠不及他的步履那麼輕快。失業像傷風病一樣，一會兒就碰到了；什麼時候才得同牠分手，卻難以預料。妻子的臉一天愁似一天，又加上時時續發的低低的一聲歎氣。叫她不要發愁，不要歎氣吧，實在沒有什麼話可以安慰她；看她發愁，聽她歎氣吧，更把自己的心緒攪成一團亂絲。每天看報紙，又填滿了令人生氣的消息，敵人着着進迫，當局假癡假呆，無非這一類。想到中國前途的苦難，就覺得個人的失業真是不成問題的微細事情。然而這只是理智的想頭，實際上還是時時瞥見那黑色的影子——失業，感受到牠的強烈的壓迫。坐在家裏氣悶；正好是星期日，樂華大文不

到學校，就帶他們出來游山，借此舒散一下。然而也並不見得有效果，四望景物，只覺悵然：「草長花繁非我春。」意識中漸漸來了這樣的詩句。對上一句什麼呢？他思忖着，就走得遲緩了。

樂華大文平時難得離開市集。現在依傍着活活的發亮的河流，面對着一抹濃綠一抹嫩綠塗飾着的山容，路旁的柳枝拂着他們的頂頭和肩背，各色的花把田野裝成一副嬌媚的笑臉；他們好像回復到了從前的鄉村生活，彼此手牽着手，跳呀跳地走着；他們和枚叔的距離就漸漸地加長了。

「你看，那蒼翠的山在那裏走近來迎接我們了。」大文用欣快的調子說。

「我們走得更快一點，那山要更快地迎過來呢。」停了一停，樂華又說：「山是不動的，是人走近去，這誰不知道。然而我們此刻的確有這樣的感覺，彷彿山在那裏迎過來。這是很有趣的。」

大文指着河面說：「那印在河裏的是柳樹的影子，誰不知道。然而我此刻有這樣的感覺，頭髮細長的一個女子在那裏照鏡子。不也很有趣嗎？」

「今天回去，我們要寫一篇遊記。」樂華突然說。

「各寫一篇呢，還是合寫一篇？」大文問。

樂華不回答大文的問，卻繼續說他自己的話：「我們不要平平板板記述走過那裏，到達那裏，看見什麼，聽見什麼。我們要把今天得到的感覺寫出來。感覺山在那裏迎過來，就寫山在那裏迎過來，感

覺河裏的柳樹影宛如鏡子裏的女子，就寫河裏的柳樹影宛如鏡子裏的女子。這樣寫的游記，送給別人看，或者留給自己將來看，都比較有意義。」

大文躍躍欲試地說：「好，我們一定這樣寫。」他又說：「那末，當然各寫一篇了。我的感覺和你的感覺未必相同，如果合寫一篇，就要彼此遷就，這是不好的。」

「各寫一篇好了。就請父親給我們批評。」樂華說着，回頭望枚叔，說：「我們走得太快了，父親還在後頭等他一下吧。」

待枚叔走近，樂華大文就讓他介在中間，三個人緩緩並行，不很長的身影斜拖在磚路上。

樂華把他們要怎樣寫游記的意思告訴了枚叔。

枚叔說：「游記本來有兩種寫法。像你所說的，把走過那裏，到達那裏，看見什麼，聽見什麼，平平板板地記下來，這是一法。依了自己的感覺，把接觸到的景物從筆端表現出來，猶如用畫筆作一幅畫一般，這又是一法。前一法是通常的『記敘』，後一法便叫做『印象的描寫』。」

大文說：「那末，我們剛才約定的寫法就是『印象的描寫』了。什麼叫做『印象』呢？這個詞兒時常碰見，可是我一直不知道牠的確切的解釋。」

枚叔說：「這原是心理學上的一個名詞，解釋也不止一個。最普通的解釋，就是從外界事物受到

的感覺形象，深印在我們腦裏的。所以，你第一次遇見一個人，感覺到他的狀貌舉止上的一些特點，這些特點就是他給你的印象；或者你來到羣衆聚集的大會場，感覺到羣衆的激昂情緒有如海潮的洶湧，有如火山的噴吐，那末『海潮和火山一般』就是這羣衆大會給你的印象。

「我說山在那裏走近來迎接我們，這也是一個印象呀，」大文看着枚叔說。

「誰說不是呢？作文如果能把印象寫出，就不僅是『記敘』而是『描寫』了。你們能說出『記敘』和『描寫』的區別嗎？」枚叔的兩手同時輕輕叩樂華和大文的肩膀。

樂華接着回答：「我可以用比喻來分別牠們。單就游記說，僅僅『記敘』，結果猶如畫一張路程圖；如果能把印象寫出，卻同畫一幅風景畫一樣，這就是『描寫』了。」

枚叔點頭說：「不錯，從這個比喻，就可以知道『記敘』和『描寫』對於讀者的影響很不相同。人家看了你的路程圖，至多知道你到達過那裏，看見過什麼罷了。但是，人家看了你的風景畫，就會感到你所感到的；不勞你解釋，不用你說明。一切都從畫面上直接感到。所以，『描寫』比較『記敘』具有遠勝的感染力。」

走了幾步，枚叔又說：「從前我在學校裏教課，一班學生作文，不懂得印象的描寫，總是『美麗呀』、『悲痛呀』、『有趣呀』、『可恨呀』，接二連三地寫着。我對他們說，這些詞語寫上一百回也是不相干的，

因為牠們都是空洞的形容，對於別人沒有什麼感染力。必須把怎樣美麗、怎樣悲痛、怎樣有趣、怎樣可恨、用真實的印象描寫出來，人家才會感到美麗、悲痛、有趣和可恨。他們依了我的話，相約少用『美麗呀』……那些詞語，注重隨時隨地觀察，收得真實的印象，用作描寫的材料。後來他們的文字就比較可觀了。」

樂華忽然指着山的左邊說道：「看了這條河在山脚下轉過了灣那邊的景色，就知道柳宗元觀察的精密。」

河道在山脚下轉灣向左，開始曲折起來。從較高的這邊望去，一段是看得見的，反射着白光；忽地一曲，河身給田畝遮沒了；但是再來一曲，便又亮亮地好像盛積着水銀；這樣六七曲，纔沒入迤邐的一帶樹叢裏。

「柳宗元的小石潭記不是有這樣一句嗎？」樂華繼續說：「潭西南而望，斗折蛇行，明滅可見。」這『明滅可見』四個字是多麼真實的印象呀！我們現在要描寫這條河那邊的一段，似乎也只有『明滅可見』四個字最爲適切。」

枚叔對於樂華的解悟感得欣然，說道：「柳氏的山水記本是古來的名篇，他差不多純用印象的描寫。」

大文昂頭四望，用歌唱的調子說：『天似穹廡，籠蓋四野。』我覺得是很好的印象的描寫。」

枚叔和樂華不覺也擡眼眺望。

平遠的原野的盡處，明藍的天幕一絲不皺地直垂下去。

枚叔洗吟了一會，說：「這一句固然是很好的描寫；可是在這一首敕勒歌裏，末了一句尤其了不得。」

『風吹草低見牛羊』大文又歌唱起來。

「這是極端生動的一個印象。這七個字組合在一起，是比較圖畫更有效果的描寫。北方的牧場，我們沒有到過。可是讀了這一句，就彷彿身臨北方的牧場。」枚叔把手杖揮動着說：「你們想，叢生的草，蒼蒼的天，單調的北方的原野，風沒遮攔地刮過來，草一順地彎着腰；於是牛呀羊呀顯露了出來，一頭頭聳着角，搖着尾巴，奔跑的奔跑，喫草的喫草，這些景象，從這七個字上不是都可以想見嗎？」

樂華大文聽了枚叔所說的，再來吟味「風吹草低見牛羊」七個字，一時便神往於北方的牧場，大家不說什麼。

走了一程，大家微微出汗了。枚叔用手巾按了按前額，又說：「像柳子厚的山水記和剛才說的敕勒歌，好處都在捉得住印象，又能把印象描寫出來。你們試作游記，預備用印象的描寫，這是不錯的。不

過我們一路談話，收受印象的機會未免減少了。」

大文說：「不要緊，我的游記預備從登山寫起，現在還沒有登山呢。」

樂華說：「我預備從出門寫起，到登山游覽爲止。下山走原路回去，就不寫了。我一定要把柳完元描寫河道曲折怎樣精妙的話帶寫進去。」

枚叔稱讚道：「你們這個主見也很有意思。像這樣截取一段來着手，叫做『部分的描寫。』大概印象的描寫同時須是部分的描寫。如果要一無遺漏，從出門寫到回家，就難免有若干部分是平平板板的記敘了。」

前面小港口跨着一座石橋，矮矮的石闌正好供行人憩坐。

枚叔跨上石級，說：「快到山下了，我們在這裏歇一歇，預備登山。」他就在石闌上坐下，把手杖擱在一旁。

樂華大文坐在枚叔的對面，回身俯首，看小港汨汨地流入河裏。

枚叔補充剛才的話道：「你們要記着……」

樂華大文才面對着枚叔。

「也不限於游記；除了說明文字和議論文字，都可有兩種寫法，一是通常的記敘，一是印象的描

寫。你們剛才想起了描寫風景的好例子，更能想起描寫人物的好例子嗎？」

「那是很容易從現代人的小說和小品文去找的，」大文向樂華說。

「我想起了朱自清的背影了，」樂華高興地站了起來。

「你說幾處給我聽聽，」枚叔微笑着說。這當兒，他宛如在從前教授國文的課室中心神凝集於彼此的討究；他把滿腔的牢愁暫時忘記了。

十一 辭的認識

樂華端着兩盞茶走出來，看見父親與那位盧先生已經在靠西牆的茶几兩旁坐下了。

「盧先生，用茶。爸爸，用茶。」

盧先生燃着了雪茄，帶着笑顏將樂華端相了一會，問道：

「在中學堂裏讀書，還有幾年畢業？」

「纔一年級呢。初中畢業，要在後年。」樂華回答。

「初中畢業了業進高中，高中畢業了業進大學，大學畢業了業出洋游學。」盧先生紅潤的圓臉耀着光彩，旁睨着枚叔說：「枚翁，你要好好兒給他下本錢呢。」

「那裏談得到這些，我想給他在初中畢業了業也就算了。」

由於自家境況的困難以及對於教育現狀的不滿，枚叔是有一大篇的議論可以發揮，主張即使不在初中畢業也沒有甚麼關係的；可是這未免使這位熱心的客人掃興，所以給他個並不趨於極端的回答。

「初中畢業不行的，」盧先生把雪茄摘在手裏，「現在更不比前十幾年了，要賺錢非出洋游學不可。我有一個朋友，他的兒子到德國游學，去年回來，就在上海西門子洋行當買辦。七百塊錢一個月，出進是汽車，真寫意呢。」

枚叔苦笑着說：

「可惜我沒有這一大筆本錢。」

樂華對於這位客人所說的話不感得親切有味，便自去在沿窗的桌子旁坐了，取一本生理衛生學教本在手，低頭溫習。

盧先生似乎方纔想起了本錢不是個個人預備着在袋裏的，不覺爽然，說道：

「話倒是真的，沒有本錢，讀書就不容易讀上去。——請問枚翁，近來有甚麼地方說起，要相煩枚翁幫忙的嗎？」輕輕地，是很關切的聲調。

「沒有，」枚叔簡單地說。

「枚翁當過多年的教員，在各處學堂裏一定很有交情吧。」言外的意思是生路並不見得斷絕，幸勿多所憂慮。

「現在還不到暑假，學校裏當然沒有甚麼更動。再說當教師雖是一隻破碎的飯碗，但捧着這隻

破碎的飯碗總比兩手空空好，我又何忍奪了人家的捧在自己手裏。」

「這不是真個生路斷絕了嗎？盧先生今天來訪問，本希望得到一點好消息，或者枚叔已經有了事情了，或者有甚麼人正在給枚叔介紹。而現在枚叔這樣說，甚麼時候纔能夠得到一個職業實在難以預料，想給他安慰也無從說起，只得蹙着眉說：

「早知道我們的銀行今春就要收場，就不拉枚翁來幫忙了。對於這件事，我十二分抱歉！」

盧先生說罷，又把雪茄銜在嘴裏；剛纔燃着的火已經滅了，便劃一根火柴再把牠燃着。

「那有甚麼抱歉的！」枚叔以書生的襟懷，又加上對於世事的認識，知道自己直同海灘旁的小草一樣，經浪潮的衝激，便會被送到不知甚麼地方去的。即使去年不進銀行任事，今年此刻一定仍在學校裏教課嗎，那是沒有準兒的。

「況且，你們股東是虧蝕了資本，比起我來，損失大得多了。」枚叔又用這樣的話來抵消盧先生抱歉的心思。

「我倒還好，損失不算大。兩個月來不到行辦事，又覺得很解放。」

枚叔聽到這裏彷彿覺得不大順耳，想了一想，方纔領會；眼光偶爾投到沿窗樂華那邊，只見樂華正把疑問的眼光看着那紅潤的圓臉。

「這裏地方小，幹不出甚麼事業來。再要開銀行決不在這裏開了，有機會就得在上海開。不過一個人解放久了也不好。天天打牌有甚麼意思，總得找一點事情來做。因此，我想辦一點社會主義。」

這個話使叔愕然了。這位有點小能幹的銀行家，難道同一般青年一樣，受着時代思潮的激盪，知道資本主義已經到了「臨命終時」，從資本主義這個腐爛體裏長成起來的將是社會主義嗎？但是，社會主義怎樣「辦」呢？「辦」社會主義的人爲甚麼又說有機會又得在上海開銀行呢？

樂華也同樣地感得奇怪。社會主義，在雜誌和報紙上，在同學間的談話中，是常常被提及的一個名詞，看着、聽着、說着都沒有什麼奇怪；惟獨由這位四十光景的、商人風的盧先生吐出來，卻異樣地不相稱，有如矮人穿着長衣服，小孩戴着大帽子。他的社會主義是甚麼東西呢？這樣的問語嚥住在樂華的喉嚨口。

盧先生吸了兩口雪茄，圓撮着嘴唇呼出了煙繚，繼續說道：

「天氣熱起來了，時疫急痧是難免的事。我預備開兩個診所，中醫西醫都有，任病家愛請誰醫就請誰醫。現在醫生都請定了，只地點不會弄停當，故而還不能貼廣告。」

原來如此。樂華嚥住在喉嚨口的問語有了回答了。不免要笑。但是，真個笑了出來不是很糟嗎？樂華只得吻合着上下脣，移過眼光去看父親。卻見父親正在端相茶几的一角，彷彿那裏有甚麼好玩的

花紋似的。歇了一會，聽父親說道：

「我想兩個施診所應該距離得遠一點。一個在南城，一個在北城，對於病家纔見得方便。」

盧先生去後，樂華問枚叔道：

「剛纔盧先生說的『解放』作甚麼意思用的？」

「他說『解放』其實是『自在』與『閒散』的意思。做一點公益事業，他卻叫做『辦一點社會主義』。他們商界裏，這樣說話的人很多；不把『辭』的意義辨認清楚，就胡亂使用起來。這使旁人聽了覺得好笑，有時竟弄不明白他們說的甚麼。」

「豈只商界，便是學界和政界，也有犯着這樣的毛病的。文章病院裏的幾個病患者，不就是嗎？」
枚叔點點頭，接着說：

「市場上有『衛生衫』、『衛生毛巾』，又有『衛生醬油』、『衛生豆腐乾』，甚麼東西都加得上『衛生』，實則把『衛生』這個辭的意義完全丟掉了。又如兩個人剖分一件東西，就說『我們來共產主義』；『共產主義』這個辭到底是甚麼意義，他們卻並不去查考。這樣的例子很多，如果隨時留心，不怕費工夫，把牠們記錄下來，倒是有益的事；至少不會跟着人家胡亂用辭了。」

「我想，能够時常翻查辭源，也就不至於胡亂用辭。」樂華的小小的書櫃裏有着辭源，他豫習功課時常常請教着牠。

枚叔沈吟了一下，說：

「辭源裏只收一些通常習用的辭。專靠着牠，有的時候是不濟事的。我國現在已出有好些專科的辭書，如關於動物、植物的，關於哲學、教育的。那些辭書也要時常翻查，纔能把所有的辭認識得真切，運用得正確。這樣，自不致使旁人好笑，更不致使旁人弄明白了。」

「那些辭書，我們學校的圖書室裏都有的。」

「你能够使用那些辭書嗎？」

「我因為豫備功課，曾經取植物學大辭典來翻查過幾回；那是很容易翻查的，編排的方法同辭源相彷彿的。」

「不錯，新出的辭書，差不多都像辭源那樣編排的。可是你還得懂得我國舊有的『類書』的翻查方法，因為有的時候你或許要翻查類書——剛纔我漏說了。」

這一個辭在樂華是生疏的，他就問道：

「甚麼叫做類書？我好像從來不曾聽見過。」

「類書是和現在所謂辭書同性質的東西。辭源裏大概有『類書』這一條的，你可以自己去翻來看。」

樂華便到自己的小書房裏去，把辭源取了來，翻了一會，高興地說道：

「在這裏了！果然有這一條的。」

他湊近父親，和父親一同看如下的語句：

採輯羣書，或以類分，或以字分，便尋檢之用者，是爲類書。以類分之類書有二：甲兼收各類，如藝文類聚、太平御覽等；乙專收一類，如小名錄、職官分記等。以字分之類書有二：甲齊句尾之字，如韻海鏡源、佩文韻府等；乙齊句首之字，如駢字類編是。

叔擡起頭來，看着樂華的臉說：

「看了這幾句，恐怕你還是不很明白，須得解釋一下。」

樂華點頭。

「這裏所謂類是事類；如關於天文的事實、典故是一類，關於地理的事實、典故又是一類。這裏所謂字是習用的、有來歷的一組字；如徘徊、彷徨、十二闌干、九曲迴腸等等。從前人編輯類書，最大的目的在備寫作時的採用。以類分的類書供給事實、典故，你要用那一類的材料就到那一類裏去尋；以字分

的類書供給辭藻，你造句要換點花樣，作詩要勉強押韻，牠就給你許多幫助。寫作而要請教類書，可見其中無所有。那又何必寫作呢？不必寫作而硬要寫作，至於有許多類書出來供應需要，那是古來偏重文章的緣故，且不去說他。現在我要告訴你的：如果像使用辭書那樣使用，那末類書對於我們也是有用的。」

枚叔舒了一舒氣，接着說道：

「類書的編排方法，大半看了書名就可以知道。凡有一個『類』字的，便是以類分的類書。某一部類書共分多少門類，一看目錄便了然。凡有一個『韻』字的，便是以字分而齊句尾之字的類書。那是按照詩韻編排的；不管甚麼事類，卻將末一個字同韻的許多辭歸在一起。譬如『徘徊』與『黃梅』就事類說是全不相干的；但『徊』字與『梅』字同韻，所以歸在一起。如果熟悉詩韻，能夠辨別一個字屬於某聲某韻，翻查這一類類書是很便當的。像你，平上去入四聲也許辨得清；而一個字屬於詩韻裏的甚麼韻，那是不熟悉的。這不必定要去熟悉他，一翻辭源也就知道了。你看，辭源每一個字下，不是注着甚麼韻嗎？」

樂華向來不會注意到這一點，他聽父親這樣說，隨手翻開辭源的上冊，眼光射到一個「他」字，下面注着「託阿切，歌韻。」眼光又移到同頁的「仕」字，下面注着「專矣切，紙韻。」他愧慚地說：

「以前我爲甚麼沒有留心！」

「再說以字分而齊句首之字的類書，如駢字類編，那是與辭源有相同之處的，也是將許多辭凡開頭的字相同的都歸在一起。不過辭源的編排是依照第一個字所屬的部首和筆畫的多少的，駢字類編卻分爲事類，某個辭的第一個字屬於那一類，就到那一類裏去翻查。」

枚叔說到這裏，因爲自己有好些書寄存在鄉下，類書之類都不會搬來，頗感受不能執卷指示的不方便，他搔着頭皮說：

「你不妨到學校的圖書室裏去，見有甚麼類書，就看牠的編排體例。這樣，到用得着牠的時候，就可以翻查了。」

他忽又想到了剛纔盧先生的用辭不切當的話語，感慨地說道：

「一個人不能認識各個辭的確切意義，又懶得動手去翻查，那是常常會鬧笑話的。從前有一個人和外國文人通信，自己起了個稿子，託一個通英文的人替他翻譯。那稿子裏有『馳騁文壇』一句，你道那個通英文的人翻譯做甚麼？」

「『馳騁文壇』不是說受信人在文壇上很有成就和聲名嗎？」樂華以爲這是並不難懂的。

「照你說的翻譯，也就不鬧笑話了。」枚叔笑着說，「那個通英文的人卻並不這樣解釋。他知道

「馳騁」是馬奔跑。他又想「文壇」大概是文字匯聚的地方，再推想開去，便斷定是書堆。於是他所翻譯的英文句子，就成爲「馬在書堆裏跑來跑去」的意思！」

「哈哈，」樂華禁不住大笑了。

「還有一個笑話，」枚叔忍住了笑說。「有一個姓賀的，寫得一手好顏字，可是筆下不很通順，知識也有限。一天，他送人家一軸祭幛，提起筆來寫了『瑤池返駕』四個大字。」

樂華聽了茫然，用疑問的眼光望着父親。

枚叔將手指在桌面上畫着那四個字，說道：

「就是這樣的『瑤池返駕』」

樂華看了，記得這四個字曾經在喪事人家看見過的，可是不明白甚麼意思。

「旁人看他寫了這四個字，對他說寫錯了。他說沒有錯，祭幛上常常用的。旁人就告訴他瑤池是西王母所居的宮闕，死了回到瑤池去，是專指女人說的；而現在那人家死的是男人，不是寫錯了嗎？他方纔明白，只好紅着臉把『瑤池返駕』四個字撕了。」

「這四個字，爸爸若不講明白，我也不知道甚麼意思。」

「不知道就得詢問，就得翻查。這樣成爲習慣，然後讀書不致含糊，不致誤解；說話，作文不致辭不

達意，不致「指鹿爲馬。」

「剛纔盧先生的『社會主義』，如果傳說開去，也是一個很大的笑話呢。」樂華聽父親講笑話，引起了深長的興味。

枚叔卻又想到了別的方面去，悵然望着窗外濃綠的柳葉，自言自語道：

「他對我關切，特地來看我，是可以感激的。」

十一 戲劇

「啊，你這裏有這許多的戲劇書！」胡復初兩手支在桌沿，額上滲出汗滴，他剛從八十多度的陽光中跑來。

「是哥哥理出來給我的，」周錦華說，一壁掠着鬢髮，使順向耳殼後面去。「哥哥聽見我們要編戲劇，就說各種戲劇的體裁應該知道一點，古時的，現代的，外國的，都約略地看一下吧。其實我們編抗日的戲劇，那裏會像這幾部書一樣填起曲子來，即使我們能夠填，也決不幹的。」

先到的朱志青和周樂華各拿着一部線裝書站在那裏看，錦華說時，指着他們倆手裏的書。「是甚麼書？」復初用手巾拭着額上的汗，走近志青身旁。

志青不回答說甚麼書，卻抑揚頓挫地吟唱道：

「『你記得跨青谿，學里橋，舊紅板沒一條。秋水長天人過少，冷清清的落照，賸一樹柳彎腰。』」

「這是王先生前個星期講過的桃花扇餘韻一齣裏的曲子呀。」

「這就是整部的桃花扇，」志青把手裏的書揚一揚說。「我要向錦華借回去看呢。」

「你這一部又是甚麼？」復初轉過身來問樂華。

「叫做長生殿。我翻了一下，約略知道是講唐明皇和楊貴妃的事情的。」

坐在窗前的張大文將眼光從手裏的書面離開，說道：

「我從那一大部的元曲選裏抽了一本，可巧這一本戲也是唐明皇的故事，叫做唐明皇秋夜梧桐雨。」

錦華顧盼着志青和樂華說：

「這兩本戲曲雖然同樣是唐明皇的故事，可是出世的年代遲早不同。唐明皇秋夜梧桐雨是元朝人的作品，長生殿是清朝一個姓洪的做的。」

「哥哥還告訴我，」錦華有這樣的脾氣，把同學看得同姊妹兄弟一樣，知道了一點甚麼總要讓他們都知道，「元朝人的戲曲同桃花扇一類的『傳奇』體式上是有點兒不同的。一本傳奇演一個故事，不限定多少齣數，故事繁複的長到四五十齣。元朝人的戲曲稱為『雜劇』，卻大抵是四齣。」

志青和樂華在一張雙人藤椅上坐下，各把手裏的書放在膝上，豫備細聽錦華所講的。復初雖已休息了一會，還是覺得熱，就拿自己的草帽當做扇子，不停地扇着。

錦華也取一柄葵扇在手，不經意地搖着，說道：

「這幾天晚上，我把元曲選和幾部傳奇大略翻看，又翻看了那部專門收集京戲腳本的戲考。」她說着，用葵扇指那書桌上一疊小開本的書冊。

「專門收集京戲腳本的？」志清家裏有着一具留聲機，所有的唱片大半是京戲，現在聽錦華這麼說，「我本是臥龍岡，散淡的人，」小東人闕下了，滔天大禍，這一類的腔調便在他的心頭搖曳起來。

「不錯，戲考那部書是專門收集京戲腳本的，斬黃袍、空城計、釣金龜那些戲都有在裏頭，很豐富的。我翻看了那些雜劇、傳奇和京戲，發見牠們有共同的兩點，是和我們在學校裏表演的戲劇不相同的。我們在學校裏表演的戲劇，總是幾個人在那裏對話，在他們的對話裏，把故事的前因烘託出來，讓看戲的人明白。一個人獨白的時候是很少的，即使有，也大都是簡短的驚歎語之類。至於一個人來到戲臺上，告訴看戲的人他是戲中的某某人，他的境況怎樣，他的品性怎樣，眼前他遇到了一件甚麼事情，那是絕對沒有的。」

「是的，」志清接着說。「在京戲裏，這卻是必不可少的節目。一齣戲開場，每一個角色走上戲臺，第一件事情就是向看戲的人報告他姓甚名誰，何方人氏，這麼一套。」

「雜劇和傳奇也都是這個樣子，」錦華望着志清說。「並且，豈止在一齣戲開場的時候，劇中人在那里想心思了，就把所想的一切唱出來或者說出來；在那里做一種動作了，又把所做的動作唱出

來或者說出來；至於回敘故事的前因，更照例是一段獨唱或者獨白。所以我說，那些戲劇差不多是記敘文。記敘文把人的思想、行動和話語敘在一篇裏，那些戲劇呢，把劇中人的思想、行動和話語統統教演員唱出來、說出來，不是差不多嗎？」

樂華聽了，頗有會心，帶笑說：

「這等辦法，在情理上原是講不通的。一個人想去訪問張三，旁邊並沒有別個人，他自言自語道：『我要去訪問張三，就此拔腳前往。』這不是癡漢嗎？然而戲劇裏不這麼辦，難以使看戲的人明白劇中人在那裏做甚麼；就只好這麼辦了。」

錦華接上說：

「但是，編劇的時候避去這等情節是可以的。把要使看戲的人知道的情節編排在對話裏，像我們所表演的戲劇一樣，也未嘗不可以。原來舊時的戲劇和現在的戲劇，在體裁上自有不同。從雜劇到京戲，那是一貫地使用着記敘文似的體裁的。這是我所發見的一點。還有一點呢？」

錦華坐到大文左旁的一隻藤椅上。大文頗感興味地看着她的嬌紅的臉，仿效她的聲調說道：

「還有一點呢？」

「從雜劇到京戲，一齣戲裏往往不止一個場面。開頭是一個人在路上，既而是幾個人在屋子裏，

「會兒又是幾個人，在湖上的船中了；而且三個場面的時間不一定連續，也許一場是上午，一場是下午，也許一場是昨天，一場是今天。這樣的例子很多；只須演員下一回場又上場，或者就在臺上繞一個圈子，場面便變換了，路上變爲屋子裏，屋子裏又變爲湖上的船中了。這種體裁是和我們所表演的戲劇不同的。我們所表演的戲劇，一幕只有一個場面，路上就始終是路上，屋子裏就始終是屋子裏；而且從開幕到閉幕，時間是一直延續下去，決不切去一段的。」

志青翻弄着書頁在那裏作遐想，至此，他點頭說：

「你說的不錯，我們所表演的戲劇和我國舊時的戲劇，體裁上絕不相同的。」

「我們所用的體裁是從西洋的戲劇來的。」錦華指着書桌說：「那一疊是西洋戲劇的譯本，我曾經看了一本易卜生集，一本華倫夫人之職業，體裁都是這樣的。」

復初的額上不再出汗了，他坐在大文的右旁，用提示的聲調說：

「我們要編戲劇，當然用我們用慣的體裁。錦華，你少講點你的發見吧，今天我們商量編戲要緊。再過兩星期，就要表演了，劇本還沒有，怎麼行！」

志青接着說：

「題材是選定的了，一二八戰役。我們現在先要考慮一下，有幾個場面是必需的。然後可以確定

編多少幕，然後可以確定每一幕的內容。」

「我曾經想過了，」樂華舉一舉手說。「一二八戰役經歷幾十天的時間，事情是千頭萬緒，要全部搬上戲臺去表演，是萬萬不可能的。我們只能從這幾十天中截取幾小段的時間，在這幾小段的時間裏發生的事情足以表示各方面的緊張空氣的，拿來編成幾幕戲劇。」

復初驕地站起來，激昂地說：

「我想一二八那夜的事情總得編成一幕。兵士的憤激的心情，各色居民的心理，日本軍隊的驕橫而不中用的情形，都可以在這一幕裏表現出來。場面是閘北的寶山路。你們說好不好？」

「好，這一幕非有不可，」樂華擊掌說。

「讓我把牠記起來，」錦華改坐到書桌前，從抽屜裏取出鉛筆和白紙，一壁寫着，一壁說。「時間：一二八夜。地點：閘北寶山路。內容：兵士的憤激的心情，各色居民的不同的心理，日本軍隊的驕橫而不中用的情形。這該是第一幕。第二幕呢？」

「我想江灣吳淞一帶的戰事也得表演一下。」大文走到錦華的背後，看着她的記錄說。

志青點頭說：

「好的。我們就規定第二幕的地點是江灣的戰場。兵士都伏在戰壕裏。他們怎樣勇敢地作戰，農

民怎樣和他們聯成一氣，各界怎樣送食品，運東西接濟他們，以及日本的飛機、大炮怎樣酷毒地壓迫他們的陣地，都可以在這一幕裏表現出來。」

錦華記錄完畢，回轉身來說：

「我想第三幕應該是一二八戰役的收場——我國軍隊撤退到第二道防線了。」

「這樣喪氣的事情，還是不要編進去的好，」復初的眉頭皺了起來。

「爲甚麼不要編進去呢？」錦華立刻說。「這是事實呀。況且，我們這方面的陣地雖然毀壞到差不多不可收拾，士兵的心理卻並不願意撤退；這在報紙上有記載的。這一點應該把牠表現出來。還有，甚麼人要他們撤退，甚麼人希望戰事早一點收場，也該是這一幕的內容。」

「我贊成錦華的意見，」志青舉起手臂，彷彿一個樂於回答教師的問題的小學生。

復初向錦華揮手示意道：

「經你這樣說明，我當然也贊成有這一幕了。你記錄起來吧。」

錦華便又在紙上寫她的細小的字，說道：

「那末，這一幕的地點仍舊是戰場了。」

「仍舊是戰場，」志青接應說。「有三幕也就毀了。樂華所說的各方面的緊張空氣，差不多已經

表現出來了。」

「的確殼了。」樂華沈思了一會，又說：

「我們這戲劇和別的戲劇不同，不需要一兩個主人翁作爲活動的中心。我們這戲劇裏，每一個登場人物都是重要的。我正在這裏想，第一幕開幕的時候，有三四個兵守在鐵絲網和沙袋旁邊，他們的對話要極有力量，足以吸住觀衆的注意。」

「我們一同來想吧。」

室內頓時沈寂起來。急迫的蟬聲在窗外噪着。

十三 觸發

六星期的暑假已過了三分之一，樂華在家裏真是寂寞的很。父親由朋友介紹，應四川××中學之聘，一則因為路程遙遠，二則因為失業已久，家居不免厭膩，一經接到聘書與旅費，就於當地第一中學放假開始時，啓程到四川去了。家裏除樂華外，只有母親及小妹，學友們住在本地的原不多，都已各回鄉里。唯一的親友大文呢，放假後只來過兩次，每次都和周錦華同來，稍坐即走。樂華有一天會到他家裏去找他，想和他談談，卻未曾找到。據他母親說，是和周錦華一淘出去的。

樂華除每日幫母親料理家事外，只用書冊消遣，拿了書躺在藤椅上看，往往不久就睡去，不由自主地讓書從手中溜到地上。炫目的陽光，聒耳的蟬聲，愈使樂華感到長日如年，倦怠難耐。

有一日，午飯方畢，樂華才幫母親收拾好了廚下，正在廊簷下的籐椅坐下身來，拿起父親臨行前檢給他的一部西遊記想讀，聽到郵差在門口喊「有信。」接來看時，是父親從漢口寄來的家書。樂華拆開信來讀給母親聽，其中有幾張信箋是專寫給樂華的，上面寫着這樣的話，有許多地方密密地加着點。

你大概在以書冊消磨着長日如年的光陰吧。你愛好讀書，努力學文，當然不能算壞，可是讀書與作文實在是兩件事，應當分別看待。普通人都以為讀書就是學作文，作文須從書上去學習，這實在是大錯特錯的見解。書籍原用文字寫成，但不應只當文字來讀，讀書的目的，重在收得其內容意趣，否則只是文字的遊戲而已。作文的材料，到處都是，並非僅在書中，專從書上去學文字，即使學得好，也只是些陳言老套，有甚麼用處呢？我勸你勿只把文字當文字讀，勿只從文字上去學文字。

讀書貴有新得，作文貴有新味。最重要的是觸發的功夫。所謂觸發，就是由一件事感悟到其他的事。你讀書時對於書中某一句話，覺到與平日所讀過的書中某處有關係，是觸發，覺到自己的生活有交涉，得到一種印證，是觸發，覺到可以作為將來某種理論說明的例子，是觸發。這就是就讀書說的。對於目前你所經驗着的事物，發見旁的意思，這也是觸發，這種觸發就是作文的好材料。舉例來說吧。我書房中有一副對子，下聯不是「竹解虛心是我師」嗎？這一句原是成語（不知作者為誰），作者着眼於竹的中空，覺到和人的虛心相似，可以效法。故就造出了這樣有新味的句子。觸發要是自己的新鮮的才好，用月的圓缺來比喻人事的盛衰，用逝水來比喻年華難再，用夕陽來比喻老年，諸如此類的話在最初說出來的人原是一種好觸發，說

來很有新味，我們如果襲用，就等於一味說人家說過的話，自己不說甚麼了。

觸發真是要緊的功夫，我早就想把這話告訴你，可是卻沒有碰到相當的機會。這次我動身時，你要求我檢書給你讀，還要求我過上海時替你買些可看的書。我在上海經過，雖也曾想買幾本相當的書籍寄給你，一則因為我已把旅費的一部分分給你母親留作家用了，攜帶的錢不多，二則因為我覺得你只管把書呆讀，也沒有意義，所以未曾替你買任何的新書。我已給你選定了好幾部的書了，你可揀喜歡的取來重讀，讀出些新的意味來。書是用文字寫成的，我還希望你於有字的書以外，更留心去讀讀沒有字的書。在你眼前森羅萬象的事物上獲得新的觸發。

樂華把信熱心地讀，讀至最後一行附筆「此信可拿去給大文一看」時，不覺自語道：

「大文近來忙得很，那裏還有心思管這些啊。」

父親去後，樂華在寂寞的生活中日日期望有新書從上海寄到，將藉了新書一振日來的無聊與倦怠。自得了父親的這封信以後，態度為之一變，覺得讀過的書重讀起來比新書更有味，眼前的一切東西都含藏着多方面的內容，待他去發掘。倦怠無聊之感消滅淨盡，他好像換了一個人，換了一個世界了。甚麼都新鮮，甚麼都有意義。他從蟬聲悟到抑揚的韻律，從日影悟到明暗的對照，從雷陣雨感到

暴力的難以持久，從雨後的清涼悟到革命的功用，從盆栽的裁翦悟到文字繁簡的布置，從影戲的場面悟到敘事文的結構，從照片悟到記事文的法式。

樂華把小小的手冊放在衣袋裏，心裏一有所得，隨時就寫在手冊上。不多幾日，就寫了許多頁了。其中有幾條只是零星的一二句話，有幾條儼然就是小品文。

有一天下午，大文周錦華朱志青湯慧修大家到樂華家裏來。志青問樂華：

「你爲甚麼不出來走走？一個人在家裏不寂寞嗎？」

「因爲沒有儔伴啊，像你們……」樂華說到這裏，覺得不好意思說下去，即改說道：「你們來得正好，我給你們看一樣東西。」大文父親寫了一封信給我，說叫你也看看呢。」樂華說着從抽屜裏取出信來遞給大文，一壁看錦華慧修，似乎她們還不會感覺着甚麼，這才安了心。

「我們也可以看嗎？」錦華問。

「當然可以。」樂華說。

志青走近大文身旁共看那封信。每讀完了一頁就傳給錦華慧修共看。

「看了這封信，可以說『勝讀十年書』呢！樂華，你有這樣的父親，真幸福啊！」錦華看完了信說。
「可見我們平日讀書作文都還沒有得到好方法。」王先生前幾日曾提及枚叔先生，說是他所佩

服的一個。這封信我想應該給別的同学也看看。同班之中讀死書的人多着哩。我想，最好在將來演講練習的班上，把這作爲材料，由那一個去講述一番。樂華就請你去講吧。」志青說。

「也好，其實甚麼人去講都可以。」樂華說。

「那末，你這幾天想必已在依照你父親信上的方法實行了。成績一定很好吧。」慧修問樂華。

「試行呢在試行，可是自己難得滿意，父親說，『觸發要是自己的新鮮的才好。』我所觸發到的意思，一時覺得很新鮮，後來看到別的書，知道前人已有過這樣的話，於是就興趣索然了。我會把這幾天所想到的意思，隨時寫在手冊上，豫備從其中錄一二條寄給父親看看，請你們給我選擇一下，看那幾條比較有意義。」樂華從衣袋中取出手冊來交與慧修。

慧修把手冊翻開來與錦華同看，志青大文立在她們背後張望。手冊裏有幾條是用鉛筆寫的，有幾條是用墨筆寫的。大概是因爲自己不滿意的緣故吧，其中有十分之三四已用×記或直線取消，可是字跡還看得清楚。

「這條好！」錦華讀到「領袖」一條，不禁贊賞着說。那是這樣的幾句話：

「把衣服穿在身上，最污濁的是領和袖。因爲污濁的緣故，洗濯時特別喫虧，每件衣服先破損的大概是領袖部分。」

「領袖是容易染污濁的，容易遭破損的。衣服的領袖如此，社會上的所謂領袖何嘗不如此！」

「這條值得鈔了寄給你爸爸看。我知道，你近來是自己洗衣服的，這幾句話大概是在洗衣服的時候觸到的吧。」大文對樂華說。

「是的——你們以為這條還可以嗎？我覺得不及後面『雞叫』一條呢。那是前天晚上我睡不着，在枕上聽見雞叫的時候想到的，——在這裏。」樂華從慧修手裏取過手冊來翻尋給大家看。那是很簡短的幾句話。

「雞是光明的報道者，牠第一次喔喔開聲卻在夜半，正是世間最黑暗的時候。我聽了這夜半的雞聲，不禁想到革命者的呼號。」

大家看了都點頭表示贊許。

「我出世以來，不知已曾聽到多少次的夜半雞聲了，爲甚麼竟聽不出別的意義來？我的頭腦真是太簡單了！」慧修把手冊合攏了感歎地說。

「這有甚麼可歎的。我以前也是這樣。現在已得了門路了，大家在這上邊用些功夫吧。」樂華安慰慧修說。志青錦華大文都點頭。

臨走的時候，志青提議日內大家同去訪王先生，據說，王先生暑假未回鄉里，在城外山上法華寺

裏住着，他前幾日曾去過一次，那裏地方很清涼呢。

樂華送四位客人至門口，與他們約定了訪王先生的日期及集合的地點而別。大文與錦華向東走，志青與慧修向西走，各就歸途。兩位女友的綢陽傘在夕陽中分外閃耀樂華的雙眼。

樂華立在自己門首，好幾次地把頭回旋，目送這兩對小情人遠去，忽然從衣袋中取出手冊，俯了頭不知又在寫記些甚麼了。

十四 書聲

到了訪王先生的那一天，樂華天明就出門，先到朱志青家裏，待大文錦華慧修陸續到了，才一同出發。因為豫備在山寺作一日的清遊，志青會買好了幾種罐頭食物，交大家分攤了走。

那座山離H市不遠，樂華在春間曾和大文隨了父親去過。只要走盡街市就可望見。樂華大文志青並着在前，錦華慧修張了陽傘在後。且走且談。早稻已有一半在收割了，這裏那裏都有農民在割稻打稻。稻穗重甸甸地垂着，年成似乎很好，可是一路卻不會見到一個有笑容的農民。

「我們該怎樣慚愧啊！」志青見路旁有一個農民在割稻，那身上的一件藍布衫差不多已要被汗溼透了，不禁感激了這樣說。

樂華大文默然不響。大家都把脚步改快了前進。三人到了山麓樹林下，回頭看錦華慧修和他們相差已有半里路，這才停下來休息着等待。王先生所寄住的法華寺已在濃綠的樹叢中紅紅地現出一角了。

一同走進山門以後，遠遠地就聽到琅琅的誦讀聲。

「和尚在誦經呢。」慧修說。

「這聲音不像和尚誦經。」錦華一壁走一壁側耳審別，「好像是王先生的聲音。」

「正是王先生的聲音，原來王先生在讀書哩！」志青說。

走過了大殿，那聲音愈明白，確是王先生的書聲。大家打量書聲起處，知在東廂樓上，也不詢問寺僧，一找就把王先生所住的房間找着了。

王先生正捧了一本書高聲讀着，見樂華等五人來了，即把書放下含笑接待他們。

「你們來得很好！五個人嗎？這裏非常涼爽，玩到旁晚回去吧。」

五人向王先生略作招呼，大家走近案旁，去看王先生放下的那本書。他們以為王先生方才讀得那麼起勁，一定是非常了不得的書了。不料翻開在案頭的，不是別的，原來就是一年來王先生在他們一年級所授的選文訂本。每行文字之旁，用朱筆加着許多式樣的符號，有△，有▽，有·，有√，有∧，有∨，有┆，有┆┆。這些符號，和普通的標點截然不同，五人看了莫名其妙，不禁面面相覷地露出怪異的神情來。

「我們一入寺門，就聽見先生在高聲朗讀，原來讀的就是這幾篇在我們班上教過的文字。不瞞先生說，這幾篇文字，我們做學生的已經不讀了，不料先生還在讀呢。」志青熬不住了，這樣說。

其餘四人都把眼睛對着王先生，期望王先生快些開口。

「是的，我在讀這幾篇教過你們的文字。一年以來我對於文字的解釋及玩味方面自信已盡了力，做到八九分的地步了。在讀的一方面，卻未曾費過氣力。下學期我想叫你們加做些讀的功夫，所以在這裏先自豫備。讀原是很重要的，從前的人讀書，大都不習文法，不重解釋，只在讀上用死功夫。他們朝夕誦讀，讀到後來，文字也自然通順了，文義也自然瞭解了。一個人的通與不通，往往不必去看他所作的文字，只須聽他讀文字的腔調，就可知道。近來學生們大家雖說在學校裏『讀書』或『念書』，其實讀和念的時候很少，一般學生只做到一個『看』字而已。我以爲別的功課且不管，如國文、英文等科是語言學科，不該只用眼與心，須於眼與心以外，加用口及耳才好。讀就是心、眼、口、耳並用的一種學習方法。讀的文字須擇意義內容已明白的，所以我想從上年講授過的文字中選取若干篇爲將來叫你們誦讀的材料。下學年豫備在原有的講演會以外再設一個朗讀會哩。你們覺得怎樣？」

王先生用了徵求學生同意的態度，把長長的一番話暫作結束以後，平分地把目光分注於五人。「好！」五人差不多一齊發出贊同的回答來，同時大家又好奇地把目光集注於翻開在案上的書冊上。

「這用紅筆標着的是符號。」王先生似乎已猜着了他們的注意點了。「啫，△是表示全句須由

低而高的，▽是表示全句須由高而低的，·是表示句中某一字或幾字須重讀的，這都是高低方面的符號。∨是表示句的上半部讀音須強的，∧是表示句的下半部讀音須強的，∧∨是表示句的中央部分讀音須強的。這是強弱方面的符號。|表示須急，|—表示須緩。這是緩急方面的符號。聲音的差異不外高低，強弱，緩急三種。此三種符號以外還有一個{ }，是表示讀到這裏須搖曳的。

經王先生說明以後，五人才恍然大悟，大家把頭埋在一處試看那文字與符號的關係。

「讓我把這訂本來拆開，大家任拿一篇去看吧。這樣大熱的天氣，埋了頭聚在一處多熱！」王先生拆開那訂本，把加了符號的文字分給各人一篇，笑指樓下樹林說道：「大家到那樹林中去，在石上坐了吧。讓我叫寺中替你們豫備午飯。」

志清把攜來的食物交給了王先生，就隨大家下樓來到了樹林裏。五人把分得的文字各自依了紅筆的符號揣摩了低聲仿讀，有時也會不自覺地發出高聲來朗誦。日光從樹葉小空隙中射下，各人的衣服上與手中所執的紙片上盪動着碎小的渦影。

午飯的時候，王先生向樂華詢問樂華父親叔叔動身後的消息，樂華一一告知。錦華順口提起前幾日在樂華家裏看到叔叔的信，把大意說給王先生聽，且說她會因此信得了許多啓示。慧修與志青也隨和着稱揚。

「叔枚先生的意見很對。我們讀書，作文，以及生活，都全靠能觸發。實對你們說了吧，我近來的留心讀法，也是一種觸發的結果。我住到這寺裏來，每日清晨傍晚都聽到和尚的誦經聲，那聲音高低緩急很有規律，日日聽，日日一樣。我覺得我們平日讀文字，也該有個規則方法，於是對於讀法就發生了研究的興趣了。」

王先生又把話題轉到讀法上去了。志青乘此機會，急去抓住這話題，說道：

「今天下午就請王先生把讀法的大要來教我們吧。方才我們依了王先生的符號去學讀，似乎已有些明白了，可是還不得要領，有許多地方，簡直莫明其所以然呢。」

「好！」王先生答允了。「這話說起來很複雜，姑且先把高低，強弱，緩急的三種符號來逐一說明吧。」說着，立起身來從喫飯的客堂走入隔壁房裏去了。

五人靜肅地等待着，過了一會，王先生拿了一支鉛筆與一本拍紙簿出來，在喫飯的圓桌旁坐下，五人也就走攏去。

·號：
王先生在紙上作一小小的·號，說這是某字須重讀的符號。隨寫出三句同樣的文句分別加了

張君·昨天會來過嗎？

張君昨天會來過嗎？

張君昨天會來過嗎？

問道：「這句疑問句，可有三種讀法，你們看，如果叫人回答，是否相同的？」

「不同。第一句可以回答說『張君的用人會來過』，第二句可以回答說『張君前天會來過』，第三句可以回答說『不會來過』。因為三句的着眼點不同了。」錦華很爽利地回答。

「對！號的用法，大概可以明白了。文句之中，有特別主眼，或是前後的詞彼此相關聯照應的時候，通常都該重讀。舉例來說——」又在紙上寫道：

這兒是法華寺的客堂。

逐二兔者不得一兔。

不能二字唯愚人之字典中有之。

病從口入禍從口出。

五人看了都點頭，似乎大有所悟的樣子。王先生又換了一張紙，作了△▽兩個符號，說：

「這是句調昇降的符號。△是表昇調的，▽是表降調的。」隨即寫出兩句相同的句子來，一加△

號；一加▽號：

地是圓形的△
地是圓形的▽

問道：「你們試讀看，覺得意義有變化嗎？」

大家出聲辨別了一會。樂華搶先說：

「不同。用降調讀，覺得語氣很確定。用昇調讀，似乎含有疑問呢。」

「不錯，就這句說，昇調是疑問的，降調是確定的。」王先生點頭說。

「確定的語氣一定用降調，疑問的語氣一定用昇調嗎？」志青問。

「確定的語句大概用降調讀。至於疑問的語句，卻並不一定用昇調。如果在語句中含有別的疑問的詞類時，反須用降調來讀才對。舉例來說，——」說着又扯下了一張紙寫道：

你道我是來做甚麼的▽

爲甚麼、到這時還睡不着起來呢▽

誰來管你這些▽

王先生見大家都點頭，又繼續說道：「此外，昇調與降調的用法還有許多。概括地說，是這樣。——我前幾天曾把這寫記在一張紙上，讓我去拿來給你們看。」

王先生從房間裏取出一張紙片來，放在圓桌中央，讓大家看。那紙上是這樣記着：

昇調的用途

(1) 意義未完結的文句——例(一)再過三天就放暑假了。(二)得酒肉朋友易，得患難朋友難。(三)香港、上海、天津、漢口是中國的重要商埠。

(2) 號令或絕叫的文句——例(一)全世界工人團結起來！(二)快讓開馬路了！(三)中華民國萬歲！

(3) 疑問句(句中無別的疑問詞)——例(一)他是你的朋友嗎？(二)你不相信我的話嗎？(三)你的母親病了，你的父親呢？

(4) 驚愕的文句——例(一)他死了！(二)爸爸、爸爸，你甚麼了！(三)啊！你就是斐多芬先生嗎！

降調的用途

(1) 意義完結的文句——例(一)我是第一中學的一年級生。(二)得酒肉朋友易，得患難朋友難。(三)今年是一九三二年。

(2) 插入疑問詞的問句——例(一)你是來幹甚麼的？(二)誰方才來看我的？你看結果甚麼樣？

(3) 祈求的文句——例(一)請把這書給了我(二)明天早些請過來(三)但願我的學生成績好▽

(4) 憤恨感激慨歎的文句——例(一)這人不是個好東西(二)這位朋友真難得(三)嗚呼
鑑湖女俠秋瑾之墓▽

五人一壁看，一壁把例句默讀，更與平日的經驗對照，覺得這種法則很相合。臉上都現出理解的喜悅，同時把眼睛再對王先生，似乎在希望他繼續講述。

「高低的符號，大概已明白了吧。次之是強弱。高低是由聲帶的張弛而起的分別，強弱是肺部發出的空氣分量大小的分別。鋼琴上的鍵是因了高低順列着的，某一鍵對於兩旁的鍵，聲音不同，這是高低。我們用手指去按同一的鍵的時候，因了指力的輕重，所發的聲音也有不同，這就是強弱的不同了。強弱的符號，我所定的是▽，△，△▽三種，其用法普通是這樣——」王先生說到這裏，重復用鉛筆在拍紙簿上寫道：

▽ (句的頭部加強)——用之於表悲壯、快活、叱責或慷慨的文句。

△ (句的尾部加強)——用之於表不平、熱誠或確信的文句。

△▽ (句的中央部加強)——用之於表莊重、滿足或優美的文句。

又繼續說道：「因為強弱是全關於人的感情的，強弱的分別最多見的是議論文、詩歌及敘事文中的對話，平靜的記述文與說明文中的文句，差不多不大有強弱可分。換句話說，就是議論文、詩歌、對話該應用了強弱的法則來讀，讓我在你們已經讀過的文字中，來選讀些給你們聽罷。」

王先生把方才那本拆散了的文選翻了一會，取出陸次雲的費宮人傳與梁啓超的最苦與最樂來，各選取一節來讀給大家聽，遇到可應用強弱法則的地方，隨時說明。師生都把整個的心傾注於聲音的辨認上，窗外日影的轉移，室內時鐘的記數，他們都不會覺得。這時候忽然傳來了寺中晚課的鐘聲。王先生看看壁上的時鐘說：

「呀！時候不早了，讓我把緩急的法則來說明吧。緩急是聲音與時間的關係。假定我們可在一秒鐘裏發『法華寺』三音，也可以在一秒鐘裏發『法華寺東廂』五音。在同一時間，音數少的是緩，音數多的就是急了。緩用——號表示，急用——號表示。你們不是已懂得標點了嗎？標點之中，『，』；『。』；『：』這四種，就是表示緩急的。『，』最急，『；』稍緩，『。』更緩，『：』最緩。看這副對聯吧，『寒巖枯木原無想』野館梅花別有春』照普通的標點法則，上聯句末加『；』，下聯句末加『。』，所以我們讀起來，『春』字應該比『想』字延長些才對。這法則可應用於一切文字，詩與駢文等有對偶的句子，也都可用這法則來讀。詩與駢文是有平仄的，平聲緩，仄聲急，一句之中，平仄既然調和，緩

急的法則也就自然而配好在裏面了。另外還有一個{ }號，這是表示顫動的。我們讀一個字，讀得很緩的時候，並不只是平板地拖長，喉間往往會發顫動。顫動可以說是一種最緩的讀法。讓我把這聯句加上了符號，你們試讀看！說着在拍紙簿上寫記道：

寒——巖——枯——木——原——無——想——

野——館——梅——花——別——有——春——

五人一一地依符號試讀，王先生一一都點頭許為無誤。神情非常快悅。又繼續補足了說：

「方才所說的緩急的分別，都是就了文句的構造上說的。緩急在一方面更與文字所含的感情有關。含有莊重、畏敬、謹慎、沈鬱、悲哀、仁慈、疑惑等感情的文句，全體須緩，含有快活、確信、憤怒、驚愕、恐怖、怨恨等感情的文句，全體須急。緩急的法則應用時須顧慮到文句的構造與感情兩方面才好。高低與強弱的法則，應用時也是如此。」

寺僧的晚課已開始了，王先生也已露倦意。五人因回去須走好幾里路也就向王先生告辭。王先生和他們一同下樓，經過大殿時，寺僧們正在念「南無蓮池海會佛菩薩。」

「你們聽！」王先生說。

大家聽時，接連是三句「南無蓮池海會佛菩薩。」第一句與第二句都是尋常調子，第三句後半

部逐字延長，與前二句調子大異。

「這叫做『南無蓮池海會佛菩薩三稱』就是將一句念三遍。你們知道爲甚麼第三句要特別拖長呢？」王先生問，既而自答道：「因爲結束的地方照例須緩，不如此，就不能把前二句鎮定的緣故。」

大家又得到一個印證。

「我近來留心聽名伶唱片的對白與茶館裏說書先生的說書，他們常會給我讀法研究上很好的幫助。讀法可研究的方面很多，我今天所說的，只不過大綱中的大綱罷了。」王先生到了寺門口，含笑對向他鞠躬告別的五個學生說。

十五 讀古書的小風波

樂華從會計處走出來，手裏拿着會計先生歪歪斜斜填寫的墨跡未乾的收據；異樣的感觸占據着他的心。這時候距離開學已經有兩個星期了，催繳學費的通告張貼了三回，問起同級的同學，差不多十分之八九是繳過了；他只好回去同母親商量。原來的預算，枚叔到了四川的學校裏該有錢寄回來，學費就從這筆錢裏支取。但是枚叔到了那里之後，只來了兩封平信，報告起居雜況。薪水呢，卻說學校裏尚未送來，也不便豫支。母親知道再延遲下去將使樂華難堪，便把她自己的有限的儲蓄悉數拿出，又從家用裏支出一點湊足了數，說道：「你去繳了吧。從此以後，我自己手裏沒有一個錢了。你爸爸常常說的，他從前進學堂不會出過一文錢的學費。那里知道現在進學校要這樣一批一批地下本錢！且不要說將來能不能加利收還，我只巴望每一次開學都付得出本錢。」接着的是低微到幾乎聽不清的一聲歎息。樂華接錢在手，這錢彷彿有千斤的重，非但手心有重甸甸的感覺，連胸口也像被壓得透不轉氣來。他跑到學校裏，偏過了臉把錢授給會計先生，待換到了一張收據的時候，心頭突然一空，好像憑高的人偶而失足，身子掉在半空中，不知落下去將得到甚麼結果的樣子。

「樂華，看見了壁報嗎？」

樂華從悵惘中清醒過來，回頭看見拉住他的肩膀問話的是胡復初，鼓鼓的兩頰現出紅色，眉稜聳起，表示非常興奮的神情。

「今天星期一，原來是壁報出版的日子，」樂華自言自語。「我還沒有看過，我才繳了學費。」說着，頹喪地揚一揚手中的收據。

「今天有一篇很好的文章，叫做誰願意迷戀骸骨，非看不可。大家在那里搶着看，差不多要把揭示屏推倒了。」

「那篇文章說些甚麼？是誰作的？」

「是誰作的可不知道，因為題目下面只署了『宗文』兩個字的筆名；但可以斷定必然是高中的同學作的。說的是高中新請來的那個國文教員主張教學生專看古書、專讀古文的事情。」

樂華忽然想起來了，「他是本地國學會的幹事呢，也怪不得他要作那樣的主張。那個國學會有四五十個會員，都是些地方紳士、舊學老先生以及官私立學校的國文教員。今年上半年，有人來邀我父親入會，不知我父親爲着甚麼竟沒有答應。又不知我們的王仰之先生有沒有加入那個會。」樂華側目凝想，同時把收據藏進衣袋裏。

「哈哈，」胡復初對於他自己所發見的矛盾感到了興趣。「國學會的幹事，卻是個穿西裝，梳西式髮的漂亮人物。旁人不知道，總以為他是個英文教員或者美術教員呢。」

「這原是你的錯誤。」樂華表白他自己的經驗說：「服裝與思想，見解有甚麼必然的關係呢？好古守舊的人也常常穿西裝。你只須到城隍廟裏去看，可以看見許多穿西裝的人跪在城隍座前的拜臺上呢。」

「可是總覺得不很相稱。」

樂華不等胡復初說罷，便穿過甬道，向大禮堂那方面跑去。揭示屏前擁擠着大羣的學生，清秋朝陽斜射着他們的項頸和背部。朗誦聲和嘻笑聲錯落可聞。及到加入他們的羣裏，看見誰願意迷戀骸骨那一篇編排在壁報的開頭，便從頭默誦。那篇文章的第二節也就講到了那個國學會。

國學會抱着怎樣的目的組織起來的？依普通的想頭，無非爲着研究國學而已。實際卻並不然。他們要借着國學的牌子，收得「正人心、隆世道」的效果。他們以爲中國社會所以弄到這樣不可收拾，不是甚麼經濟的關係，也與所謂帝國主義沒有關聯，而只在於一般青年拋棄了國學，拋棄了禮教的緣故。他們夢想一個古代的封建社會；他們就組織起來，併合力量，追求他們的夢想。國學會是從這樣的根原產生的。請看會裏的分子是些甚麼人。地方上的紳士，頭

舊的老先生，中等學校的國文教員。古語說，「同聲相應，同氣相求。」現在，這一批同聲同氣的人成了羣，結了黨了！

父親不肯加入國學會，大概不與那批人同聲同氣的緣故吧；這樣的一念閃電似地在樂華心頭通過，他繼續看壁報的文字。

他們歡喜集會結社，他們夢想古代的封建社會，只要對於我們沒有甚麼關係，我們就不去管他們，好像人家在那里抽鴉片、吞紅丸，我們也不去管他們一樣。但是，他們要在我們身上發生影響，要我們作他們的犧牲，我們就不能不放棄喉嚨，大聲地喊着「反抗！」

我們是現代的青年，我們是現代中國的青年，我們需要在現代中國做人的知識和經驗。儒家的哲學雖然一直被認為維繫世道的工具，但是照我們的眼光看來，至多是哲學史的一部分材料罷了。老莊的玄想也於我們沒有用處，徒然累得思想在漫無涯岸的境界中亂跑野馬。然而，目前我們的國文功課，禮記和莊子內篇被選定為精讀的書籍了！

我們自忖也並不至於那樣脆弱，一讀這些書籍，思想、行為上就受到多大的影響。可是，我們的精力和時間是有限的，讀了這些書籍，就分去了其他方面的學習和研究的精力和時間。這宗損失是非常重大的。還有，要我們讀這些書籍的那一副心腸，在客觀上是不可容恕的。牠

要我們成爲時代錯誤者；牠要我們成爲封建殘餘的支持分子；牠要我們忘記了現實，把「九一八」和「一二八」反動政治和帝國主義，都忘記得乾乾淨淨，好像沒有這回事；牠要我們甚麼也不想，甚麼也不做，甚至甚麼也不能想，甚麼也不能做，只知道讀書呀，讀書呀，作一個埋身在古書堆裏的蠹魚。這樣的「盛情」除了癡呆的人，誰甘心領受呢！我們再喊一聲，誰甘心領受呢！

須要知道，現代中國的青年是不願意迷戀骸骨的了，即使你使着魔法……

突然間，啞的一聲，大半張壁報到了伸過去的一隻手裏，唏豁唏豁，急速地被團緊了。樂華和許多同學彷彿打了一個寒噤的樣子，暫時耳根邊寂靜，可以聽到運動場送來的呼笑聲。頓了一下之後，大家才想到回轉頭去看。一個藏青嗶嘰西服的背影正在移遠去，堅強地，挺挺地，是一個含着憤怒的背影。這是綽號「機關鎗」的訓育主任黃先生。

「發生問題了，」一個學生幽幽地說。

「噓，」大家禁抑地呼着氣，徐徐散開。

「『機關鎗』撕了那篇文章，一定跑去告訴校長，『這成甚麼話』呀，『學生批評教師的功課還了得』呀，這樣地開一陣機關鎗。」

「校長的辦法該是查究誰作那篇文章吧。」

「那是查究不出的；只要誰都不承認作那篇文章，那是查究不出的。」

「誰都不承認，這怎麼行！壁報有負責的編輯人，校長問到編輯人，編輯人能假說不知道誰作的嗎？」

「我想編輯人老實說誰作的並不要緊，就是作那篇文章的人先自跑去承認也不要緊。文章上的話並沒有錯呀，誰願意迷戀那些骸骨似的古書；我們的精力和時間的確有限，當然要用在最有意思的事情上邊。」

「那篇文章到底是誰作的？」是悄悄然的聲音。

「動筆的是高二的小李，」聲音比發問的更為幽悄；「意思是由高二的七八個人拚湊起來的。」

「喂，任方，假使小李被黜退了，你們高二將有怎樣的表示？」

叫做任方的，堅決地回答道：「我們將要告訴校長說：『文章雖然由李某寫，意思卻不是他一個人的。你要處罰不能單罰他一個人。你說黜退好，我們一夥兒走！我們原不稀罕骸骨一類的東西！』我們這樣說，看他怎樣回答。」

大家感到將有帶着英雄氣息的故事在學校裏發生，各自有一種莫可名狀的高興；腳步不覺改

得輕快了；尋到交好的同學，便把剛才看見的一幕描摹給他們聽。一會兒，訓育主任撕了半張壁報去，的消息傳遍全校了。全校學生毫無忌憚地談說着這一事件，時時插入一兩聲感情激動的笑和叫喊，彷彿說：我們這里快要鬧風潮了。

在運動場上，樂華又遇見了胡復初，說道：

「文章看過了。意思確然很好，把迷人眼目的障翳都揭破了。只是先生們一定不高興那一番話；對於新請來的那個國文教員，也太教他下不過去了。恐怕——」

「你說恐怕那個小李會喫虧嗎？」

樂華倚着柵欄，一隻腳撥弄着開在柵欄邊的小紅花，沈思了一歇，慢慢地說：

「也許要喫虧的；『整頓學風』是當今的口號，而這事件，他們必然認為大足以破壞學風的。——我又在這里想，我們的王先生對於這個問題不知作甚麼評判；如果我們升了高中，如果他還是我們的國文教師，他也要教我們專看古書、專讀古文嗎？」

「等會兒我們可以問他，」胡復初爽直地說。

「我看要有適當的機會才可以問他，」樂華很老成的樣子。「既已出了剛才的那件事情，在課室裏當衆問他，恐怕會教他爲難的。」

「唔，」胡復初點頭。

上午第二課是國文。王先生講授讀文方法已經兩回了，這一課令學生作朗讀練習。各個學生手頭的選文上都加上了關於讀法的符號，就依照着符號所指示的輪流朗讀。讀文言文時，聲調鏗鏘，足以傳出原文的情趣。讀語體文時，就同話劇的演員在舞臺上念誦劇辭一般，貼合於語言之自然，表情說理，都能使聽者不但了然，而且深深地印在心坎裏。朗讀的幾篇文字原是上一學年讀過了，現在經這樣地指導，讀來便覺得有不少的新意趣。直到下課鐘響了，大家走出課室，每一顆心還是沈浸在這種新意趣裏，把早上傳遍全校的事件也忘記了。

午飯後，樂華提早到校，胡復初已經在那里等候他了，便一同到王先生房裏；原來他們兩個在上午約定了的。

樂華問王先生有沒有看見壁報上的那篇文字。王先生說早上走過大會堂的時候，那篇文字已經被撕去了，只約略聽得同學在那里談牠說些甚麼。樂華便把那篇文字的全部內容告訴王先生，末了問：

「請問對於那一番話下甚麼評判？」

「這又是一場新舊之爭呀，」王先生撫摩着下巴說。

「我們覺得那番話說得不錯。現在有一批人要把它們青年製造成同他們一樣頑舊的傢伙。那篇文章卻把他們的毒害都指出來了。」胡復初說着，像對一個同學說話那麼自由；他們這一夥和王先生太稔熟了。

「然而過分露着鋒芒了。」王先生停頓了一下，接着說道：「被罵的人那里肯承受這樣的謾罵呢！給你們讀一點古書總是好意；古書又不是毒藥，竟會這樣胡鬧起來，這明明是不識好歹呀！他們一定從這一條思路想開去的。」

「王先生，」樂華親切地叫着，「你如果擔任了高二的國文課，要教學生精讀禮記和莊子內篇嗎？」

王先生閉目想了一想，回答道：

「整部地教學生讀這些書，我是不主張的。——我想國文科的教材該以文學作品為範圍，一本書，一篇東西，是文學作品才選用，不是文學作品就不選用。高中學生應有一點文學史的知識了。文學史的知識不是讀那些『空口說白話』的文學史所能得到的，必須直接與歷代的文學作品會面，因此，古書裏的文學作品就有一讀的必要；如詩經和左傳裏敘述幾回戰役的文章，即使不能彀全讀，也得選幾篇重要的來讀。換一句說，高中的國文教材應該是『歷代文學作品選粹』一類的東西。」

「好像他們還有『學術文』呢。」胡復初接着說。

「『學術文』指一些說明文、議論文而言。像莊子的天下篇，說明當時各派思想的分野；荀子的性惡篇，闡發己對於人性的認識，這些都是『學術文』。可是提起學術就得分科歸屬；僮僮、侗侗混合在一起讀一陣，實在不很妥當。就像剛才說及的天下篇和性惡篇，歸屬到歷史科裏作為參考材料豈不更好？修習歷史本要研究周秦諸子的流派和思想的，參考了這些文篇，知解自然更見真切。所有的『學術文』差不多都可以照樣歸屬到各科裏去。那末，國文科裏也就無所謂『學術文』了。」

王先生喝了一口茶，啞着嘴脣，意興頗濃地說：

「照這個說法類推，也就無所謂『國學』。」

樂華搶着問道：

「王先生，你不是國學會的會員吧？」

「我怎樣會呢？『國學』是一個異常不妥當的名詞。文字學是『國學』，歷代各家的本體論、認識論是『國學』，尚書和左傳是『國學』，詩、詞、歌、賦也是『國學』。好比不倫不類的許多人物穿着同一的外衣，算甚麼意思呢？按照本質歸類，稱為文字學、哲學、史學、文學，豈不準確明白？」

「你的意思我很能了解了。」胡復初端相着王先生說。「不過，他們那些人總歡喜『國學』與『國

學」地鬧個不休，只消看各書館在報紙上登載的廣告，加上「國學」兩個字的書籍非常多，我們且市又有一個國學會，這到底是甚麼緣故？」

「你要查問那緣故嗎？」王先生微笑着說。「緣故當然不止一端，而把本國的東西看得特別了不得，對牠抱着神祕的崇奉觀念，卻是重要的一端。如果按照本質歸類，稱爲文字學、哲學、史學、文學等等，不是別國也有這些花樣的嗎？見不得神奇。統而名之曰『國學』，這含含糊糊的稱謂裏頭就包藏着不少珍貴的意味；差不多說，誰要去親近牠，是只許從牠那里拾一點寶貝回去的。——我想起那篇文章所用的『骸骨』這一個字眼來了。既然有人把『國學』看作珍貴的寶貝，自然來了反響，另外有人把牠看作腐敗的『骸骨』實則雙方都是一偏之見。」

「爲甚麼呢？」樂華與胡復初的疑問的眼光同時向王先生的臉上直射。

「我知道你們要問的。你們以爲那些古書已成爲『骸骨』是無疑的了。不知道對待思想、學術不能憑主觀的愛憎的，最重要在能用批判的方法，還牠個本來面目。說得明白點，就是要考究出思想、學術和時代、社會的關聯；牠因何發生，又因何衰落。這樣得來的才是真實的知識，對於我們的思想，行爲最有用處。在這樣的研究態度之下，古書就和現代的論文、專著同樣是有用的材料，而並不是甚麼『骸骨』。單說一部禮記，要研究古代民俗和儒家思想就少不了牠。不過那是專門家，至少是大學生

的工作；中學生是不負那種研究責任的。」

「高二那位國文先生要學生精讀禮記，大概和你所說的研究工作不是同一的事情吧？」胡復初問。

「這個我卻不知道，」王先生似乎不願意談到這邊去。

樂華和胡復初離開了王先生的房間，聽得同學間在那里紛紛傳說，作那篇文章的小李和壁報的四個編輯人被「機關鎗」叫去了，都在校長室裏。不知將有怎樣的結局，也許來一個極端嚴厲的處罰吧；如果這樣，那是太專制了，非出來打抱不平不可；大家心頭都這樣期待着、激動着。

但是事實上的結局並沒有料想的那麼嚴重。第二天，小李的家長接到學校送去的一封信，說小李思想不純，言論荒謬，應請加以注意，如果不能悔改，學校就無法容留他了。每星期出版兩次的壁報呢，依然容許出版；不過先須送請教師檢閱，而負責檢閱壁報的教師就是那「機關鎗。」

十六 現代的習字

星期日，樂華迎着晴朗的朝陽去訪朱志青。小小的一間屋子，卻很敞亮，志青靠着前窗在那里習字呢。在樂華的經驗裏，這是新鮮的事情；和志青同居一間自修室一年之久，從沒看見他做過這「水磨工夫」的勾當。

「你閒空到這般地步，竟在這里一筆一畫寫這麼齊整的小楷。」樂華說着，翻看志青所臨摹的一本字帖，從封面上知道這叫做靈飛經。

「並不是閒空到這般地步，」志青辯解道。「我們寫的字實在太不成樣子了，莫說別人看了不舒服，自己看了也覺得難爲情。所以抽出一點工夫來練習。」

樂華又在靈飛經的封面上發見一顆陽文的小方圖章，刻的是「慧修」兩個字，便明白了這本字帖的來歷，也明白了志青爲甚麼練起字來的真因由；於是拍着志青的肩膀，譏諷地說：

「依我看，『你們』寫的字也過得去了。『你們』這樣用功練習，大概除了希望寫得更好以外，還有甚麼神妙的趣味吧。」

志青的臉上有點兒發紅，向樂華斜睨了一眼，說道：

「你也來取笑我了；你是向來不取笑別人的。」

一股熱烈的欲望突然在志青的心頭湧起，他隨即拉着樂華的衣袖說：

「這一刻你沒有甚麼事情吧？我們一同找慧修去。」

「我和你一同去找她，只怕不很方便。」

「有甚麼不方便呢？她家裏你不是沒有去過的。」

「那末一同去就是了。」樂華近來常常懷着矛盾的心情，看見志青和慧修，大文和錦華，他們親暱地在一起說笑，就覺得他們討厭，可是又覺得他們中間含着甚麼趣味似的，多看他們一眼便是一分快適；此刻答應同去，分明是後一種心情戰勝了前一種了。

「坐也沒有請你坐，就要你跑路了。」志青盡主人的禮貌，讓樂華先走，同時扣上了衣領的鈕扣。通過三條小街，他們便到了慧修家裏。慧修也正在那里習字，看見他們到來，便掩轉字帖，加在她自己所寫的那張紙上面，站起來對志青說道：

「料不到你來得這樣早。」

「樂華很早地跑來看我，我說我們一同找慧修談談吧，所以這一刻就來了。你的字課還不會完

「畢吧？」

樂華看慧修的那一本字帖，封面上題着「趙松雪臨黃庭經真蹟」幾個字。

慧修嬌憨地一笑，將額髮向耳朵後面掠去說道：

「昨天晚上十一點，我的父親從北平回家了。我們聽他談北平的社會情形和關外義勇軍抗日的英勇故事，直到一點多才上牀去睡。今天早上不免遲一點起身，所以才寫了半張還不到的字。」

樂華聽慧修這麼說，便想到遠在四川的父親，不知道那一天才得嘗到「父親從四川回來了」的樂趣呢。忽見一個中年人走進室中來，帶褐的臉色，上脣有短短的鬚鬚，眉目的部分彷彿含着笑的意味。樂華揣想他一定就是慧修的父親，及經慧修介紹，果然是的。因為與他初次見面，未免感到一點拘束。溜過眼光去看並肩站着的志青，也正相同：若有意若無意地看着那本字帖的封面，露出一副促促的神情。

那個中年人似乎已經感到了兩個青年的習慣上的弱點，便把語調放得十分隨便，差不多對他自己的孩子說話一般，說道：

「你們不要拘束，儘管談你們的，笑你們的，和往日一模一樣。以後你們常常到來，常常和我見面，我會成爲你們的老朋友的。」

慧修帶着驕傲的神態接上說：

「爸爸雖然留着髭鬚，實在還是個青年人。爸爸，你該沒有忘記吧：去年春季，你我還有表哥，一同到城外去，沿河一路跑步，直到山上法華寺的門前，大家躺在地上聽黃鶯呢。」

「那里會忘記，那里會忘記，」父親端着發育得比去年更爲充實的女兒的軀體，連聲應答。他回轉頭來，移開掩在習字紙上面的字帖，又說：

「你在這里練字，選取這一本東西作範本，這是不錯的。字確然應當練習。有些人以爲在今日的時代，字是不用練習的了，那是錯誤的見解。不過同一練字，現在與從前目的不同，因而標準和方法也有不同。」

「現在與從前怎樣不同呢？」近來熱心於練字的志青不禁脫口而出；他對於站在面前的那個中年人漸漸抱着親切之感了。

慧修應和着說：

「爸爸，你今天本要在家里休息，不豫備出去看望親戚、朋友，此刻隨便給我們談談關於習字的話吧。」

樂華熱望地看着那個中年人的臉，說：

「我也很希望聽呢。」

「你們要我談這個嗎？好。我們大家坐了再談。」

慧修的父親自己坐了，見同學三個也坐了，便和緩地開言道：

「從前的人練習寫字，目的在獵取功名，或者在成爲書家。他們的寫字和日常業務交涉較少；換一句說，就是和眼前的實際生活不發生多大的密切關係。他們在實際生活上並沒有非寫字不可的情形；往來的信件是很少的，發表文字的機會差不多沒有，帳單之類當然也不用開。因此，他們所懸的標準祇是合得上考試的『格』，或者是『食古而化，自成一家』。而他們的方法呢，就是這樣不限時日，毫無目的地書寫，書寫，書寫，臨摹，臨摹，臨摹。」

「我們不是正在這里臨摹嗎？」這樣的一念同時通過慧修和志青的腦際，兩人正欲開口，慧修的父親繼續說道：

「至於現在，除了極少數的人以外，誰也沒有這樣的暇閒了。生活和職業逼迫得你非每天執筆寫字不可；而且所寫的東西都與生活和職業有着密切的關係，不能絲毫忽略。試想，寫信不成個樣子，鈔寫一篇文稿糊塗到教人讀不下去，開具帳單又出了多處的錯誤，那關係的重大豈是從前人鈔錯了書，臨不像碑帖所能比擬的？現在人寫字的意義與從前人完全不同了：從前人寫字是一種暇閒的

消遣，是一種不可必得的『錦標競賽』；而現在人寫字卻就是實際生活的一部分。既是實際生活的一部分，自當把從前那種超出實際的標準放過一邊，而另外去求適合的標準。」

「適合的標準是甚麼呢？」慧修坐出一點，把臂彎支在膝上，手掌承着下巴。樂華和志青也都挺一挺腰身，凝着神聽。

慧修的父親想了一想，說：

「我想現在人寫字，該有四項標準，就是迅速、準確、勻整和合式這四項。現在在生活繁忙，做不論甚麼事情，都要講時間經濟；寫字的必須迅速是當然的。準確呢，就是寫下字來沒有錯誤的意思。隨筆寫錯了字，自己不能發覺，以致誤事，固是實際上的損害；而寫錯在先，後經發覺，於是塗抹的塗抹，填注的填注，拿出去竟不像一件東西，也是形式上的缺點。所以必須把準確作為寫字的標準，落筆要自始到底沒有錯誤。要達到這兩項標準，只有隨時留意，隨時練習，一定的方法差不多是沒有的。再說勻整和合式。勻整和合式是現在人寫字美觀方面的最低標準，彷彿一條水平線，設不上這條水平線的，就拿不出去；因為拿出去會受人家的鄙視，至少也要引起人家的不快。要達到這兩項標準，卻有一些話可以講的。」

慧修的父親說到這里，從衣袋裏取出紙煙盒和火柴盒來，點上吸了一口，把淡白的煙吐到空中，

回顧着牆上一副狄平子所寫的對聯，重又說道：

「勻整可以分兩方面來講：一是每一個字本身筆畫的勻整，二是全幅的字通體款式的勻整。每一個字的許多筆畫雖不必長短均等，粗細一律，但也不可相差得太遠。筆畫間的空隙要勻稱，須使多筆畫的字不嫌其偏促，少筆畫的字也不嫌其寬鬆。你們看那條對子上的一個『作』字和一個『愛』字——」

三對眼睛一齊直望着那條對子。

「『作』字的人旁雖然略粗一點，與這邊的乍字相比，卻不見其臃腫。乍字的三畫只上邊的一畫略長，下邊的兩畫便長短均齊。再看，這『作』字的筆畫何等少，只因各筆位置勻稱，所以不覺得寬鬆。『愛』字的末了一捺比較粗，但因為在下面筆畫稀少的部分，便覺正好。至於上部的三點，中部的心字，由於布置適宜，空隙就好像很舒暢的樣子。」

慧修若有所悟地接着說：

「經爸爸這樣說，對於這副看懂了的對子看出新趣味來了。你們看，上聯的那個『詣』字，言旁的幾橫以及這邊很難位置的一個旨字，每一筆都擺在最適當的地位，這一筆不迫近那一筆，那一筆也不遠離另外一筆，真是勻整到極點了。」

「那個『人』字也有意思，筆畫少極了，可是一點不嫌稀疏，」志青吟味地說。
樂華也悟出了一點意思，他望着慧修的父親說：

「我看那副對子十四個字個個穩當，好像一個人坐在椅子上很安舒的樣子。」

「穩當，」慧修的父親銜着捲煙點頭說，「這個字眼用得很有當。你們要知道，字要筆畫和空隙都勻稱才會穩當；不然就像醉漢坐椅子，彷彿要跌翻的模樣了。古來的碑帖和名家的手蹟當然是穩當的，所以，慧修，你在這裏臨摹這本黃庭經是有益處的。現在，我們再說全幅的勻整，也可以看那副對子。」

慧修的父親把煙蒂丟在灰盂裏，舒一舒氣，繼續說道：

「上聯『不好詣人貪客過』，下聯『慣遲作答愛書來』，把每條七個字結合起來看，上下互相呼應，不偏不倚，距離也正好。再把兩條結合起來看，左右好像很調和、很一致的樣子。你們不覺得嗎？這就是通體的勻整。寫下字來如果單是各個勻整，而不能通體勻整，看去就覺得刺眼。在實際生活上，寫字又常須連篇累牘的，所以你們練字，除了各個勻整以外，更須求通體的勻整。這也可以從碑帖方面得到益處。譬如你們拿一本字帖來看，不只看牠每個字怎樣結構，還要看牠上一字和下一字怎樣聯絡，前一行和後一行怎樣照應；這樣多多留意，你們的眼睛就有了成竹了。當落筆的時候，更隨時相度

上下左右，總要把每一個字擺在最適當的地位；這樣多多練習，你們的手腕就有了分寸了。眼睛和手腕一致，知其當然，又能實現這個當然，這樣，你們的字就彀得上水平線了。慧修，試把你剛才寫的字拿來看看。」

慧修站起來，把自己寫的字送到父親手裏，就靠在他旁邊，臉上略現忸怩的神色。樂華和志青偏過一點身軀，眼光都投到那帶點黃色的八都紙上。

慧修的父親看了一眼，又把那張紙送遠一點，凝神再看，徐徐問道：

「你們看這六行的字，通體怎樣？」

慧修搶着先說道：

「我知道第四行和第五行中間太疏闊了，看去便覺得不接氣。第二行各個字接連得太緊密了，也和其他幾行不一致。」

「慧修說得不錯，」樂華和志青差不多齊聲說。

「你既看得出自己的毛病，以後就得注意手腕的工夫。寫字究竟是一種技術，非加工磨鍊不可的。」慧修的父親這樣說，就把手裏的紙交還慧修，又說道：

「勻整是說過了，我們再來說合式。甚麼東西差不多都有通行的格式，不合格式，人家看了不習

慣，就會引起不快的感覺。書件也是這樣。一種書件有一種格式：如鈔寫文稿，題目通常比正文低幾個字；寫一封信，對手和自己的名號都有一定的地位，如果用到兩張信箋，第二張上就不宜只寫孤零零的一行。北平某機關裏用過一個高中畢業生的書記，教他謄寫一件公函，他便不留天地頭，不空出行間的空白，把大大小小的字鋪滿了三張信箋。這怎麼送得出去呢？只好由別人重寫。那個高中畢業生的飯碗就此打破了。」

「教我們去寫公函，飯碗也一準打破的，」慧修愛嬌地看着父親。

「照你這樣練習下去，又隨時留意各種書件的格式，那就只怕你搶不到飯碗，搶到了飯碗的時候，簡直可以喫一輩子的了，哈哈！」那中年人的戲言裏分明含有矜誇的意味。

「我要請問，」樂華說。「現在用鋼筆、鉛筆寫字的人很多，我們作文、寫練習簿，也常常使用鋼筆。這與使用毛筆寫字，應該注意之點想來沒有甚麼不同吧？」

「有甚麼不同呢？在新興的工商社會裏，在一切都講求快速的現時代，毛筆說不定會被淘汰乾淨的。但是，使用鋼筆、鉛筆寫字，應當達到的標準還是我們剛才說的四項：迅速、準確、勻整和合式。——喔，我忘記說了。因為講求快速，行書比楷書更多用處。你們須兼習行書才是。待我想，最好用甚麼本子呢？」

念頭。

樂華望着那中年人的帶褐色的和善的臉，心裏想着到父親的書櫃裏檢一本字帖出來臨摹的

慧修忽然仰起鼻尖說：

「志青，你聞，甚麼香氣，濃極了。」

志青嗅了一下，會心地微笑說：

「甚麼地方的木樺花開了。」

十七 語彙與語感

自從四川的戰爭發生以來，樂華在家裏日日盼望父親的來信，一到校裏就先到閱報室看報。平時不甚關心的內江、大足、新津等的四川地名與田頌堯、羅澤洲、黃紹纘等四川武人的名字，都一一地熟習了。每次上課豫備鈴一搖，在閱報室中的學生都即把報紙放下就走，樂華常是最後走出閱報室的一個。

星期六下午，第二班國文課，照例是講演的練習，王仰之先生處置講演一課，有兩種方法，交互參用。一是豫先限定話題，指定講演的人的，一是並不限定話題，臨時叫二人自由講演的。照順序，本星期是自由講演，全班的學生，除幾個已經被指派過以外，都在肚裏豫備着講演的材料，恐怕被指派着。上課豫備鈴才搖過，教室中的空氣已非常緊張了。

樂華走進教室時，見有許多人圍繞着一個名叫杜振宇的同學。大文、志青、錦華、慧修也都在他坐位旁。杜振宇今年十七歲，在全班中年齡要算最大，平日不多說話，一向未被大家注意。本學期以來，王先生好幾次在課堂上稱讚他作文有進步，上星期的作文，王先生評他是第一，把他的課卷黏在壁上。

叫大家閱看。於是他就成了全體同學日光的焦點了。

「請把你用功的方法告訴我們，爲甚麼你的進步這樣快？」胖胖的胡復初正在央求說。

「我自己並不覺得甚麼進步不進步，說不出甚麼來。」杜振宇謙遜地謝絕。

「你的進步，一定不是偶然的事。能把經驗告訴大家，是於大家有益的。前次樂華不是很坦白地講過『觸發』的題目了嗎？」慧修從旁勸誘。

「伊呀，不是不肯說，實在無可說。」杜振宇搔着頭皮回答。

「不要賣甚麼祕訣啊，哼！」

教室的一隅發出低微的譏誚聲。杜振宇頓時臉紅起來。大家回頭去查究說這話的人時，王先生進教室來了，接着就聽見上課的鈴聲。這才各人就位。

王先生從教室的空氣中感到有些異樣，問方才有過甚麼事，志青立起身來說明方才的經過情形。且提出意見道：

「我們很想聽聽振宇的用功方法，今天的講演，就請王先生叫振宇擔任，好不好？」

「好！振宇，大家既然希望你講，就講吧。」王先生笑向振宇說。「你近來作文很有進步，我也頗想聽聽你的經驗呢。」

振宇仍是搔着頭皮。復初坐在振宇背後，用手輕輕地推他起身，在他前面的慧修也回頭向他使眼色，催他快上講臺去。全教室的人都把注意集中在他一人了。過了好一會，他才慢慢地立起身來走到講臺上。

振宇上了講臺以後，就態度一變，不再扭扭捏捏了，他很爽朗地開口來。

「承先生及諸位同學說我作文有進步，要我把近來用功的經驗講給大家聽，我自己覺得並沒有十分用功，說不出甚麼有益於大家的經驗來。我在這半年中自己比較注意的只有一件事，如果我的作文成績真有進步，這進步也許由這上面來的。現在待我講出來，供同學們參考。」

「來了！」復初低聲叫說，把身子豎得筆直，張了口好像豫備去吞嚙甚麼好喫的東西似的。其餘的人也都在懷着迫切的期待。

振宇把方才的一段話作了引言，略停片刻，又繼續說道：

「這半年來我所注意的就是辭類的收集和比較的一方面。王先生屢次對我們說『文章的好壞，可從三方面來觀察，一是文法上有無毛病，二是用辭適當與否，三是思想的新鮮、正確、豐富與否。』思想內容是靠多讀書多體驗的，普通人只有普通人的思想，無法可求速效，只好終身修養。一般人平常所犯的毛病是文法的不正與用辭的不當。試看中學生雜誌的文章病院，凡是入病院的文章，所犯

的病症差不多有十分之六七就是文法不正與用辭和本來的意思不合拍。我的寫文章，於文法上雖一向尙能留意，但用辭不當的毛病是常犯的。王先生在我的文課簿上曾好幾次加着『用辭未當』的批語。這才使我留意到辭類的收集和比較上面去。

「我近來於讀書或一人默想時，每遇一辭，常聯想到這辭的相似或相近的辭，便在我胸中作成一個系串。譬如說，見到『學習』一辭，同時就想起『練習』『研究』『探討』『考究』『用功』……等的辭來，見到『怒』的一辭，同時就想起『憤』『恨』『動氣』『火冒』『不高興』『不愉快』等……辭來，見到『清靜』的一辭，同時就想起『乾淨』『清淡』『安寧』『寂靜』『恬淡』……的辭來。我把這些一串一串的辭在胸中自己細加比較，同一串的裏面，那個範圍最廣？那個範圍最狹？那個語氣最強？那個語氣最弱？一一要弄得很清楚。這是我近來新養成的一個習慣。我在以前初讀英文A B C D的時候，自以為在『研究英文』，對別人也會這麼說，在作文的時候也會這麼寫。現在可不不然了，我決不至再把初讀A B C D當作『研究英文』了，我一定會說『學習英文』或『練習英文』了。因為我已明白了『學習』與『練習』和『研究』諸辭的區別了。我案上有一部辭典，胸中別有一部辭彙，每遇一個辭，有未解時就翻辭典，然後編入我胸中的辭彙去，每用一個辭，必在辭彙中周徧考量，把適合的選來用。這就是我近來暗中在做的一種工夫。」振宇說到這裏，把話帶住。

大家聽了振宇的話，才明白他進步的由來，不禁都暗暗佩服。在這番談話上，振宇對於其他的同學儼然取得了先生的地位，全堂肅靜得如王先生在講話。樂華至於暫時忘去了在戰亂區域中的父親的事情。

「現在再把我做這功夫的誘因來說一下。前幾星期樂華君講過『觸發』的話，我的做這步工夫，也可以說是一種觸發的結果。」振宇又繼續說。

大家總以為振宇的講演已完了，及聽他繼續再說，都喜出望外地重復凝神靜坐，期待他另有發揮。

「同學中有幾位是知道的，我家裏光景並不甚好，衣服向是馬馬虎虎的。自從進了中學校以後，終年都穿制服，平常單夾棉各種的長袍，就是布的也不完全了。有一次，記得是今年三月上旬，親戚家裏有喜事，非去道喜喫酒不可。那家親戚是一分很舊派的人家。制服已髒得不堪，即使不髒，也不便著了去。家裏長袍不全，母親翻箱倒篋，尋不出一件合身合時令的衣服。論季節是應著夾袍，我卻不得已只好著了一件較新的自由布單袍去，那是前年秋季爲了去送人家的殯裁成的，短得幾乎及膝。我著了出門時並不覺得甚麼不好，一到喜慶人家，就不覺自慚形穢起來了。滿堂的賀客之中，年老者都著着駝絨袍子，年青的或是綢絨袍或是嘩嘩的夾袍子。身段適宜，色彩材料也都和喜事很調和，我因這衣

服的不稱時地身段，就想到文章中的辭類的事來了。俗語說：「富人四季衣穿，窮人衣穿四季。」衣服可以比喻辭類，甚麼時地該著甚麼衣服，和文字中甚麼意思該用甚麼辭，情形相似。衣服是要化錢做的，我們是窮人，不得已只好照了「衣穿四季」的俗語，用一件自由布長袍去送殯，道喜，不論春夏，不論秋冬，都是牠。至於文字上的辭是無須化錢的，儘可照了富人對於「四季衣穿」的態度，盡量搜羅，使其恰合身段時令與場所。胸中辭類貧乏，張冠李戴，把不適切的辭來用，等於把一件不合身段的自由布長袍單夾棉通用，喜弔都是牠，怪難看的。我們做窮人的，衣服不周，常會被人原諒，不以為怪，至於辭類是用以達意的，用得不適合，就要被人誤會，我們自己的本意也就因而失去了。我們在衣服上或可甘心做窮人，在辭類上却不妨是富人。諸君以為何如？」

振宇在同學的笑聲中結束了講演，回到自己的坐位上。大多數的同學把他注視了一會，表示佩服。同時又把眼光齊向着王先生，看有甚麼說的。

王先生含笑對振宇看了一會，即轉向大家說道：

「振宇的話很有道理，可以供大家參考。讓我再來略加補充。振宇方才所講的是關於語彙的話，語彙要求其豐富。我所謂豐富，比方振宇所說的情形要更進一步。語彙是因了地方及階級而不同的，某地方人有某地方的語彙，某種階級的人有某種階級的語彙，使用時要各得其所，才親切有味。譬

如說，『白相』是蘇州人的用語，如果寫入廣東話或北平話中，即使意思不錯，就不相入了。學生口中常說的『婚姻問題』，如果出諸不識字的鄉間農婦之口，也就不對了。『作弊』與『揩油』，『白相』與『玩耍』，『結婚』與『成親』，彼此意義雖同，情趣很有區別，這是值得注意的。我有一位朋友，他選擇配偶，第一個條件是要同鄉女子。別人問他爲甚麼，他說如果不是同鄉人，彼此之間談話起來趣味很少，這話很妙。近來的白話文，在語彙上是非常貧乏的，因爲牠把各地方言的辭類完全淘汰了，古文中所用的辭類也大半被除去了，結果所留存的只是彼此通用的若干辭類。於是寫入小說中，一不小心，農婦也喊『革命』，婢女也談『戀愛』了。」

王先生的話，被全教室的笑聲打斷了。王先生摸出表來一看，急忙繼續道：

「振宇方才所舉的辭類，似乎着眼只在普通用語，並未注意到語彙因地方與階級而不同的一方面，這是該補充的一點。我們真要語彙豐富，只留意於普通用語是不夠的，須普遍地留意於各地各種人的用語才好。此外，還有一種工夫應該做，就是對於辭類的感覺力的磨練。方才振宇說，他每遇一辭，要連同相近的辭作成一個系串，編入胸中的語彙去。用辭的時候，要在同一系串中辨別其語氣的強弱與範圍的廣狹，擇最相當的一個來使用。這話很對。要做這步工夫，非對於辭類有銳敏的感覺力不可。兩個辭的意義即使相同，情味常有區別。譬如說：『他逃走了』，『他溜走了』，『逃』與『溜』雖都

是走掉的意思，但情味很不一樣。「老屋」與「舊屋」，「書簡」與「信札」，有雅俗之分。「儼然」沒有「儼然有介事」的輕鬆，「快樂」較「歡喜」來得透露顯出。振宇方才用衣服來比辭類。講究著衣的人，不但注意到材料的品質，並且注意到花紋與顏色。講究用辭的於辭的意義以外，還須留心到辭的情味上。辭的情味可從好幾方面辨認，有的應從字面上去推敲，有的應從聲音上去吟味。「書簡」與「信札」的不同，似出於字面。「蕭瑟」與「蕭條」的不同，似由於聲音。每遇一辭，於確認其意義以外，再從各方面去領略其情味，這是很要緊的工夫。振宇只就辭的意義說，似乎忽略了這方面，所以我再來補充。」

王先生隨講隨在黑板上摘寫要點，講到這裏，黑板上差不多已寫滿了字了。

「振宇，你可把這番話寫出來到校刊上去投稿，題目是——」

王先生在下課時急忙對振宇這樣說，同時在黑板前端空隙處加寫了「語彙與語感」五個字。

十八 左右逢源

榆關失陷的惡消息，隨着二十二年的新年俱來。樂華在不到一星期的陽歷年假中，仍日日到校裏。有時參與抗日會的工作，有時在閱報室裏看報，有時找師友談話。他於放年假前幾日接到父親從四川寄來的信，說「學校停閉，薪水無着，戰事稍平靜，就要回到家裏來。」又說，「下學期的學費無法籌措，到不得已的時候，只好叫你輟學了。」此外還帶說有許多關於自學的話。他早自知不能長在學校求學的，自接到父親這信，知道離開學校的日期，說不定就在眼前了，對於學校不禁越加戀戀起來。

有一天下午，樂華到學校裏來，想和王先生談談。走到王先生的房間裏，見志青、慧修、振宇、復初都在那裏，王先生正在和他們談說甚麼。樂華略作招呼後，坐在室隅的椅上，默然靜聽。

「樂華，你來得正好。我正在和志青、慧修他們說用功不可偏重呢。中學校所施的是普通教育，各種科目都是必要而有關聯的，一般中學生往往有把科目來偏重的毛病，因為對於某一科有興味，就把其餘的各科放棄不顧。據我所知現在各校學生中自命爲文學家，而對於算學、圖畫、理化等科漠不

關心的人很多。這是很不對的。文字只是發表思想感情的工具，思想感情須從各方面收得，只偏重了文字，結果文字也就空而無實。你們對於國文總算是肯用功的了，不知對於別種功課怎樣？我很不放心。」王先生向着樂華說，意思似想叫樂華明白方才的話題。

樂華點頭不作聲，只注視其餘諸人。畢竟是志青先開口：

「我們對於別的科目，也都很有興味。各位先生似乎都知道我們是用心於文字的，他們教授功課的時候往往和國文關聯了來解釋。譬如教算學的沈先生，他常叫我們着眼於問題的要點，叫我們注意於推理的步驟，有一回，他指定一個例題臨時叫我在黑板上演算，那個題目我牢牢記得，是這樣：『某學生每日上午七時二十五分由家到校上課，有一日每分鐘走五十步，距上課尚有七分鐘，有一日每分鐘只走三十五步，上課遲到五分鐘。求學校上課的時間。』我一時昏忙了，想不出頭緒來，只是執了粉筆對着黑板發呆，沈先生見我算不出，就叫我回到座位上，一壁在黑板上寫一壁說道：『兩次所走速度的差是十五步，兩次所走的時間的差是十二分鐘。把這兩點關聯了想，每分鐘少走十五步，就遲到十二分鐘，假定這學生在走得慢的那一天，在上課前七分鐘中途把腳停止了，那末離學校還有十二個三十五步，就是四百二十步。這四百二十步是因每分鐘少走十五步積下來的，所以他到上課前七分鐘所走的時間是十五除四百二十，得二十八，就是二十八分鐘。他是七時二十五分出門的，

走了二十八分鐘，距上課還有七分鐘，所以上課的時間是七點六十分，就是八點鐘。」一經沈先生的這樣地剖析，我就很明白了。沈先生又說：「题目的要旨是叫你求出上課的時間，這好比文章裏的中心思想，题目中所擺出的條件，如七時二十五分開始出門，每分鐘走五十步或三十五步，距上課尚有七分鐘或遲到五分鐘等，好比作文時可使用的材料。有了中心思想，有了材料，不一定就能寫得出文章，第一步先須把材料分別選擇，尋出材料與材料的關係，使成爲若干組，某組材料該怎樣用，用在何時何地，非自己仔細佈置不可。捉住了中心思想，將材料從正面反面旁面多方運用，不可專固執着一方面。方才所說的「假定這學生在上課前七分鐘中途把腳停止」的想法，可以作反面用材料的方法。」我聽他的話，幾乎忘記了他在教算學，自己在算學教室中了。」

「沈先生是通曉文章的理法的人，他所寫的文章就很精密，我曾在雜誌上見到過。算學是鍛鍊思考力的學科，沈先生的這番話，在作論說文的時候是很可應用的。算學書上的文字，雖說乾燥無味，但正確細密，實爲他科書籍所不及，科學的文字應以此爲模範才好。——還有別的科目呢？」王先生把話頭急轉了向，眼光朝其餘的人四射。

慧修見沒人發言，就說道：

「像志青方才所講的情形，我們在圖畫課上也常有。我於圖畫一向不甚感興趣，自從這學期季

先生來教授以後，就漸感到興味了。李先生講解圖畫的理法，用各種事物來比喻，把文章作解說的時候尤多。有一次，他講繪畫的背景，就借了文章來說明。他說：「背景的作用，在乎借了周圍的環境把事物襯托，使事物的情味表現得更明顯。你們不是讀過『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的古歌嗎？這二句中，第一句就是下一句的背景，在『風蕭蕭兮易水寒』的情景之下與一個壯士長別，一種悲壯蒼涼的情味就現出來了。小說之中，憑空寫境的文字很多，對於其中人物的行動，常發生着有力的效果。紅樓夢中於寫黛玉的死時，不是兼寫着瀟湘館的竹聲與空中的雨聲等等嗎？」被他這末一說，我不但懂得繪畫上背景的重要，連文章的鑑賞力也增加了許多了。他講構圖方法的時候，也用文章中結構來譬喻解釋，兼說到主賓正幹旁枝等等的法則。最妙的是他說文章有遠近法。有一日，他教授遠近法，就了繪畫作過種種說明以後，還恐我們不懂，再用文章來作例證。他先在黑板上速寫一株柳樹，柳枝垂下的地方畫一個月亮，又題『月上柳梢頭』五個字。說道：「遠近法是因了遠近而變更物體大小高低的法則。照常識講，月比柳樹要高得多，可是柳樹離人近的時候，可以比月亮高。這句詞句，是合於遠近法的。東坡有一句詩，叫做『接天蓮葉無窮碧』，蓮葉可以接天，如果不用遠近法來解釋，就不可通。此外如『水天相接』等類，也是應用着遠近法的文句。這種文句在描寫景物的文章中最多。描寫景物的文章本身就是寫生畫，所不同的只是繪畫用形象色彩寫，文章用文字寫而已。」

我近來對於圖畫願努力練習，如果成績過得去，將來竟想入美術學校呢。我們讀英文也都大家用着功——復初，這請你來說給王先生聽罷。你是在我們一級裏面英文成績最好的。」慧修這樣結束了自己的話，同時又豫定好了以後的話題。

「李先生把作寫景文和狀物文的訣竅教了你們了。文章與繪畫，共通的方面原很多。可惜我不會繪畫，不能在國文中附帶授給你們以繪畫的知識，使你們得到聯絡的印證。——復初，你來講學習英文的情形吧。」王先生說時露着笑容，似乎他恐學生學習偏重的憂慮已消去了的樣子。

復初因慧修方才說他是全級中英文成績最好，認為是揶揄他，正紅了臉對慧修注視。及聽到王先生叫他講，就說道：

「我不承認我是全級中英文成績最好的，我們這裏幾個人，英文的能力各有不同。振宇生字記憶得最多，慧修會話很流利，樂華文法極熟，志青發音很正確。我一向只是捧了書死讀，比較注意的是翻譯一方面。張先生教英文，於發音講解以外，更顧到英文與國語的比較。他解釋一句句子，先依照了原文的構造，說出一句話，再把這一句話改成中國人日常所說的話。譬如說，他教 "a mountain, a horse, a pair" 的時候，先解釋道：『一山，一馬，一筆。』繼而再補充道：『一座山，一匹馬，一支筆。』他教 "I am a teacher, he is a boy, has the boy a father" 的時候，先解釋道：『我是一個先生，他是』

個小孩，這小孩有一個父親嗎？」繼而再補充道：「我是先生，他是小孩，這小孩有父親嗎？」他常對我們說，「一國的語言，自有一國語言的構造與習慣，英文和國語的構造與習慣不同，讀英文時，須仔細互相比較。翻成國語，要適合國語的構造與習慣才妥當。在英文的習慣上，可以說「這小孩有一個父親嗎？」在國語的習慣上，卻不該說「這小孩有一個父親嗎？」該說「這小孩有父親嗎？」因為依照中國人說話的習慣是這樣。」有一次，他在讀本中摘出一句「A camel must be killed」的句子來叫我們翻譯。有一個人說「一匹駱駝應該被殺。」他搖頭說不像中國話，別一個人說，「一匹駱駝該殺。」他沈吟了一會，似乎還不以為然。後來有一個人起來說「非殺一匹駱駝不可。」他才點頭。又有一次，他叫我們翻譯一句「It is a bad habit to speak ill of another behind his back」有的說，「這是一個不好的習慣，說別人的壞話，在他背後。」有的說，「這是不好的習慣，背後說別人的壞話。」他都以為不好。結果譯成「背後說別人的壞話，這是不好的習慣。」才算討論完畢。張先生教授英文，原是各方面都顧到的，我的注意卻在這一方面。我近來自己做着一種工夫，就是把英文讀本中的文字，一課一課地來譯。每譯一課，自己默誦改竄。要意義不背原文，而又像中國話，真困難呢。」

「哦，你在做這步工夫，怪不得你近來作文比前好了。」王先生嘉獎說。「學習外國語的時候，能這樣留心審察比較，對於本國語的理解也就有進步。哥德會說，「不懂外國語的，對於本國語也只能

懂得一半。」藉翻譯來練習作文，是最切實的方法。我也想在作文課中，叫你們試作幾次翻譯呢。——你們對於各種科目都能這樣地學習，那末不但各科成績都不至過壞，國文科的成績也一定更會有進步。我聽了你們的話，已很安心了。」

正午就有雪意的天空，到傍晚果然飛起雪來了。玻璃窗上已黏綴着許多飄來的雪花。號房送進新到的上海報來。

「天氣不好，大家早些回去吧。這樣的天氣，不知東北的義勇軍在冰天雪地中怎樣地掙扎着啊！」王先生望着窗外感慨地說，同時把報紙翻開來看。

樂華今天本想把自己的情形告訴王先生的。進來以後，只是默然地坐了聽同學們談說，等着相當的機會。後來聽到王先生這歎聲，也不禁感從中來，覺得自己的輟學，算不得甚麼一回事。即與志清等大家退了出來。

十九 「還想讀不用文字寫的書」

年假過後三個星期又是寒假了。就在寒假開始的那一天，枚叔冒着風雪到了家裏。從兵荒戰亂中間輾轉奔逃，在峻峭的山道上跑路，在湍急的江灘上過夜，聽了不知多少發的鎗聲，經了不知多少回的搜查，這樣約歷半個月光景，才得踏上長江輪船的甲板。滿臉風塵色是不言可知的，滿懷感慨也屬當然之事。國情和家況同樣地不堪設想。雖然千里回家，坐定下來還是一聲歎息開場。

樂華自從枚叔動身以後，只道父親回來是非常遙遠的事，一直在心頭描摹父親回來時候的歡樂的場面。誰知道只去得半個年頭，便在風雪中悄悄地回來，又這般唉聲歎氣地坐下。母親微蹙着眉頭先把父親的溼罩袍挂起，接着生起一盆炭火來，放在父親的旁邊，她自己也就默默地坐在一旁烘火。這完全不是個歡樂的場面，和平時在心頭描摹的絕不相同。又聽雪花打在窗子上淅淅作響，遠空中風在那裏呼嘯，不曉得怎麼只覺一陣陣的悲涼兜上心來。

「唉！況我墮胡塵，及歸盡華髮。經年至茅屋，妻子衣百結。慟哭松聲迴，悲泉共幽咽。」枚叔注視着剛剛燒紅的炭塊，低吟杜工部北征的詩句。

「那邊學校就此不開了嗎？」枚叔夫人似乎得到了一個機會，便吐出這切心的問語。

「就是再開我也不去了！」枚叔頹喪地說。「走盡了千山萬水，受盡了兵威鎗脅。那種況味說也說不完，待心情暇閒一點的時候再同你們細說吧。結果卻是兩手空空，幾乎回來不得，在長江邊頭做一個流民。我爲甚麼再要去呢！難道真個熱心教育，到了非教幾個學生，上幾點鐘功課不可的地步嗎？我自問還沒有這麼傻樣的熱心。」

枚叔夫人聽得這些話，知道目前真逢到絕路了。枚叔的歸囊不問可知是空的。而陰曆年底就在眼前，在幾家店鋪裏欠着的一點帳還不會歸還。並且，往後的生活怎麼過？能殼用空氣作食品，十個指頭作燃料，藉此填充肚皮嗎？她想到這些，不由得低下頭來，再沒有問起旁的甚麼的心情。

同時樂華也知道不可避免的事情終於要碰到了。他望着父親憔悴的臉，幽幽地問道：

「爸爸，下學期只怕我要停學了？」

「當然停學了，還有甚麼問題！」

「你的運氣太不好了，」母親看了樂華一眼。她恨自己再沒有積蓄着的錢給她兒子做學費了。

停了一歇，又說道：

「如果運氣好一點的話，總得讓你在初中裏畢個業。」

枚叔搖搖頭，給她解釋道：

「太太，你不知道外邊的情形，以為舉個業有甚麼意思，不畢業就喫虧萬分。其實完全不是那麼一回事。要講找事情，弄飯喫，莫說初中畢業，便是高中畢業，大學畢業的都坐在家裏空歎氣呢！若講學本領，長見識，我就是當過多年教師，知道學校實情的人，據我的經驗，一個大學畢業生未必就勝過了沒有一張中學文憑的人。當初我讓樂華進中學不過是這麼一個意思：我們沒有到十分拮据的地步，還付得出一筆學費，就照例送他進學校，讓他去過幾年學校生活。這好比旅行的人住客棧一樣，到付不出房錢的時候，當然只有退了出來，在旅客一覽表上抹去了姓名完事。」

「是這樣嗎？」應接了這麼一句，她也不去細辨枚叔的話有沒有道理，一心仍牽繫在兒子的身上。

「退了學，叫他做甚麼呢？」

枚叔的臉上照着通紅的炭火光，比較剛坐下來的時候精采了好些，眼睛向上望着，似乎在考慮未來的希望，慢慢地說道：

「我想給他找機會。如果有商店、公司要招收學徒、練習生，如果有人肯替他介紹，他就有事情做了。」

不知道怎樣樂華只覺得這句話異常刺耳，彷彿不應當從父親的嘴裏說出來的。靠在櫃臺旁邊打包裏，撥算盤，或者捧着一批貨物，提着一本回單簿在路上往來，那種近乎卑瑣的形相難道就是自己將來的小影嗎？和先生、同學疎遠了，和學校裏誦習討究的一切疎遠了，差不多要重投人身，從頭做起。他這樣想着，感到極端的悵惘，眼淚便留不住在眼眶裏了。

枚叔瞥見樂華在那裏掉眼淚，故意把聲音發得柔和一點，問道：

「你爲甚麼難過？說給我聽呀。」

母親不免有一點忌諱的觀念，遠人方才到家，並沒有帶來甚麼好消息，又加上流淚哭泣，也許還有料不到的不祥事情來呢。她惶恐地勸阻道：

「樂華，你爸爸剛剛到家，你得這樣！」

樂華正在那裏預備回答，覺得意念很亂，一時也把握不住，便把差不多浮在嘴邊的一句話回答道。

「在學校裏學各種科目正有一點頭緒，忽然要去開了，未免戀戀不捨，我因此難過。」

「我寫信回來，不是對你說過許多關於自學的話嗎？」枚叔懇摯地說，把上身湊近樂華，眼光直注着他晶瑩的淚眼。

「我都仔細看了，樂華兩手輪替地拭眼淚。

「現在再提醒你一句，真要求學的人是不一定要進學校的！」枚叔說得響亮而着實。

真要求學的人是不一定要進學校的！樂華好似在瀾漫周圍的迷霧中間望見一條清明的路，他直把這一句反覆地念了五六遍。

第二天，樂華跟同父親到大文家裏。父親和大文的母親談說旅川半年間的情況，樂華就把自己不再入學的事輕輕地告訴了大文。大文聽罷，喃喃地說：

「你要停學了，好，我也停學吧！」

「你爲甚麼要停學呢？你不比我，我是不得已呀！」

「在學校裏嘔氣，還是離開了的好，」大文的臉上現着慘淡的神色，彷彿昨晚不會好好地睡眠似的。

「誰使你嘔氣了呢？前天你還是好好的。」

「不要說吧，」大文看見母親的眼光射到他們這邊來，便警告樂華這樣說。

靠着兩三處的借貸，樂華家的陰曆年關居然過去了。樂華也有了習業的所在，就在本地，叫做利

華鐵工廠，是從前開銀行的那個盧先生給他介紹的。枚叔和盧先生那班人本來落落難合，但是爲着兒子的前途，只得去訪問這個，請託那個。不到幾天，盧先生那方面果然來了信，說那家鐵工廠只須招六個練習生，要想進去習業的青年卻有兩百多；總算是他的面子，替樂華介紹妥當了，只須去檢查一下身體就可以算數。枚叔對於盧先生的殷勤自然十分感激。他夫人皺緊的眉頭也就舒展了好些。樂華去檢查了身體之後，醫生並沒有話說，辦事員就叫他二月十一日帶着鋪蓋進廠。那時候，學校早又開學，許多同學早又聚在一起了。獨有他不再能參加在裏頭，他將去進另外的一個學校。

這個消息傳了開去，朱志清胡復初他們就發起給樂華開一個送別會；雖然他還是在本地，可是以後聚首的機會總比往日少了。因爲要等待二年級同學到齊，這個送別會到開學那一天的下午纔開。他們也請了王仰之先生、教算學的沈先生、教英文的張先生、教圖畫的李先生，以及別位在二年級任課的先生。各位教師有的說可以到會；有的說還有事情急待料理，不能到會了，請轉致樂華吧，願他努力前途！

樂華成爲一個被特別優待的客人，這個同學請他上坐，那個同學給他斟茶，使他反而不很自在。他屢次地說：

「請不要這樣吧。我們依然是很熟的朋友，還是像往日那樣甚麼都不拘的好。」

他很覺得奇怪，平時大文與錦華非常親密，坐着走着往往在一起，現在他們兩個卻離開得遠遠地，好像彼此都不相關心似的。再加留心的時候，便覺察他們兩個的眼光在那裏互相躲避；一個擡起頭來，眼光正要觸着那個的，立刻把臉轉向着別的方面。十天以前大文發着無端的感喟，甚麼嘔氣哩，也要停學哩，樂華總猜不透他爲的甚麼；此刻可猜透了大半，一定是大文和錦華中間發生了裂痕了。因此想道：

「聽說青年人鬧這些玩意兒精神上很苦惱的。大文和錦華啊，你們既然還付得出學校的棧房錢，就好好地過幾年學校生活吧。弄得顛顛倒倒，神思不定，有甚麼好處呢！」

樂華這樣想的時候，鈴聲響了。大家都就了坐位。公推湯慧修作主席。慧修便走上講臺，說了一些惜別的話，未了說，爲此所以開這個送別會。接着，她請求王先生說幾句話。

王先生昂頭想了一想，便走上講臺開口道：

「我聽得樂華要離開我們了，心裏不免悵悵。可是這不過從友誼上來的；就是剛才慧修所說惜別的意思。本來天天見面，今後卻難得碰頭了，感得悵悵是誰都難免的。然而我並不替他惋惜，以爲他遇到了重大的不幸。

「我們要知道，進學校求學只是中產以上階級的事。繳得出學費的，學校才收；繳不出學費的，便

無法進學校的門：這種經驗你們大家都有，不用細說。大多數人終身和學校無緣，可是他們也能習得了實在技能，竭盡了心思力量，來支持這個社會。一個青年被境況所限制，不得不離開了學校，這不過與大多數人同其命運罷了，就全社會看來，並不是怎樣重大的問題。重大的問題乃在大多數人的知識怎樣提高，大多數人的生活怎樣改進。如果忘記了這些，逢到一個青年中途退學，他自己和旁人便看作天大的不幸事情；那只是中產以上階級自私心的表現，實在不足取！

王先生說到這裏，把聲音發得更沈着一點。

「我們更要知道，進學校固然可以求得知識，但是離開了學校並不就無從學習。學習的主體是我們自己！學校內、學校外只是場所不同罷了。我們自己要學習的話，在無論甚麼場所都行。假如我們自己不要學習，便是在最適宜的場所，也只能得到七折八扣的效果。所以，退學不就是『失學』；惟有自己不要學習才是真正的『失學』！」

王先生向樂華坐的那一邊望着，微笑說道：

「我對於樂華是十分放心的。他要有學習的熱心，又有會學習的本領，這從他平時的努力上可以看出。今後他雖然去當鐵工廠的練習生，學習的進境卻決不會就此為止。不要說別的，一年半載過後，他的國文程度一定又超過現在了。樂華，我沒有旁的話向你說，我只願你不辜負我的預測！」

一陣鼓掌聲中，王先生回了原坐。樂華感動得幾乎要流眼淚；臉上泛紅，直延到頸根；舌頭儘舔着上唇。慧修又請志青演說。志青有這麼一個習慣，演說總預備着大綱，他站到講臺上，從衣袋裏取出寫着大綱的紙，看了一眼，開口道：

「我不懂得甚麼，只能依據着從雜誌上讀到的一些意思，同樂華和諸位同學談談，我曾看見雜誌上講過，現在的學校制度是精神勞動和體力勞動分離到極度的一種產物。有力量進學校受教育的，就是並不想貪懶，也只做一點精神勞動的工作；實際上是否有益於大眾實在很難查考。一切體力勞動的工作呢，專由無緣進學校的大多數人去擔任，而這些體力勞動的工作卻是社會的支柱，必不可缺少的。這個看法我以為很確切。只須想我們自己，父兄送我們到學校裏來，誰不希望我們將來當一個教員、機關職員，或者做一個官僚？再想我們喫的米，是農人種出來的，而農人不進學校；我們穿的布，是工人織成功的，而工人不進學校。」

志青自從王先生注重讀書的聲調以後，他不只對於讀書，就是平時談話，當衆演說，對於高低、強弱、緩急三方面也留心揣摩；所以他的說理很能引起人家的注意。一堂的人都端着他的臉，彷彿忘記了一切似的。他用曼長而重實的調子接下去說道：

「這樣地分離實在不是社會的幸福。若能混合起來，精神勞動與體力勞動相調和，無論幹那一

種勞動的人都有受教育的機會，社會便將健全得多。那樣的社會當然不會一下子出現的。而樂華去當鐵工廠的練習生，却給我們一個關於這種境界的深刻的啓示。他將去幹體力勞動，他將去做真正支持社會的工作，他不希望躲在精神勞動的象牙塔裏，專待別人來供給。他的取徑是值得追隨的。我們父兄對於我們的期望卻不足爲訓。我們不要打算將來當一個教員、機關職員，或者做一個官僚，我們也要準備做一個體力勞動的工人！

末了志青抱歉地說他想到了這一點意思，沒有發揮得透切，很是慚愧。下臺的時候，同學都拍着手，惟有王先生望着他微微點頭，彷彿在稱賞他沒有發揮得透切的話確有自知之明似的。

接着又有幾個同學起來說話，有的說雖然不在一起，交情還是如舊，有的說工廠方面情況，希望隨時見告。最後才輪到樂華。他匆忙地跨上講臺，深深鞠躬，誠懇地發言道：

「諸位先生，諸位同學。你們爲我開這個會，把我漫在深濃的愛裏頭，我感到萬分，要說一句適當的話向你們道謝，一時竟想不出來。你們知道，激動的心是不適宜於想心思的。現在我只能雜亂地說幾句話，向你們報告我最近的見解。

「那一天父親的朋友來信，說把我介紹到鐵工廠裏去了，當時我很不願意。經父親給我詳細開導，我才慚愧起來。我爲甚麼會抱着那種不長進的觀念呢！鐵工，很好的行業，我去做鐵工就是！今天聽

諸位的話，正同父親說的一樣，我的信念更加增了。我將昂着頭，挺着胸，跑進鐵工廠，高高興興地把藍色的工服第一次穿上我的身！

「關於自學的話，父親和諸位都說了許多。我真誠地相信着，如果自己要學，那是不一定要在學校裏的。我當然要學，關於鐵工的一切我要學，鐵工以外的知識、技能我也要學。我不肯自暴自棄。更要答覆王先生一聲，我不敢辜負先生的期望。」

「書本自然不想放棄。有空閒的時候，我預備跑圖書館。可是我還想讀不用文字寫的書，我要在社會的圖書館裏做一番認識、體驗的工夫！諸位看這個意見如何？」

這個送別會給與大家一個很深刻的印象。樂華回家把開會的情形告訴了枚叔，枚叔也歎息着說：

「可感的友情啊！中心藏之，何日忘之！」

二月十一那一天，樂華進廠了。對着輪子的飛轉，皮帶的迴旋，火焰的跳躍，鐵聲的叮噠，不由得想起去年父親翻給他看的兩首俄國詩人詠工場的诗。到了晚上，在宿舍裏就寢，嗅着母親手洗的被褥上的陽光的甘味，想着今天是完全不同的兩種生活的分界線，他好久好久合不攏眼。

二十 小說與敘事文

這幾天裏頭，三本綠色封面的厚厚的書在學校裏成爲流行品。且市的書店從上海批得少，全學校只買到三本，後來去買就沒有了。於是這三本書在幾十個學生手頭旅行，沾上了無數的手汗，加上了許多處的摺皺和破碎，不多時便同躺在舊書攤上的破書一般面目了。那是茅盾氏的長篇小說子夜。

看完了這部小說的，有的說「原來上海這個大都市有這麼些事情在那裏波瀾起伏；」有的說「這才懂得了我國工業興不起來的所以然了；」有的說「公債市場的種種花頭實在弄不清楚，我們對於這些太疏遠了；」有的說「作者的手段高明極了，他能把讀者的心神吸住，使你看了頭就放不下手，必須看到完了才歇。」

因爲有這各不相同的「讀後感，」於是還沒看到的人更急於要看了。

朱志清好不容易借到一本在手，湯慧修說「讓我先看吧，」他就毫不猶豫地移交給她。慧修得空便看，兩顆眼珠儘是在書頁上奔跑。這一天午後，她坐在教室裏看了有半點鐘，感覺眼睛有點疲倦，便

用一支鉛筆夾在看到的地方，圍上書面，站起來散步。看見周錦華一個人靠着廊柱在那裏出神，便走近去和她閒談道：

「我想小說真不是容易作的。譬如敘述一個人在房間裏想心事，似乎是簡單不過的了；然而作者對於這個房間的位置以及房間裏的一切陳設，就非胸有成竹不可。不然，一會兒說右邊是四扇窗子，望出去可以看見街樹和高樓，一會兒又說右壁全排着書架子，那個主人翁看見滿架的書便覺得心煩頭痛：這就是破綻了。」

「作小說大概同編戲劇差不多的，」錦華牽着慧修的手說。「編戲劇先要規定場面，我想作小說也是這般。」

慧修點點頭，又說道：

「小說的作者還得留意着時令，然後自然景物、人事季節才和敘述到的故事相應。否則便要鬧出夏天開梅花、冬令收麥子的笑話來了。」

「這也同戲劇相仿。一幕戲劇，那故事發生在甚麼時令，甚至發生在某一天的早上還是晚上，不是都得預先規定嗎？」

「還有呢。小說裏寫一個人物就得有一個人物的性格。同樣碰到一件事情，第一個人物非常高

興，第二個人物卻看得淡然，第三個人物竟憂愁起來了：這因為他們性格不同的緣故。並且一直敘述下去，那三個人物的性格必須始終一貫；即使高興的變得頹唐了，淡然的變得熱心了，憂愁的變得快樂了，也須有可能的因由，無理取鬧地亂變是不容許的。我想這一層比較場面和時令尤其難以照顧，不知道那些作者怎樣照顧得來的。」

「你們在討論文藝上的甚麼題目吧？」

慧修和錦華聽得這闖進來的問話，同時回頭去看，原來是教英文的張先生，他總是那麼一副溫和的笑容。

慧修略帶嬌羞，一笑回答道：

「我們並不討論文藝上的甚麼問題，不過在這裏說小說不容易作罷了。」接着就把剛才談過的話重述一遍。

張先生把右手支在廊柱上，徐徐說道：

「這些項目固然難以照顧；可是逐一照顧到了之後，寫下來的不一定便是小說，也許還只是一篇敘事文呢。」

「張先生，你這話怎麼講？」慧修好奇地問。

「這就觸着『小說的本質』的問題了。你們試想一想看，有兩篇文字在這裏，同樣敘述着一些人事的經過，而我們稱一篇爲敘事文，稱另一篇爲小說，究竟憑甚麼來區分的？」

慧修和錦華把牽住的手盪了幾下，眼光都注定在張先生的臉上，一時回答不出來。錦華爽然說道：

「我們雖然看過好多篇小說，卻沒有想到這樣的問題。小說和敘事文到底有甚麼分別呢？」

「且把這問題留下來，讓我等一會告訴你們。現在先舉認不清這個分別的例子來說。你們看報紙、雜誌上的小說，有一些作者不是要加上一個『發端』或是幾行『跋尾』，說明他們的小說完全根據實事，並非嚮壁虛造嗎？還有，有一些人看完了一篇小說，不是要問『是否真個有這件事情嗎？』」

「張先生說得一點不錯。」慧修肯定地說，好像一個誠實的證人。「這樣的『發端』和『跋尾』我看見過，這樣的問語我也聽見過。我卻要疑惑了，張先生的意思，是不是說根據實事寫成的算不得小說，小說必須是憑空構造出來的？」

「我的意思並不如此。我只是說，用這樣的態度作小說，看小說的人實在沒有懂得甚麼是小說。他們以爲小說和敘事文不過是一件東西的兩種名稱罷了。那裏知道單只根據實事寫成的是報紙的記事、歷史的傳載之類的東西，便是所謂敘事文。一篇東北義勇軍抗日經過是敘事文，史記的項羽

「本紀也是敘事文，你能硬說是小說嗎？」

「那的確不是小說呀，」錦華向慧修告語，彷彿徵求她的同意似的。

張先生撫摩着慧修翹得短短的頂髮，繼續說道：

「小說不一定要根據着實事。即使根據着實事，也不像敘事文那樣記敘了實事便完事，還得含有其他的東西在裏頭。那其他的東西才是小說的本質。」

錦華和慧修又變換了一個姿勢，她們各用一條臂膀鉤住對手的肩，凝神注視着張先生翕張的脣皮。

「那就是作者從那些實事中看出來的和一般人生有重大關係的意義。這樣一句空話似乎不容易明白，須要舉個例子來說。最近出版的中學生雜誌你們看過了嗎？」

「只看了開頭幾篇，其餘的還沒有工夫看，」錦華回答。

「那上邊有茅盾作的一篇創作與題材。」

「就是作子夜的那個茅盾呢，」慧修很感興味地說。「我在目錄上看到那個題目的，但是還不曾讀那篇文章。」

「那篇文章講選擇小說題材的標準，舉了兩個例子。說，假使你有一頭心愛的貓，因為偷食，被你

家裏的人趕走了或者打死了；這樣的事情在你雖然非常痛惜，卻不配作爲小說的題材，因爲中間並沒有和一般人生有重大關係的意義。但是，假使你有個一小妹妹患了腦膜炎，你主張請新醫而你父親卻相信舊醫，你的母親又去求教符水草藥的走方郎中，結果是一面舊醫診脈開方，一面走方郎中畫符禳神，把小妹妹的性命斷送了；從這樣的事情中間可以看出很多的和一般人生有重大關係的意義，所以那是一個宜於寫小說的題材。」

慧修的手拍着錦華的肩，領悟地說道：

「聽了這兩個具體的例子，小說的本質是作者所看出的意義，我們很能夠明白了。沒有這種意義的便不成其爲小說。」

張先生用一個指頭指點着慧修，接着說道：

「可是還有一點必得注意，須是把這種意義含在故事中間的才是小說。甚麼叫做『含』呢？一碗鹽湯，看不出出一顆鹽來，呷一口嘗嘗，卻是鹹的，於是我們說鹽味含在這碗湯裏。小說的故事含着作者所看出的意義就像這樣一碗湯。如果在故事之外，另行把意義說明，那就不是『含』了。我們不妨借用小妹妹送掉性命那個題材來說。如果在敘述一切經過之外，加上許多意見，如非科學的醫術貽害不淺呀，符咒之類的迷信尤其可恨呀，世間被這種方技和愚見殘害的生命不在少數呀，這就不成

爲小說而是一篇議論文，那些故事只處於議論文『論斷』的『例證』的地位了。」

「張先生，」慧修用一隻手輕按張先生的衣袖，「我有點兒悟出來了，你聽我說得對不對。我說，小說的作者把意義寄託在故事的敘述上邊，並不特別說明，讓人家看了他的敘述，自然省悟他的意義是甚麼。」

「你的聰明將來正好做個小說家，」張先生聽得高興，不禁擊了一下掌。這使慧修的臉紅了起來。張先生又道：

「因爲要把意義寄託在故事的敘述上邊，所以整個故事的每一個節目都須含有暗示的力量；作者便不得不做一番選擇和布置的工夫。說到這裏，小說大都不照抄實事的所以然也就明白了。世間那有這麼巧的事情，一件實事恰正可以寄託作者的意義的？惟其少有，所以作者丟開照抄實事的辦法，而根據他的經驗，去選擇人物，布置節目，創造出一個故事來。你若說他憑空虛構，那是錯誤的。他的材料全是社會的實相，人生的體驗，何嘗憑空？何嘗虛構？你若問他『真個有這件事情嗎？』他將笑而不答，因爲你問得太幼稚了。小說該是世間最真實的故事，然而不是某一件事情的實錄。你們懂得了吧？」

錦華乘張先生語氣一頓，搶着說道：

「現在我知道小說和敘事文的分別了。敘事文的本質是事情，敘事便是牠的目的；小說的本質卻是作者從人生中間看出來的意義，敘事只是牠的手段。這意思怎樣？」

張先生激賞地看了錦華一眼，正要開口，卻聽旁邊先有人接上說道：

「錦華的話很扼要的。還可以打個譬喻來說，敘事文好比照相，只須把景物照在上面就完事了；小說卻是繪畫，畫面上的一切全由畫家的意識、情感支配着的。」

說這話的是杜振宇，並肩站在那裏的還有志青、復初等五六個人。他們甚麼時候到來的，張先生和錦華、慧修都沒有知道。

「錦華的話的確很扼要的，」張先生回顧振宇說。「要辨別敘事文和小說，這就足夠了。你的譬喻也很有意思。那些只知道根據實事作小說的人就因為不明白這一層，所以用盡了心力，至多只把實事照了一張照相。」

一個比慧修低到半個頭的女學生將頭靠在慧修的肩上，緩緩說道：

「我們也來學作小說，可以嗎？」

「有甚麼不可以呢？」

張先生說了這一句，豫備鈴響起來了，他就匆匆地說：

「在你們的經驗裏，你們一定常常發見和一般人生有重大關係的意義。把捉住這些意義，然後去選擇材料，布置結構，這樣，你們的小說即使不怎麼出色，至少是值得一看的習作，不是單只敘事的敘事文了。」

張先生走開以後，聚集在廊下的一小羣人都進了教室，只聽張大文喊道：

「樂華進了鐵工廠，今天來信了。他說請各位同學傳觀。是很長的一封信，等會兒下了課大家看吧。」

慧修側着頭似乎在那裏想甚麼，隨手把那本綠色封面的厚厚的書放到抽屜裏，換了算學教本和算草簿出來。

樂華已過了兩個多月的鐵工生活了。工廠爲了訓練職工，每日於工作以外晚上也有一小時功課，所教的是製圖，計算公式，及關於材料等普通的知識。樂華日裏工作，夜裏上課與複習，生活緊張得很。一到睡眠時間，就在上下三疊式的格子鋪上甜酣地睡熟。初入工廠的幾天，常在夢中見到父母在家裏愁苦的情況，自己在學校裏的熱鬧與快活。學校生活的夢不久就沒有，自從接到父親已入本市某報館爲記者的家信以後，連家庭的夢也不常做了。

同學們不時寫信給樂華，有的報告學校近況，有的把國文講義按期寄給他，有的告訴他王先生或別的先生近來講過甚麼有益的話。樂華雖在工廠裏，卻仍能間接聽到學校的功課內容，頗不寂寞。五一節工廠停工，樂華於清晨就回到家裏，入廠以後，這是第一次回家。身材已比入廠時高了好些，藍布的短服，粗糙的手，頑強的體格，幾乎使父母不相信這是自己的兒子了。兒子的壯健快活的神情，使父親得到了安心，使母親減少了感傷。這日恰好是星期，樂華於上午匆匆地去望先生們，飯後又到張家去探望姨母和大文。

「大家裏有着許多客人，志青、慧修、振宇都在那裏，正在談論得很起勁，突然看見樂華來了，大家就驚跳起來。」

「你來得正好，請加入討論吧。」志青握着樂華的手時，覺得自己的手的光軟，有些難爲情了。

「你們在談論甚麼？——今天是五一節，真湊巧，在這裏見到許多朋友——好，讓我去看看姨母再來。」幾個朋友望見樂華工人裝束的背影，面面相覷地默然了好一會。

「今天全世界不知道有多少工人在鬪爭啊！我們卻在這裏談這樣文字上的小問題！」振宇感慨地說。

「這到不能這樣說。我們所討論的是文字的條理，條理無論在甚麼事情上都要緊，況且文字本身就是一種做事的工具。我們現在還是學生，不會做別的工作，如果連這種問題都不討論，不是把好的光陰虛度了嗎？」志青說。

樂華急急地從裏面出來，和大家重行一一招呼，問道：

「爲甚麼這樣湊巧，大家都在這裏？——錦華不來嗎？」

「今天是約定在這裏聚會的，我們剛在討論文句的調子呢。你一定有許多好的意見吧。」志青請你再來從頭說起啊。」大文怕聽關於錦華的話，急急地轉換話題。

「我這幾月來每日所聽到的只是丁東丁東的打鐵聲和軋拉軋拉的機器聲，對於文句的調子，怕已是門外漢了。你們大家討論，讓我來旁聽。」

「前星期王先生發出改好的文課，說全班作文的成績都不錯，只是有好許多人語調尙未圓熟，文句讀起來不大順口合拍，叫大家注意。他在黑板上把我們的文字摘寫了幾句例子，一一加以批評，句調上確都是有毛病的。最後他提出了句調的題目，叫我們自己去研究，下星期六的講演題目，就是『句調』。而且還說要在我們這裏四個人之中臨時指定一人去講演，所以在這裏急來抱佛腳啊。我們已把這題目關心了好幾日了。各人擔任一方面，振宇所擔任的是字，慧修所擔任的是句，大文所擔任的是音節，我所擔任的是其他的種種。今天要彙集各人的報告來作成一個大綱。振宇，你先來吧。」志青的話，一方面是對樂華說明緣起，一方面又是討論的開場白。

「我所關心的是字的奇偶。我覺得中國文字有一個特性，是宜於偶數結合的。一辭與別的辭相結合時，如果不成偶數，就覺讀來不易順口。舉例說，『父母之命』讀來很順口，『父命』或『母命』也沒有甚麼不順口，如果改說『父母命』讀起來就有些不便當了。『辦事』是順口的，但在『辦』字改用『辦理』的時候，我們須把『事』字也改成偶數的『事務』『事情』之類才可以。如果說『辦理事』就不大順口了。這以偶數結合的傾向，白話比文言更明顯，文言中『食』字可作名詞來單用，

白話中就非改作『食物』或『食品』不可。文言中的『道』字，在白話中已變作了『道理』。文言中的『行』字，在白話中已變成了『品行』或『行爲』。王先生替我們改文課時，有幾處地方往往只增加一字或減少一字，也許這就是調整語調的一種方法吧。我這幾天仔細從各方面留意，似乎發見到一個原則，單字的辭與其他單字的辭相結合成爲雙字的辭或句，是沒有障害的。如『喫飯』與『天明』與『家貧』之類都順口。雙字的辭，如果是形容詞，有的勉強可與單字的辭相接，如『毛毛雨』與『師範部』與『惻隱心』與『藏書家』之類，有時非加『之』字『的』字不可，如『先王之道』與『寂寞的人』與『美麗的妻』與『寫字的筆』，就都是要加字才能順口的。至於雙字的動詞，大概不能與單字的辭相結合。『翻閱書籍』是可以說的，『翻閱書』就說不來了，『撫養兒子』是可以說的，『撫養兒』就不成話了。我對於這問題，還想繼續加以研究。現在所能報告的，就只這一些，不知大家聽了怎樣？」振字說。

大家對於振字的話都點頭。

「慧修，你所擔任的是句子排列上的注意，請你報告吧。」志青繼續執行他主席的職務。

「一篇文字之中，有許多句子，這許多句子如果都是構造差不多的，讀起來就嫌平板不調和了。譬如這是大文的書房，我們假如作一篇記事文，記述這間書房的光景，倘然說『門在東面，窗在南面，牀在北面，書架在西面。門外有一片草地，窗外有一座樹林，架上有許多書籍，牀旁有一隻箱子……』」

八句句子中，只有兩種句式，一種句式各接連重疊到四次之多，讀去就不能上口了。這是關於句的構造的話。還有，句子的末尾的作結，也有可以注意的地方。王先生前次在班上曾批評×××的文章是『了了調』×××的文章是『呢呢調』，因為他們不知變化，動輒用『了』或『呢』來結束文句，所以讀起來就不順口了。要想文字的句調流利，句法須錯綜使用，切勿老用一種句式。關於句式，中國書上查不出一定的種類，我會去請教過教英文的張先生。他替我在修辭學書裏查檢，據說文章之中主要的句式不過三種：一種叫散句，例如『我要喫飯，穿衣，睡覺，讀書，作工。』是中間截斷了一部也可成句的一種叫束句，例如『喫飯，穿衣，睡覺，讀書，作工，是我們生活上所不能缺一的。』這種句子如果截去了下半截，意義就不完全。還有一種叫對稱句，例如『世人以我為風狂，我以世人為迷醉。』是上下兩截對稱的構造。中國文字中的句式，究竟應分為幾種，我想好好地加以研究。總之句式的錯綜使用，是調和句調的一種方法。我的報告完了。請大家加以批評補充。』慧修說罷，把眼光注視其餘的人，尤其是對於樂華。

志青剛欲叫大文繼續報告，樂華開口道：

「慧修的意見很對，但我覺得有幾點要補充。古來的名文中，句式重疊的不少。我們讀過蔣愈的畫記，其中就有許多重疊的句式，如『騎而立者五人，騎而被甲載兵立者十人，一人騎執大旗前立，騎

而披甲載兵行且下牽者十人，騎且負者二人……」這樣下去，一連有二三十句，記得除第三句「一人騎執大旗前立」變換句式外，其餘都是同樣的構造。這篇文中有幾段都是用着重複的句式的。又如新近你們寄給我的國文講義中，王先生選着幾首古詩，我會在打鐵的時候在肚裏默念，讀得很熟了。其中有一首題目叫江南的，那詩道：「江南可採蓮，蓮葉何田田。魚戲蓮葉間，魚戲蓮葉東，魚戲蓮葉西，魚戲蓮葉南，魚戲蓮葉北。」七句之中，倒有四句句式重複。至於結束句子的助詞，重複用一字的例子也很多。歐陽修的醉翁亭記差不多每隔數句都用「也」字作結。這種句式重複的文字能令人感到拙樸的趣味。作者似乎故意把重複的句調來疊用的。慧修方才說句式須錯綜使用，原則是對的，我覺得應加一個限制，就是說，除了有意義的重複外，句式及助詞務使交互錯綜，勿疊用同一的句式及同一的助詞。慧修，你道我的話對嗎？」

「你給我補充得很好。名文中確常見到重疊的調子。魯迅的秋夜中，就有「一株是棗樹，還有一株也是棗樹」的句法。因為一味着眼在句語的調和上，不覺把這一層很重要的反對方面忘卻了。」慧修表示感佩。

「樂華在工場裏做工，選文比我們讀得還熟哩！——現在輪到大文了。大文，你擔任的是關於音節一方面，請你報告研究所得吧。」志青說。

「我所擔任留意的是音節一方面，音節與文字的調子原有很大的關係，但在普通的文字上，似乎不必有甚麼規律。我們所寫作的不是詩賦，不是詞曲駢文，乃是日常所用的白話。平仄不必拘泥，只求適合乎日常言語的自然調子就毀了。古文中尙且有『清風徐來』等全體用平聲的句子，『水落石出』等全體用仄聲的句子，何況白話文呢？一句之中平仄參用固然可以，不參用也似乎沒有甚麼不好。我想了許久，覺得只有一件事須注意，就是一句之中，勿多用同音或聲音相近的字。我們幼時念着玩的急口令，就是利用許多同音字或聲音相近的字編成的。念來很不順口，聽去也就很不順耳。例如『蘇州玄妙觀，東西兩判官，東判官姓潘，西判官姓管，潘判官不管管判官姓管，管判官不管潘判官姓潘。』『管』『潘』『判』『官』都是聲音相近的字，混合在一處，所以念來容易弄錯，急口令的特色在此。我們寫普通文字，應該避去這種困難。在普通文字中，與其說『洞庭山上一條籐，籐條頭上掛銅鈴，風吹籐動銅鈴動，風停籐停銅鈴停，』不如說『洞庭山上一枝籐，籐枝頂上掛銅鈴，風吹籐搖銅鈴響，風止籐歇鈴聲停，』讀起來比較容易。」

大文的話引得全室的人都哄笑了。

「對於大文的話，有甚麼該補充的地方沒有？」志青勉強抑住了笑意這樣問。又對樂華道：「你一定會有好的意見吧。」

「我覺得大文的話忽略了一方面，應該補充，」樂華說。「也是我在工場裏聽慣了『丁東丁東』的打鐵聲和『軋拉軋拉』的機器聲的緣故吧，我近來很留心同聲母或同韻母的聲音。方才大文說不可多用同音或聲音相近的字，多用這種字，弄得文字像急口令，原不好，但兩個字是不妨用的。中國文字中疊字與聲音相近的辭類很多。如『茫茫』與『鬱鬱』，『蕭蕭』與『歷歷』，『寥寥』之類都是常用的疊字。至於聲音相近的辭類更多見，如『綢繆』與『歷落』，『纏綿』與『徘徊』，『零亂』之類都是常用的音相近的字。這類的字，用得適當，不但無害於句調，而且能使句調格外順利。詩總算是最講句調的文字了，詩中就常用這類的字。方才古詩中『蓮葉何田田』的『田田』是疊字。你們前次寄給我的選文中，有杜甫詠懷古跡五首。其中用着許多聲母或韻母相同的字。如『泯滅』與『蕭條』，『支離』與『朔漠』，『黃昏』與『漂泊』都是。我以為同音或聲音相近的字面固宜避，但也不該一概說煞。兩個字的同音或聲音相近的字，是可以使句調順利，應該除外的。」

諸人都點頭。

「我真糊塗，王先生前星期才講過的，說這類的字叫做『連綿字』，為甚麼方才竟沒有說進去呢？」大文說時很難為情的樣子。

「哦，連綿字這名詞很有趣！我今天才聽到。幸而大文提起。那末我所日日在聽的『丁東丁東』

和『軋拉軋拉』也都是連綿字哩。哈哈，樂華心中所牢記的許多聲音相近的辭類忽然得到了一個歸納的稱呼，感到統一的愉快。

「現在要聽你的報告了，志青，」樂華轉向志青說。

「是的，現在輪到我了。字數，句式，音節，都已有入講過。我所擔任的是他們所剩下來的東西。這幾天來我會就了句子的各方面加以留心，除了方才慧修和樂華所講的幾點外，還想到幾件事。第一是句與句間的關係。一篇文字，是一句一句積成的，一句一句的語調雖然已沒有毛病，可讀得上口，若句與句間的關係不調和，連貫地讀起來，仍是不順。王先生前次教我們讀法，很注重上下文的呼應。我以為這呼應關係，猶之曲調中的板眼，在句調上很占重要的位置，大該注意。在字面上，上句如果有『從前』字樣，下句大概須用『現在』等語來與牠相呼應。上句如果有『與其』字樣，下句大概須用『不若』等語來與牠相呼應。上句用『的』字結尾，如果下句性質相同，也該用『的』字結。譬如說，『這本書是你的，那本書是我的。』如果下句性質不同，就不然了。譬如說，『這本書是你的，我的書那裏去了？』諸如此類，要看了上文的情形去一句一句地寫。關於這層，標點也該連帶注意。因了上文所加的標點是『，』、『是』，『是』。』或是『：』，接上去的句子就各各不同。我們作文的時候，標點往往都在全篇寫好以後再加的。我新近自己養成一個習慣，寫一句就標點一句，下句依照了上句的標點去佈

置安排。有時想不出調和的句子去接，就把上句的標點改過，再想別的法子。我覺得這樣寫出來的文字，句調容易順當些。大家以為怎樣？」志青說到這裏，用眼睛去徵求樂華的意見。

樂華拍手表示贊許，其餘的人也拍起手來。

「志青的話，使我們得到不少的益處。我才知道『學而時習之，不亦悅乎？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二句中用兩個『不亦』與兩個『乎』的理由。此外如『仁者，人也；義者，宜也。』等句的趣味，也領略到了。」大文說。

最長的初夏的日脚已近傍晚，可是書室中的幾個青年書獃子卻完全沒有覺得。張太太到書室來，說要留樂華早些喫了晚飯去，已擺好了，叫大家都不要走，陪陪客人。

振宇慧修、志青都立起來道謝。

「我的報告還未完呢。我想，句子的長短，也是與句調很有關係的。」志青待張太太走出書室以後說。

「我們一壁喫飯一壁談吧。」大文把右手伸成一字形，邀大家入客堂去。「樂華，請你坐在上首。今天是五一節，你不但是客人，而且是工人哩。哈哈！」

二十二 兩首菩薩蠻

一個星期六的下午，錦華和慧修攜着手到圖書教師李先生房裏去繳本學期最後一張寫生成績，李先生正坐在案頭整理學生的圖畫，一壁和立在案旁的振宇復初二人談說着。

錦華慧修交出了成績，仍留在房內細看壁間懸掛着的繪畫，究竟是畫家的房間，畫幅時時更換，每次進來，都有一種新鮮的印象。她們在一幅新裝裱的仕女畫前面把腳停住了。

那畫是一張小條幅，上面畫着一個睡在榻上的美麗的少女，雲鬢蓬鬆。睡榻的後方，背景是一排的屏風。全體的情調豔美得很。題款是「××兄屬寫溫飛卿詞意」與「×年×月××」兩行。

兩位少女被畫中的少女暫時吸引住了，只管立在畫前彼此細語。引得振宇和復初也遠遠地把眼睛移到這幅畫上來。

「這幅畫是我新近請一個朋友畫來的。寫的是溫飛卿一首詞中的意境。王先生還沒教你們讀過詞吧。我一向喜歡讀詞。因為詞與畫有許多共通的地方，尤其是中國畫。溫飛卿的這首詞，叫做菩薩蠻，是很有名的。喏，在這裏。」李先生拉開抽屜，取出一本張惠言的詞選揭開來叫大家看。

錦華慧修走近攜去看，見李先生所指的恰是書中的第一首，那詞句是：

「小山重疊金明滅，鬢雲欲度香腮雪。懶起畫蛾眉，弄裝梳洗遲。照花前後鏡，花面交相映。新帖

繡羅襦，雙金鸂鶒。」

大家看着書在心中默念，覺得有些念不斷。有幾處好像是七字一句，有幾處卻不是，終於面面相覷地呆住了。

「哦！你們還沒有懂得詞的構造吧。詞一名長短句，和詩不一樣，一首之中每句字數有長有短。除極短的小詞外，每首都分上下兩截，叫做『上闕』與『下闕』。某句應該有幾字，因曲調而不同。菩薩蠻上闕共四句，每兩句同韻，字數是七、七、五、五。下闕也是四句，每兩句同韻，字數是五、五、五、五。菩薩蠻是這首詞的曲調名稱，並非這首詞的題目。曲調的名稱不少，如甚麼長相思、金縷曲、浪淘沙、西江月，統共有八百多種。常用的也不過百種左右而已。——我今天又要替王先生教國文了。哈哈！」李先生用了笑聲把自己的話作一結束。

錦華依照李先生方才的話再去看那首菩薩蠻詞，她低聲讀了一遍，覺得字句雖有幾處不十分懂，音節卻很和諧，讀起來比詩更有趣味。慧修一壁看詞，一壁不時回頭去看那幅畫，想看出畫中所描寫的是詞中的那幾句。

「詞以表現境界或抒寫感情為主，換句話說，詞的內容不外是情境。溫飛卿的這首菩薩蠻，描出一個豔美華麗的境界。詞是舊文學中比較難懂的東西，用辭比詩文都艱深。待我把這首詞的大意來解釋一遍吧。『小山』就是屏風，蟲着的屏風，形狀凸凹如山，『屏山』是詩詞中常用的辭類。詞中描寫一個豪貴的閨秀在早晨起牀前後的情形，朝陽射在畫屏上閃爍發光。——用『金明滅』三字多好？——她還睡着未醒，鬢髮亂得幾乎要蓋煞臉上的白色。——『欲度』二字，就是表現這情況的。——她懶懶地起來，畫眉，妝扮，過了許久才梳洗完畢。——『弄』字用得非常確切。——梳洗好了，這才對鏡戴花。——『前後鏡』與『交相映』是戴花時的描寫。——後來再換衣裳。——羅襦就是羅衣，『雙雙金鷓鴣』是繡花模樣。先繡好了模樣粘綴在衣服上叫『貼』。——這首詞共只四十四字，卻能寫出早晨的光景，閨房中的陳設，閨秀的姿態神情，以及畫眉梳洗戴花照鏡著衣等等的動作，連衣服上的花樣都寫得活靈活現。我們讀這首詞，能深深地感受到一個豔美華麗的印象。」

大家聽了李先生的講解，於理解的愉快以外又感到一種新鮮的趣味，都把眼睛注在那本詞選上，再去看別首詞。

「那末這幅畫上所寫的只是第一第二兩句呢。」慧修對李先生說。

「是的。詞中描寫着許多連續的動作，要在一幅畫中完全表現，是不可能的。普通照相與活動電

影的區別在此，文章與繪畫的區別也在此。繪畫與文章都能表現印象，好的文章功效比繪畫大。因為繪畫只能表現靜境，而文章兼能表現動境。王先生已把記事文與敘事文的分別教過你們了吧。繪畫是記事的，不是敘事的。」李先生說。

慧修點頭，似有所悟到。

「這許多首詞，似乎所描寫的都是女子的事情，所用的辭類差不多全是關於女子的。我在別的书上也曾見到過詞，雖不甚懂得，字面也好像是屬於女性的居多。難道詞都是這樣的嗎？」振宇指着書上一連刻着的許多首溫飛卿的菩薩蠻詞問。

振宇的質問，引得其餘的人都注意，尤其是女性的錦華與慧修。大家都把眼光向着李先生。

「那也不盡然，」李先生急急地加以訂正。「溫飛卿原是一個善於作香奩體的詩人，應該特別看待。嗚呀，詩詞中寫女子的時候，往往意思不一定就只指女子，有許多地方卻別有含意，只把意旨寄託在女子的身上就是了。你們會聽到『香草美人』的話了吧，這典故見於屈原的離騷，屈原的寫美人，並非一定指美麗的女子，乃是另有寄託的。」

振宇聽了李先生的解釋，宛如在胸中開闢了一個新境地，覺得平日讀過的幾首古詩，也於字面以外突然生出新趣味來了。

李先生好像忽然記起了一件甚麼事似地，把那本詞選取到手裏急急翻動，翻出一首詞來指向大家道：

「哪，這是辛棄疾的詞，也是菩薩蠻調。你們試讀看！」

振宇等走近去看，那首詞在菩薩蠻的調名下，還有一個題目，叫做「題江西造口壁」，詞句是：

「鬱孤臺下清江水，中間多少行人淚。西北望長安，可憐無數山。青山遮不住，畢竟東流去。江晚

正愁予，山深聞鷓鴣。」

菩薩蠻調的構造，是方才已經明白了的，讀去毫不費事。只是內容仍不甚清楚，大家擡起了頭齊待李先生開口。

「辛棄疾是南宋時代的詞人，這首詞作於江西造口。當時金人南侵，國難嚴重，宋室就從河南汴梁南遷。當南渡時，金人追隆祐太后的御舟，一直追到江西造口才停止。江西造口是從北至南的要道，人民爲避金人的侵略，倉皇從這裏經過的當然不計其數。「鬱孤臺」是那裏一座山的名稱。宋室南渡以後，仍不能恢復。作者經過這裏，想到當時避難者顛沛流離由這裏向南奔逃的情形，家國之感就勃然無法自遏了。於是做了一首詞寫在壁上。他說：「江水裏大概有許多眼淚，是顛沛流離的行人掉下來的吧。要想從這裏向西北眺望長安——「長安」是京都的代替辭——可憐雲山重疊阻隔，雖

然明知道故都在西北方，可是望也望不見，莫說回到那裏去了。青山遮不住江水，終於任其向東流去，猶如這造口止不住行人，行人畢竟向南奔竄。此情此景，已穀悵惘，又值傍晚的時候，江上的暮色更足引動人的愁懷，而山間又傳來了鷓鴣的啼聲。『你們看，這詞裏的意境何等淒惋！』李先生解釋畢，把這首詞朗聲地讀了又讀。

李先生的解釋和誦讀，令幾個青年突然引起了對於目前國難的愁思。這首詞的刺激性，似乎比平日習見的『共赴國難』『民族自救』等等的標語，還要深刻些，房間裏的空氣立時沈重起來。

『巧極了。今天李先生講的兩首詞，都是菩薩蠻，末尾都用着『鷓鴣』二字哩。』總算是復初打破了一時的沈默。

『噢！真的。兩首菩薩蠻裏都有『鷓鴣』。溫飛卿的『鷓鴣』暗示着男女間的情事。『雙雙金鷓鴣』說『雙雙』就可作男女一對的聯想。至於辛棄疾的『鷓鴣』意義更深。『鷓鴣』的叫聲不是『行不得也哥哥』嗎？有人說，辛棄疾的『山深聞鷓鴣』就是在感歎恢復之事的行不得呢。』李先生補充說。

「原來詞是這樣意義豐富，這樣不容易讀的東西。」錦華歎息着向慧修說。
「讀詞尙且如此煩難，作詞更不消說了。」慧修說。

「作詞其實也不難，普通的方法就是按譜填寫，平仄字數一一遵守就是。所以作詞叫做『填詞』，又叫『倚聲』。在你們，作詞已大可不必，只要能讀，已經行了。詞是我國先代遺下來的文學上一部分的遺產，我們樂得享受。把古來的名詞，當做常識來熟讀幾首，倒是應該的。歷代詞人的集子不少，讀也讀不盡，你們讀選本就可以了。選本的種類也很多，任揀那一種都可以，選的人眼光雖不同，反正選來選去，逃不出頂好的幾首。我這一本是張惠言選的，叫做詞選。」

「我家裏有一部絕妙好詞，還有一部白香詞譜，先讀那一部好？」錦華問李先生。

「這也都是很好的詞選。先讀白香詞譜吧。那裏面是一百個曲調，每個曲調選着一首詞。這一百首都是名作，熟讀了這一部，就可記得一百個常見的曲調和一百首好詞，很經濟。」

「方才先生說，詞以表現境界或抒寫感情為主，詞的內容不外乎情境。今日讀過的兩首菩薩蠻，溫飛卿的一首似乎是以境為內容的，辛棄疾的一首似乎是以情為內容的。不知道對不對？」振宇問。

李先生微笑點頭，似乎表示讚許。過了一會又道：

「境與情原是關係很密切的。只寫境，言外也可引起情來，要抒情，也不能全離開境。溫飛卿的詞雖偏重在寫境，而豔情已包含在內。辛棄疾的詞雖着重在抒情，究竟也不能不寫及『江水』『山』『晚』」

『鴿鷗』等等的境。所以還是不要強把情境分開來說的好。這兩首詞，如果要說區別的話，原也有着
一種很重大的區別。詞裏面有兩種顯著的風格，一種是細緻的，一種是豪爽的。溫飛卿的詞屬於細緻
的一類，辛棄疾的詞屬於豪爽的一類。這個區別比較來得扼要，將來你們多讀幾首詞，自然能辨別出
來的。——呀！天快晚了，我還要畫『母親』呢。怎麼講了這許多時候的詞！哈哈，我今天又在替王先生
教國文了！』

李先生立起身來，從熱水瓶中倒出一杯開水，一氣喝盡，急急地披上了染有許多顏料漬子的畫
衣，走到畫架旁去。李先生畫『母親』已近兩個月，一壁畫一壁修改，有時自己覺得不愜意，就全體塗
消了開始重畫，或竟連畫布也換過。學生中關心於這幅畫的人很多，特別的是愛好繪畫的慧修。她前
幾天會見李先生已在畫衣服，全體快要完成了，這次和大家退出房間，立在門外回看時，見又換了
一個新輪廓了。

「爲甚麼又要重新改畫呢？」慧修獨自再回進來問。

「將來再告訴你。」李先生停了畫筆這樣回答。

慧修追上走在前面的三個，興致勃勃地說：

「把剛才的談話扼要記下來，寄給樂華看，你們想好嗎？」

二十三 新體詩

張大文和周錦華兩人從蜜戀到彼此不理睬還是周樂華離開學校以前的事情。真是極其微細的一個起因，不過錦華要到圖書室裏去看新到的雜誌，大文手頭正有事做，說了一聲「我不想去看」罷了。當時錦華負氣，獨自跑到圖書室裏，拿起一本新到的現代在手，呆了半天，也不會看清楚上面寫着些什麼。隨後大文也來了，湊近她坐下，問她可有好看的小說沒有，她便憤憤地說：「你既不想來看，問我做甚麼！」大文才知道她動怒了，百般地向她解釋，她只是個不開口。這使他耐不住了，恨恨之聲說：「你是甚麼心腸？人家好端端向你說話，你卻理也不理，好不嘔氣！」錦華聽了這個話開口了，她說：「你去問問自己是甚麼心腸吧！又不請你到甚麼不好的地方去，你便推三諉四說不想去。無意的流露最顯得出心腸的真面目，總之你不屑同我在一起就是了！」接着是一陣的爭辯，直到鈴聲響了，兩人才各顧各地走了出來。其時圖書室裏並沒有第三個人，所以這事情沒有立刻被傳開去，成爲學校裏的當日新聞。

第二天早上，他們兩人見面了。好像有誰發出了口令似的，兩人同時把頭旋過一點，把眼光避了

開去。這就是彼此不理睬的開端了，以後每一次對面就演這一套老把戲。漸漸地，這初戀的小悲劇被同學覺察了。有的就同他們開玩笑，說他們從前怎樣怎樣，現在怎樣怎樣，多方地揶揄。有的希望他們恢復從前的情分，特地把他們牽在一起，「仍舊握着手吧，」彼此同時開口吧，「這樣從旁勸說。無論揶揄或者勸說，效果是相同的，就是把兩個青年男女更隔離得遠遠了。他們覺得被揶揄的時候固然難以爲情，而被勸說的時候也並不好過。所以能設及早避開，不待面對面的時候才旋過頭移過眼光，那是更好的事情。不久之後，當初的憤激在兩人心頭慢慢地消散了，這不可解的羞慚卻越滋長。表現在行動上便是這一個到那裏，那一個就到那裏。只有上課時候沒法，兩人是坐在同一教室裏的；然而上課時候有教師在那裏，沒有人會向他們揶揄或者勸說的。「只怕彼此永遠不再有交談的機會了，」這樣的想頭，大文曾經有過，錦華也曾經有過。這想頭分明含着懊悔的意味，跟在後頭的想頭不就是「如果恢復了從前的情分豈不很好」嗎？他們雖然這麼想，可是總被不可解的羞慚拘束住，誰也沒有勇氣說一聲「我們照常理睬吧，」這是一種奇妙的青年心理，爲一般成人所不能了解的。

心 文

錦華懷着這樣的心理度過半年多的光陰，作成了好多首的新體詩，寫在一本金繪封面的懷中手冊上。這些詩篇一部分是懷想往日的歡愛，一部分是希望將來的重合，而對於目前的對面如隔蓬

山，也傾吐了深深的惆悵。她覺得這許多情思是無人可以告訴的，只有寫成詩篇，告訴這一本小冊子，胸中才見得鬆爽一點。於是屢次作詩，不覺積有三四十首了。這本小冊子平時收藏得好好，從不給人看見。當舉行暑假休業式的那一天，別的同学聚作一大堆，在那裏談論會考的風潮，錦華和慧修兩個卻在教室裏整理零星用品，這本小冊子才被慧修在錦華的小皮箱裏發見了。乘其不備搶到手裏，便翻開來看：「你作了這許多的新詩體，也不給我欣賞欣賞，」慧修這樣喊了出來。錦華立即要取還，可是慧修那裏肯還她。慧修說彼此的作文稿向來交換看的，新體詩稿無異作文稿，看看又何妨。錦華和慧修交誼原極親密，這當兒忽然有一個新的欲望萌生在錦華的心頭：她不但切盼慧修完全看她的詩，並且切盼慧修看透她作詩的心。她便和慧修要約：不可在學校裏看，必須帶回去看，又不可轉移給旁的人看。這很容易接受的條件，慧修都答應了，便把這本小冊子放進印白紗衫的袋子裏。

慧修到了家裏，一手揮着執扇，一手按着小冊子，眼光便投射到書面上去。只見題目是校園裏的石榴花，後面歪歪斜斜寫着一排的詩句：

新染的石榴花

又在枝頭露笑臉了，

鮮紅似去年，

嬌態也不差，

爲甚麼不見可愛呢？

去年的花真可愛，

在綠蔭裏露出熱情的臉兒來，

旁聽甜蜜的低語，

保證不變的愛情，

她們笑了，

至今似乎還聽得她們的笑聲。

啊，去年的花真可愛！

「原來是回想他們當初的事情，」慧修這樣想着，把書頁翻過來，只見題目是無端，詩句道：

無端浮來幾片黑雲

把晴明的天空遮暗了，

無端湧來幾疊波浪

把平靜的水面攪亂了。

黑雲有消散的時候，

波浪也會歸於平靜。

但是，心頭的黑雲呢？

但是，心頭的波浪呢？

慧修正想再翻過來看，忽見父親走進室中來了，便愛嬌地叫聲「爸爸。」父親新修頭髮。留鬚的頭髮只有一分光景，差不多像個和尚，他舒快地撫摩着自己的頭頂，走近慧修身旁問道：

「你剛從學校裏回來嗎？在這裏看甚麼東西？」

慧修並沒有想起剛才錦華不可轉移給旁的人看的約言，卻下意識地把小冊子闔了攏來，拿在手裏，站起來回答道：

「是周錦華做的新體詩稿。」

周錦華常到慧修家裏來，慧修的父親認識她的，他便帶笑說道：

「她也愛做新體詩嗎？」

慧修的父親對於一般學藝，見解都很通達，惟有新體詩，他總以為不成東西。他也並不特地去關心這一種新起的文藝，只在報紙雜誌上隨便看到一點罷了；看到時總是皺起了眉頭，不等完篇，眼光

就逃到別處去了。此刻提起新體詩，不由得記起了前幾年在報紙上看見的譏諷新體詩的新體詩，他坐定下來說道：

「我曾經看見一首新體詩，那是譏諷新體詩的，倒說得很中肯。我來念給你聽。

「新詩破產了！

甚麼詩！簡直是：

囉囉嚶嚶的講學語錄；

瑣瑣碎碎的日記簿；

零零落落的感慨詞典！」

「我們國文課也教新體詩呢，」慧修坐在父親旁邊，當窗的簾影印在她的衣衫上，她從口氣中間辨出了父親菲薄新體詩的意思，故意這麼說。

「這東西也要拿來教學生嗎？真想不到。」

「教是教得並不多，兩年中間也不過十來首。」

「這東西怎麼好算詩，長長短短的句子，有的連韻都不押；只是隨便說幾句話罷了。倘若這樣也算得詩，我們每天每刻都在做詩了！」

慧修平時和父親甚麼都談，可是不會談到過新體詩，此刻聽父親這樣說，心裏不免想道：料不到父親反對新體詩的論據，竟和一般人差不了多少。她自己是承認新體詩的，有時並且要試作幾首。便用宣傳家一般的熱心告訴父親道：

「我們的國文教師王先生是這樣說的：詩這個名稱包括的東西很多，凡是含有『詩的意境』的都可以稱爲詩。所以從前的古風、樂府、律句、絕句固然是詩，而稍後的詞和曲也是詩，現在的新體詩也是詩，只要中間確實含有『詩的意境』。他又反過來說：如果並不含有『詩的意境』，隨便的幾句話當然不是新體詩，就是五言七言地把句子弄齊了，一東二冬地把韻腳押上了，又何嘗是詩呢？爸爸，你看他這個意思怎樣？」

「他把『詩的意境』來說，我也可以相當承認。但是既不講音韻，又不限字數，即使含有『詩的意境』和普通的散文又有甚麼分別？爲甚麼一定要叫牠做詩呢？」

慧修的父親說到這裏，擡眼望着牆上掛着的對聯，聲調搖曳地吟哦道：

「不——好——詣——人——貪——客——過——慣——遲——作——答——愛——書——來——你看，這才是詩呀！」

慧修不假思索，把紈扇支着下巴，回答道：

「關於新體詩和散文的分別，王先生也曾說過。他說詩是最精粹的語言，最生動的現象。普通散文沒有那麼精粹，所以篇幅大概比詩篇來得多；又並不純取印象，所以『詩的意境』比較差一點。這就是詩和散文最粗略的分別。」

她停頓了一歇，更靠近父親一點，下垂的頭髮拂着他的臂膀，晶瑩的眼睛看着他的永遠含着笑意的眉目，愛嬌地說道：

「新體詩裏有一派叫做『方塊詩』，不但每行的字數整齊，便是每節的行數也是整齊的，寫在紙上，只見方方的一塊方方的一塊；而且押着韻。」

「那我也看見過。一行的末了不一定是話語的收梢，湊滿了一行便轉行了，勉強押韻的痕迹非常明顯。這樣的東西我實在看不下去，看了幾行便放開了。」

「這是受的西洋詩的影響。」

「西洋的詩式便算是新的嗎？」

「我們王先生也這麼說呢。他說新體詩既不依傍我國從前的詩和詞曲，又何必去依傍外國的詩。新體詩應該全是新的，形式和意境都是新的。」

慧修的父親點着一枝紙煙，吸了一口，玩弄似地徐徐從齒縫間吐出白煙，帶笑說道：

「你們的王先生倒是新體詩的一位辯護士。那麼，我要問你了，你們曾經讀過比較好一點的新體詩嗎？」

慧修坐正了，緩緩地搖動着執扇，一隻手把錦華的小冊子在膝上拍着，斜睨着眼睛想點頭一會兒想起來了。

「我把想得起來的背兩首給爸爸聽吧。一首是俞平伯作的，題目是到家了。

「買硬麵餛飩的，

在深夜尖風底下，

這樣慢慢地吹喚着。

我一聽到，知道「到家了！」

「北平地方我沒有到過，但是讀了這一首詩，彷彿看見了寒風凜冽，叫賣淒厲的北平的夜景。爸爸，你是住過北平的，覺得這一首詩怎樣？」

慧修的父親點點頭，紙煙黏住在脣間，帶點兒鼻音說道：

「還有點意思。」

「爸爸，你也讀賞新體詩了！」慧修推動父親的手臂，滿臉的勸誘成了功的喜悅。「再有一首題

目叫做水手，劉延陵作的，那是押韻的了。

「月在天上，

船在海土，

他兩隻手捧住面孔，

躲在擺舵的黑暗地方。

他怕見月兒眨眼，

海兒掀浪，

引他看水天接處的故鄉。

但他卻想到了

石榴花開得鮮明的井旁，

那人兒正架竹子，

曬她的青布衣裳。

「這一首詩印象極鮮明生動，我非常歡喜牠。」

「石榴花開得鮮明的井旁，那人兒正架竹子，曬她的青布衣裳，」慧修的父親低回地念着，神情

悠然，說道：

「這倒是很有神韻的句子。念起來也順口。像那一首到家了，意境雖還不錯，只因沒有音韻的幫助，我總覺得只是兩句話語罷了。」

「我聽王先生說，作新體詩的人雖不主張一定要押韻，但自然音節還是要講究的。那些上不上口的拗強的話語固然不行，便是日常掛在嘴邊的普通話語也不配入詩，必須洗鍊得十分精粹了的，音節又諧和，又自然，才配收容到新體詩裏去。」

「只怕能穀這樣精心結撰的新詩人不多吧，只怕比得上剛才這兩首詩的新體詩也不多吧。」
慧修的父親還是表示着懷疑。

「我們學校的圖書室裏，新體詩集也有好幾十本呢。我是批評不來，不能說有幾本好幾本不好。不過既然出了詩集，裏頭總該有幾首可以看看的。」

慧修說到這裏，忽然想起了編輯抗日週刊的時候，每次開投稿箱看，投稿的十分之六七總是新體詩的事情。

「爸爸，你還不知道，我們學校裏有很多的新詩人呢，有的寫新體詩充作文課，有的投寄到報館和雜誌社去。」

「做得像樣的不多吧？」

「不多。聽王先生批評，加以讚美的很少。」

「投寄出去，不見得被錄取的？」

「也有被錄取的，不過數目很少。大多數大概到字紙籠裏去了。」

「你也去投稿了吧？」父親用善意的探測的眼光望着慧修。

慧修只怕自己試作的新體詩給父親看見了被說得一文不值，便連試作新體詩的事也否認了，她用上排的牙齒噙着下脣，搖一搖頭，笑顏回答道：

「我是連做都不做的，那裏會去投稿呢？」

「你們中學生無非是小孩子罷了，卻大都要做詩，新體詩實在太容易了！」父親忽然轉爲感歎的調子。

「關於新體詩容易不容易的話，王先生是常常說起的。他說你們不要把新體詩看得太容易了。他說隨便把幾句話分行寫在紙上，如果沒有『詩的意境』，那是算不得詩的。他說『詩的意境』的得到並不在提起筆來就寫，而在乎多體驗，多思想。這些話我們差不多聽熟了。」

「這些話確是不錯，從前作詩的人也是這麼主張的，」父親說着，捻弄着上脣的髭鬚。

「但是王先生並不反對我們作新體詩。他說你們的生活經驗有限，好比小小的溪流與不起壯大的波濤，做不出怎樣好的新體詩來是不足為奇的。他說從前許多的詩人，他們起初執筆的時候，難道就首首是名作嗎？他說你們只要不去依傍人家，單寫自己的意境，就走上正路了。」

「他倒是很圓通的。」

「我們的王先生真是圓通不過的，他從不肯堅執一種意見，對於甚麼事情都說平心的話。同學個個和他很好呢。」

「在他的意思，你們將來也許會成爲新體詩的杜工部李太白。」

慧修吻着脣點點頭，然後柔聲說：

「不錯，他說過這樣的話。」

「在目前，新體詩的杜工部李太白是誰呢？」

「王先生說目前還沒有。不過他說，新體詩從提倡到現在，才只有十幾年的歷史，便要求有大詩人出現，未免太奢望了。他說舊體詩的歷史多麼長久，然而大詩人也只有數得清的幾個呀。」

「哈哈，他對於新體詩的前途完全是抱着樂觀的。」

慧修說得太起勁了，更矜誇地說下去。

「對於一般新體詩作得不見怎麼好，他也有解釋的。他說好詩本來像珍珠一樣，並不是每採取一回總可以到手的。他說從前的詩人像杜工部白香山陸放翁，做的詩都非常之多，然而真是好的也只有少數的一部分；又何怪現在的新體詩不見首首出色呢？」

父親沈吟了；他想到杜工部一些拙劣的詩篇，又想王先生這個話也是平心之論。一時室中顯得很寂靜，只聽窗外樹上噪着熱烈的蟬聲。

忽然父親的眼光射到慧修手裏，他說道：

「周錦華的新體詩做得怎樣，拿來給我看看。」

「爸爸，請你原諒，她和我約定，叫我不給別人看的。」慧修臉紅紅地說，執着小冊子的一隻手便縮到了背後去。

樂華在利華鐵工廠的訓練班裏漸漸被認為高材生，受到幾個指導教師的獎讚。這原不是甚麼可異的事。一般練習生大都是高小畢業的程度，有幾個連高小也沒有畢業；而樂華卻在中學裏讀了一年半，並且平時不是馬馬虎虎的，自然會在儕輩裏頭露出頭角來了。他所畫的圖樣有好幾幅，皇地懸掛在教室裏；遇到須作記錄或者報告的時候，指導教師又常常指派着他。因此，在同學的眼光裏，他差不多是次於教師的可以請教的人物。幾個用功一點的人便包圍着他，詢問這個，討論那個。他雖然覺得繁忙，精神上卻是很愉快的。

一天晚上，夜課完畢以後，樂華正預備回到宿舍裏去，卻給一個叫做宋有方的同學喊住了。

「樂華，慢一點走，請教你一件事。」

「甚麼事？」樂華回轉頭來，窗外射進來的月光正照在他的臉上。

「我做了一篇文字，想請你替我修改一下。」

在訓練班裏並沒有國文的功課；但是這班練習生離開了學校，卻從實際經驗上感到了讀寫技

能的需要，於是買一些借一些書籍來閱讀，更自己擬定了題目練習作文。其中越是用功的幾個越嫌得空閒時間太缺少了，從前那樣甚麼事都不做，只是閱讀呀，寫作呀，遊戲呀，運動呀，真成爲遙遠的舊夢；而且，近旁沒有可以請教的人，一切差不多都在暗中摸索，也是非常寂寞的事。宋有方這一篇文字是在夜課之後就寢以前寫的，連續寫了三四個晚上，才算完了篇。他自己不知道中間有甚麼毛病，心想樂華或者可以給他一點幫助，故而請樂華替他修改；這還是第一次呢。

「甚麼題目？」樂華接宋有方的稿紙在手，見第一行寫着機械的工作五個字，又問道：

「你在這一篇裏說些甚麼話呢？」

「我說機械的工作比人快，比人準確；工人的職務只在管理機械。這個意思當然很平常，然而我自己的經驗，所以把牠寫出來，借此練習作文。不過一下筆困難就來了。幾句話同時在腦子裏出現，不知道先寫了那一句好。平常說話說了就算了，似乎沒有甚麼疑問，現在要把話寫到紙面上去，這樣說好呢還是那樣說好，疑問便時時刻刻發生了。還有，要把一種比較複雜的東西說明白真是不容易，這一篇裏說起自動車牀，想了好久才寫下去，我自己覺得還是沒有說明白。」

說到這裏，宋有方用誠摯的眼光看定樂華，懇切地說：

「謝謝你，破費一點工夫，替我修改一下吧！我要知道那一些地方不該這樣說，應該那樣說；更要

知道爲甚麼不該這樣說，應該那樣說。這並不要緊，隨便甚麼時候交還我指點我好了。我沒有先生，我把你當作先生吧！」

樂華緊緊執着宋有方的手，回答道：

「把我當作先生的話，請你千萬不要說；你要這樣說，便是拒絕我的效勞了。我所知道的，我所能殼看出來的，一定盡量告訴你。」

宋有方的眼睛裏放出歡喜和感激的光，重複地說：

「謝謝你！謝謝你！」

樂華便轉身向電燈，看宋有方的文字。

一般人站在精美的機械旁邊，讚美道：「機械真像個活人，不過是用鐵鑄成的，不是由血和肉生成的。」

機械比人強得多了。這個話是不對的。機械倘若和人一樣，用人好了，用機械做甚麼？機械工作比人快，又比人準，力量又大到不知多少倍。

機械不止有兩隻手。人只有兩隻手。人要機械有幾隻手，就可以做得牠有幾隻手。

兩種工具，人不能同時一同拿。機械便能殼同時一同拿，就是幾十種工具，也可以同時一

同拿。

同時一同做兩件事情，人是辦不到的，一壁拉鋸，一壁推飽，大家辦不到的。這樣的工作機械辦得到。

我們只要看自動車牀好了。我們把鐵棒裝上去，機械就前前後後做着工作。三把粗鑿子把鐵棒做成一根螺絲桿，三把細鑿子把螺絲修好。一把專做螺絲頭的鑿子做成螺絲頭，一把刻螺絲的鑿子把那一頭也刻了螺絲。末了一把切刀切一下，螺絲棒切下來了。這些動作快得很，眼睛總沒有那樣快。

一件工具做着工，別件工具並不等的。這架機械共有九件工具，九件工具是同時一同工作的。切刀切第一根螺絲棒下來的時候，刻螺絲的鑿子正做第二根，專做螺絲頭的鑿子也正做第二根，第三根在細鑿子那裏，第四根在粗鑿子那裏。

人能穀做這樣的工作嗎？不能的。

我們工人做甚麼呢？我們只須把鐵棒裝上去，做好了螺絲桿，拿開去。這樣看來，機械反而像個老手的工人，我們工人反而像個助手了。不過不同，機械像個老手的工人究竟沒有心思，我們工人像個助手然而有心思，機械要用我們的心思去管理的。

樂華看罷，帶笑向宋有方說道：

「你這一番話說得很有意思。待我細細看過幾遍，替你修改好了。明天晚上一準交還你。」

「明天晚上嗎？」宋有方雖然說過並不要緊，但聽得明天晚上一準交還的話，不禁高興得漲紅了臉。

第二天晚上，訓練班的功課完畢，同學都走散了，只樂華和宋有方留在課室裏。窗外的月色和前一天一樣地好，秋蟲聲鬧成一片。

樂華將宋有方的原稿和另外一份稿紙授給宋有方道：

「你這一篇分段很清楚；只是有些話嫌得累贅，有些話卻含糊不清，又有些字眼用得不很適當。凡是我所能看出來的都替你改了。因為鈎鈎塗塗看不清楚，索性另外寫了一份在這裏，請你先看一下，再來給你說爲甚麼要這樣改。」

宋有方歡喜萬分，眼光落在樂華的改稿上，是鉛筆寫的二十三行行書。

一般人站在一架精良的機械旁邊，往往讚美道：「真像一個鐵鑄的活人。」

這個話是不對的。倘若機械只和一個人一樣，那麼人爲甚麼要用機械呢？機械比人強得多了；做起工作來比人敏捷、準確、有力到不知多少倍。

人只有兩隻手。但是機械可以如人的意，人要牠有幾隻手就有幾隻手。

人不能同時拿兩種工具。但是機械不要說兩種，就是幾十種也可以。

人不能同時做兩件事情，一壁拉鋸，一壁推鉋，是誰也辦不到的。但是機械辦得到。

我們看自動車牀好了。把鐵棒裝上去；機械就順次做着工作。先是三把粗鑿子把鐵棒做成一根螺絲桿，接着三把細鑿子把螺絲修整。於是一把專做螺絲頭的鑿子把一頭做成螺絲頭，一把刻螺絲的鑿子把另一頭也刻上了螺絲。這就只賸末一步的工作了：一把切刀把做好了螺絲桿從鐵棒上切下來。這些動作都是很快的；我們在旁邊看，眼睛總跟不上車牀的動作。

這架機械使用九件工具。一件工具做着工，別件工具並不停在那裏等。原來九件工具是同時工作着的。切刀把第一根螺絲桿切下來的時候，刻螺絲和專做螺絲頭的鑿子正做着第一根，細鑿子正做着第三根，粗鑿子正做着第四根。

人能做這樣的工作嗎？

站在機械旁邊的我們工人幹些甚麼呢？我們只須把鐵棒裝上去，把做好了螺絲桿收拾起來罷了。這樣，機械好像熟練的工人，我們工人反而像個助手了。不過究竟有點不同，因為

那熟練的工人並沒有意識，一切須由助手管理、指揮的。

「太費你的心了。其實就在我的稿紙上修改好了，何必全體騰一過呢。」宋有方看完了，眼光還是逗留在紙面上。

「這並不費甚麼事的。」樂華和宋有方並肩站着，一隻手幫他執着稿紙，說道：

「我們把兩份稿紙對比着看吧。先看第一段。『精美』和『精良』意義雖差不多，可是『精美』比較偏在形式方面，形容一件藝術品或者一間房間的陳設，那是很適合的。現在形容一架機器，不只說牠的形式，連牠的工作效能都要說在裏邊，那就用『精良』來得適合了。你那句讚美的話太囉嗦。現在我替你改爲『真像一個鐵鑄的活人』。意義並沒有減少，然而簡鍊得多了。」

宋有方只顧點頭，眼光在原稿和改稿上來回移動着。

「我們再看第二段。要說那樣讚美的話是不對的，應該緊接第一段，在第二段開頭就說。你卻先說了『機械比人強得多了』，再說『這個話是不對的』，就成爲否認『機械比人強得多了』這句話了。不是和你的原意正相反背嗎？因此，我替你把『這個話是不對的』提前，把『機械比人強得多了』移後，作爲敘說機械的好處的總冒。你的原稿敘說機械的好處連用兩個『又』字，累贅而沒有力量。試辨一辨看，說『做起工作來比較敏捷、準確、有力到不知多少倍』是不是好一點？」

「唔，好一點。——不止好一點，好得多了。」

「第三、四、五三段都是說人只有什麼、只能怎樣，而機械遠勝於人，所以這三段的形式應該相同，都得用一個『轉折連詞』。現在我一律用了『但是』。話語我都替你改得簡鍊了。第三段的說法尤其要注意，似乎比你的說法穩健了，你覺得嗎？還有『同時』和『一同』意義相近，疊用在一起便是毛病，單用『同時』好了。」

「第六段的第二句你用了一個很不適當的『副詞』，便是『前前後後』。我們說『前前後後』圍着河道，』或者說『前前後後都是敵兵，』可見『前前後後』是一個表示方位的『副詞』，在這裏是用不到的。你原來是順次的意思，爲甚麼想不起『順次』這兩個字來呢？」

「經你說破，我也知道應該說『順次』的了。可是當初腦子弄昏了，無論如何想不起這兩個字來。」

「你寫自動車牀的動作，沒有把先後的次序提清楚，就好像各種動作是同時並作的了。你看我替你加上了『先是』、『接着』、『於是』、『這就只贖末一步的工作了，』不就把各種動作的次序說明白了嗎？你昨天說，自己覺得沒有說明白，原來毛病就在這些地方。」

「不錯，照你替我改的看來，就很明白了。」

「第六段的末了是一句含糊的句子。上面說『這些動作快得很，』下面爲甚麼忽然說到了『眼

「眼睛」又爲甚麼說到了「眼睛」的快慢？粗粗看去，意思是可以懂得的，越加細想便越糊塗了。現在我替你加上了一句「我們在旁邊看」，點明白是去看這些很快的動作，然後接上去說「眼睛」便不嫌突兀了。「眼睛總跟不上車牀的動作」和「眼睛的動作總沒有車牀那樣快」意義相同，但前一個說法用了「跟不上」，話語就比較靈活有趣味了。

「第七段仍舊說自動車牀，所以我把『這架機械……』這一句提在前頭。其餘都是些小改動。第八段的『不能的』可以省去，因爲這種反問無須乎回答，誰都知道『不能的』了。

「末了一段說我們工人把螺絲桿拿開去，並不切當，我替你改爲『收拾起來』。前一個『反而』是多餘的。『老手』改爲『熟練』，似乎意義周密一點。末一句也犯嚙齶的毛病，照我這樣說，已經很明白了。」

宋有方索性坐了下來，把稿紙鋪在桌子上，埋着頭反覆細看，回味樂華所說的一切。歇了好一會，才擡起頭來，熱望地說：

「隔幾天我再作一篇請你修改，可以嗎？」

「當然可以，」樂華親切地握住宋有方的手。

青紗一般的月光披在他們兩個的肩臂上。

二十五 讀書筆記

星期六下午第一時上課鐘已經打過，第一中學圖書室門口這裏那裏三五成羣地聚立着三個光景的三年級學生。圖書室面前的梧桐已落盡了，葵扇樣的黃葉不時飄打到瓦檐上，再翻下庭間或廊間水門汀上，「的搭」有聲。一羣男女青年浴着無力的太陽光，把頭齊向着教員宿舍的總門。各級的教室中遠遠地傳來了點名和開講的聲音。

「王先生爲甚麼還不來呢？」錦華把方才從地上拾起來的梧桐葉拈動着自語。

「也許在找尋管圖書室的張先生吧。此刻原不是圖書室開放的時候。」大文說。

錦華與大文的交口，在知道他們的過去的人都覺得驚奇，大家都把盼望王先生的目光轉移到他們身上來了。慧修卻故意離得遠遠地，暗露微笑，深喜自己苦心的不空費，原來她曾以好意背了錦華的約束，將錦華的新詩告訴過大文，日來在二人中間頗盡了疏通之力的。

不一會，王先生果然邀同了管圖書室的張先生從教員宿舍中急急地出來了。張先生取出鑰匙開了門，就招呼大家進圖書室去。

新近，王先生把作文的時間分出一半叫學生試寫讀書筆記。讀書筆記在這級學生們尚是初試，昨日，第一次的筆記簿發還時，王先生認為樣子不像，約定今日大家到圖書室去上課，來實際說明關於讀書筆記的種種。圖書室原是學生們常去的，在裏面上課的事，卻從未有過，因此大家更覺得高興得很。大文錦華走進圖書室的大門時，彼此面面相覷，似乎感慨多端的樣子，他們爲了怕引起往事的根觸，已有大半年不踏進這兩扇門了。

全體在長長的閱覽檯旁圍坐以後，王先生從衣袋中取出預先寫好的書單子來，和張先生兩人向書架上去檢書，一霎時，王先生的坐位前堆滿了許多的書冊子。王先生從書堆裏取出兩部書略加翻動。大家凝視着成堆的書冊，靜待王先生開口。

「現在先講筆記。古今人所作的筆記，真是數也數不清，僅就我們圖書室所備的說，已有一二百種了。書名有的就叫甚麼『筆記』，有的叫甚麼『隨筆』，有的叫甚麼『錄』，有的叫甚麼『鈔』，此外還有別的名目。這些筆記，普通都是作者有所見到，隨時寫錄，有的紀述見聞，有的記述自己的感想，有的記述讀書心得，內容非常複雜。這裏有兩部極普通的隨筆，一部是清人梁紹壬的兩般秋雨齋隨筆，一部是清人姚元之的竹葉亭雜記，你們看，其中就是甚麼都有的。其中我摺着的幾頁，都是以書本爲對象的，可以說是讀書筆記了。你們大家傳觀吧。」

王先生說着，把幾冊兩般秋雨蠶筆交與坐在他左旁的志青，又把幾冊竹葉亭雜記遞給坐在他右旁的振宇，叫他們順次傳閱。自己仍俯下頭來把堆在面前的書抽來一本一本地急急翻動，或把書角摺疊。

學生們一一傳閱，不一會那兩部書又回到王先生面前了。

「筆記的性質與樣式，大概已明白了吧。現在再來專講讀書筆記。方才說過，普通筆記之中有關於讀書心得的記述，這可稱為讀書筆記。筆記書類之中，儘有不記別的，專記讀書心得的。這種純粹的讀書筆記數量也着實不少。比較古的有宋人王應麟的困學紀聞。這裏面全體是一條一條的讀書筆記。古人所讀的書不外經史子集，所以他們所寫的筆記，當然都是關於古典的東西。你們未曾多讀舊書，看了也許不感興趣。但其中有一部分也很淺易，你們可以懂得。」王先生說着，把一本困學紀聞開方才摺疊了的一頁，指示給在左旁的志青，叫他們順次傳閱。

大家看時，那是其中很短的一條：

「古以一句爲一言。左氏傳、太叔九言、定四年論語，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秦漢以來，乃有句磬。

今以一字爲一言，如五言六言七言詩之類，非也。」

一本困學紀聞回歸到王先生手裏以後，王先生又取過幾冊別的書在一處，繼續說道：

「困學紀聞是一部比較古而有名的讀書筆記，方才給你們看的這條是講『句』與『言』的分別的。困學紀聞以後，讀書筆記有名的有楊慎的丹鉛總錄，顧炎武的日知錄，趙翼的廿二史劄記，王鳴盛的十七史商榷，王念孫的讀書雜誌，王引之的經義述聞，錢大昕的十駕齋養新錄。此外還有很多很多。其中有專就『經史子集』四部的老分類法專攻一部的，如趙翼的廿二史劄記，王鳴盛的十七史商榷，就是只關於史的筆記，王引之的經義述聞，就是只關於經的筆記。更專門的還有只關於一經一史的筆記書。現在且以王念孫的讀書雜誌與趙翼的廿二史劄記爲例子，大家來讀一節，看看樣子吧。」

王先生取一本廿二史劄記翻開那摺了角的一頁，交給志青，又將一本讀書雜誌翻出一頁來指示振宇，叫他們左右傳閱。自己立起身來去和張先生談話。

在廿二史劄記裏，王先生所指給大家看的題目是「唐人避諱之法」的一條。

「唐人修諸史時避祖諱之法有三。如虎字淵字或前人名有同之者，有字則稱其字，如晉書公孫淵稱公孫文懿，劉淵稱劉元海，褚淵稱褚彥回，石虎稱石季龍是也。否則竟刪去其所犯之字，如梁書蕭淵明，蕭淵藻，但稱蕭明，蕭藻，陳書韓擒虎，但稱韓擒是也。否則以文義改易其字，凡遇虎字皆稱猛獸，李叔虎稱李叔彪，殷淵源稱殷深源，陶淵明稱陶泉明，魏廣陽王淵稱

廣陽王深是也。其後諱世爲代，諱民爲人，諱治爲理之類，皆從文義改換之法。」

在讀書雜誌裏所指定的是荀子中的「不立」一條。

「君子疑則不言，未問則不立，念孫案，立字義不可通，立亦當爲言，下文未問，則不立同。疑則不言，未問

則不言，皆謂君子之不易其言也。大戴記曾子立事篇，君子疑則不言，未問則不言，此篇之文。

多與曾子同也。隸書言字或作音。若參作參，詹作詹，善作善之類皆是。因脫其半而爲立。秦策秦王愛公孫衍與之，開有所言，今本言譌作立。楊曲

爲之說非。」

大家看了，文字內容都尙能懂得，可是因爲佩服前人讀書的炯眼，好比鄉下姑娘見了大家閨秀，自愧相差太遠，各人都不免露出「望洋興歎」的神情來。

王先生又捧了一大疊的書出來，除線裝書之外，還夾着幾本新的洋裝書。

「怎樣？方才我所指出的幾條，你們是看得懂的吧。——古人所作的讀書筆記，普通都是關於經史子集的，另外還有一種，是專關於詩詞的，叫『詩話』或『詞話』，這也可說是讀書筆記。詞話不多，古今人所作的詩話數量卻不少。這裏有一部茗溪漁隱叢話，是比較古而有名的東西，我指出一條給你們看吧。」王先生翻出一條來，指示志青，叫他依次傳遞過去。

那是茗溪漁隱叢話前集卷二十七中的這麼一條：

「魯直詩云：黃花晚節尤可惜。青眼故人殊不來。與魏公且看黃花晚節香。皆於黃花用晚節二字。蓋草木正搖落之際。惟黃花獨秀。故可用此二字。」

這條筆記的內容與文字比較淺易，大家自然更沒有甚麼困難了。

「讀書筆記的式樣與輪廓，應該已懂得了吧。這類的筆記，現代人作的也很多，不過大概都收在文集裏，不是單行本罷了。這裏有周作人的談龍集，俞平伯的雜拌兒，和胡適的胡適文存，其中就有許多關於讀書的文字。你們但看目錄吧，如談龍集裏的舊約與戀愛詩，擺偷句，雜拌兒裏的孟子解頤零札，長恨歌及長恨傳的傳疑，胡適文存裏的爾汝篇，吾我篇，諸子不出於王官論，但看題目，就可知道是屬於讀書筆記的文字。」王先生說着，把方才取來的幾部新式的洋裝書的目錄遞給大家看。

外面已打下課鐘，王先生說不休息了，叫大家任意取檯上的書翻閱，看看各種書的卷數和式樣。隨後他親自把書一種種地疊好，叫大家相幫着去送還張先生。到第二班上課鐘響時，檯上已一本書都沒有了。

「你們看了方才這些讀書筆記，覺得怎樣？」王先生待大家圍坐了以後這樣問，說時把目光向各人遍轉。

「我覺得我們從前沒有把筆記和讀書筆記分清楚，大家在筆記簿上所寫的，有許多都是與書

無關的，或是極淺薄的空談。今天看見了這些真正的讀書筆記，式樣是已經懂得了，可是這種筆記我們恐怕尚不配作，因為我們讀書太少了。」慧修說。

王先生略微把頭點了一點，說道：

「看了前人的讀書筆記的精嚴，知道自己的所作的不合式，這是對的。但因前人讀書筆記寫得好，自己怕難，說不配寫，這卻大可不必。前人所讀的書和你們中學生所讀的不同。你們有你們的書在日日讀着，如果你們的讀書不是浮光掠影的，必能隨時有所見到，把見到的寫出來，就是你們的讀書筆記了。讀書要精細，才能寫得出讀書筆記，反過來說，試寫讀書筆記，也就是使讀書不苟且的一種方法。我的叫你們試寫筆記，用意大半在此。」王先生說。

慧修聽了王先生的話，俯首似在沈思。其餘的人也噤不開口。

「請王先生給我們講些具體的例子，我們還不知道甚麼材料是值得寫筆記的。」振宇說。

「好！」王先生說。「筆記的材料，可大可小，小的只着眼於字或辭，如方才困學紀聞中的一條，只說『言』字與『句』字的區別，讀書雜誌中的一條，只論斷『立』字是『言』字之誤，茗溪漁隱叢話中的一條，所論的亦只『黃花』與『晚節』兩辭類的關係。至於廿二史劄記中的唐人避諱之法一條就不同了，那是就了避諱的一件事，整個地加以考察，把唐人所作的史書全體網羅起來加以論

斷的，範圍就大了。你們平日閱讀的時候，可加探討的事項其實是很多的。例如，你們已知道「所」字的意義了，但「所」字有幾種用法，你們知道嗎？如果能彀隨處留意，遇到新的用例，歸納起來，不是一條很有意義的筆記嗎？又如，有些文章讀起來覺得雄健，有些文章讀起來覺得柔婉，你們是知道的，但怎樣才會雄健，怎樣才會柔婉，這條件你們知道嗎？如果能把這關心，去多讀雄健或柔婉的文例，發見出若干法則來，不是很好的筆記嗎？又如，你們是喜歡讀小說的，小說開端和結末幾行的文字，作者往往費過許多苦心才下筆。你們看過許多小說了，開端或結末共有多少寫法，也不妨當作筆記寫記出來。又如，你們讀了某篇文章，某首詩或詞，覺得其中有幾句是好句，如果你們能說出其所以好的理由，寫出來也是筆記。此外如閱讀時對於書中的話有疑點，或與你們自己的生活有可相印證的時候，也都不妨寫記出來。讀書筆記的材料隨處都是，大家儘可隨意選取，決不愁沒有的。」

「經王先生這麼一說，我們已知道着手的方面了。可是我們學識有限，這樣寫記出來的東西，也許都是別人說過了的陈套哩。」復初說。

「這不要緊。只要你的見解不是鈔襲別人，完全出於自己思索的，那與人家說過不說過毫無關係。寫筆記的本意，原爲了自己記述讀書的心得與研究結果，以備將來的查考與運用，並非像書簡或傳單似地豫備給人看的。自古以來，讀書筆記當作書籍刊行的原很多很多，可是寫作者當時的目的

決不在乎刊行。你們是中學生，寫筆記只是一種學習，當然不必以發明發見自期。你們不是在學習代數與幾何嗎？我告訴你們，那裏面無論任何一個公式、一個定理、一個問題，都是數千年的陳套，都是人家早已知道了的東西啊。哈哈……」

王先生的話引得大家都笑了，復初也自己覺得可笑起來。室中的空氣因此鬆了許多。

「讀書筆記是讀書時的一種判斷，似乎應該用了作議論文的態度去寫。不知道對不對？」大文問。

「對對！」王先生點頭。「議論文照例是須有證據的，不能憑空瞎說。方才給你們看過的四則筆記，都引着兩個以上的例子作憑證，例證愈多，論斷就愈精當。你們第一次的筆記所以不好，大半就是因為沒有例證。你們之中有好些人只把讀過的書摘鈔了幾行或是幾句，說很好或很不好。你們想，這有甚麼意義？」

一座的人都又笑起來了。

王先生待大家停了笑，又繼續說道：

「讀書筆記雖是議論文，全體卻須簡潔，和普通的議論文不同。讀書筆記不須詞藻修飾，以簡短樸實為宜。除了論斷、理由、例證以外，不必多說無謂的話。這是你們看了方才所舉的幾個例子，也可知

道的。」

學生們正聽得起勁，忽然門外傳進了「王先生」的叫音，接着是下課的鐘聲。

「那裏不尋到！原來在這裏。王先生，電報！」號房氣喘喘地跑進來說。

學生們正豫備退去，聽到「電報」二字，以為王先生有了事故了，暫時都立着不走，目光齊向王先生注視。王先生拆開電報看畢，見學生們都現着不安的神情，笑說道：

「沒有甚麼。是一個在福建教書的親戚發來的，說已出戰區，不久就回來。自從福建事變以來，我很掛念他，現在總算放心了。唉，在中國差不多每年要逃難，怎麼好啊！——這位先生是研究修辭學的，有機會時，我想請他來講演一次呢。」

二一六 修辭一席話

王仰之先生邀他的親戚趙景賢先生來校對三年級學生作關於修辭學的講演，已是學期試驗快要開始的時候。時間是授課最末一星期的星期四下午三時，地點就在三年級教室。

自從前數日王先生在授課時報告這消息以後，學生們就非常高興，巴不得這日期快到。有些學生且到圖書室去借閱關於修辭學的書類，以期收得豫備知識，聽講時可以格外容易了解。

屆時，王先生陪了趙先生到教室來了。學生全體起立致敬。王先生叫志青復初二人擔任記錄，說了幾句介紹詞，就請趙先生講演。

這位趙先生年齡和王先生差不多，樸素的衣服，和藹的神情，一望就知道是個好教師。他開端說了幾句謙虛的話，又說自己才從戰地歸來，心緒未寧，恐講不出好成績來，既而就講到本題上去。他先取粉筆在黑板右端寫了「修辭學」三字，說：

「修就是調整，辭就是語言，修辭就是調整語言，使牠恰好傳達出我們的意思。事情極平常，可以說是日常茶飯事，同時，亦極切要，和喫飯喝茶一樣，是我們大家早晚不能缺少的。」

「所謂調整語言，乃是依照了我們的意思去調整。我們所想發表的意思如有不同，被調整的語言也便該有不同，假如世間有千千萬萬的意思，照理便該有千千萬萬的調整方式。我們祇好隨機應變，不能攏統固執。不過許多小異之中，也儘有大同的成分存在，倘若除去小異抽出大同，也未始沒有若干條理可講。所謂修辭學，便是在依照意思調整語言這一件事情上面，把那千千萬萬具體的說話與文章中的千千萬萬小異抽去，將一些大同抽出來詳加研討的學問。簡略地說，就是說述依照意思調整語言的一般現象的一種學問。」

趙先先說到這裏，略一停頓，在黑板上加寫了「消極修辭與積極修辭」數字。隨又繼續說道：

「方才所講的是修辭學的意義，以下再講修辭學本身。」

「作文或說話，普通總不外兩件事：一是『說甚麼』，一是『怎樣說』。『說甚麼』就是內容，『怎樣說』就是形式或方法。內容與形式或方法，其實不應分開來說。『說甚麼』與『怎樣說』有關係，『怎樣說』與『說甚麼』也有關係。從修辭學看來，『怎樣說』處處都得依據了『說甚麼』來確定。假如說的東西是抽象的，知識的，如諸君所學習的算學之類，那麼祇要說得明明白白，沒有不可通、不可解之處就可以了。這時的注意，幾乎整個都在乎語言文字的意義，但求意義上沒有毛病，這在修辭學上叫做消極的修辭。假如說的東西是具體的，情緒的，例如我想把這次自己在福建逃難的情形

寫成一首詩，那就不但要把意思說得很明白，還要把情景說得很活現，當運用語言或文字的時候，但須消極地把意義弄正確，還須把語言、文字的聲音乃至形體也拿來運用。情境有感覺性，是意思的感覺的要素，語言、文字的聲音或形體也有感覺性，是語言、文字的感覺的要素。形容戰地人民的恐慌，從來有『風聲鶴唳草木皆兵』的名句。這句子的所以為名句，就因為不抽象地說恐慌，利用着周圍的情境，風、鶴、草、木等等的緣故。至於語言、文字的聲音與形體，運用得適當，更有利於表現。『風蕭蕭兮易水寒，風飄飄兮吹衣』這兩句古文句，諸君是知道的吧。一句很悲壯，一句很閒適。同是從風說起，所以如此不同者，不得不說和『蕭蕭』與『飄飄』的聲音有關係。這就了聲音說的。至於形體，範圍更廣，凡句語之構造、排列以及文體的選擇等皆是屬於形體的事。這樣利用了感覺的要素，積極地使所說、所寫的语言增加力量的事，在修辭學上叫做積極的修辭。」

趙先生說到這裏，又把話暫停，取了粉筆回頭在黑板上續寫「兩種修辭方式的用處」一行。再重新開始他的講演：

「消極修辭與積極修辭的區別，想諸君已明白了。這兩種修辭方式用處是不同的，我們如果有意於修辭，首先不能把這兩種手段用錯。同是一個字，在只可用消極手段的如算學之類的文語中，祇能呆板用，而在可用積極手段的如詩歌及其他的文語中，卻可靈活用。例如一個『千』字，在算學中

一定是比九百九十九多了一，比一千零一少了一，決不是九百九十九，也不是一千零一。而在詩歌中說『千山萬水』的時候，則並不能像這樣一般看。我們平常說『千不該萬不該』的時候，也如此。這所謂『千』，只是表示多的意思而已。因為『千』比『多』較具體，所以就『千』來代『多』了。這種方式在說具體的、情緒的東西的時候，只要不妨礙意思的明白，是不妨用的，可是在以明確爲主的如算學之類的文語中，卻絕對不能用。這是修辭學上的大條理，非首先遵守不可的。」

趙先生又把話暫停，回頭去寫黑板了。他的講話步驟精嚴，條理不亂，很能吸收學生的注意力。全室中的三十多個人頭沒有一個轉動的，大家只是眼望着黑板上新寫好的一行「積極修辭與情境」靜待再聽。

「以下應該講修辭的各種方式了。」趙先生繼續說道。「修辭的方式，普通叫做辭格，很多很多，如甚麼擬人格咧，層遞格咧，一一列舉，不但不勝其煩，也難得要領。我在這裏想對諸君提出情境二字。修辭在一方面固然與所說的事情有關係，在一方面也與說那事情時所感受到的情境有關係。這情境二字包含很廣，不只所說事情的形相、環境包含在內，就是說者與聽者的關係以及說者所居的地位、所處的時代、所有的心情乃至說話的上下文的關係也都包含在內。情境與修辭，關係非常密切，不論在消極修辭或積極修辭。諸君所用的算學書，不是用現代語寫的嗎？這也不外乎是顧到情境的一

種現象。因為寫的、看的都是現代人，用現代語比較明白的緣故。算學書之類，性質是抽象的，知識的，所注意的只是消極修辭，利用情境之處尚有限，與情境關係最多而最可利用的當然是積極修辭。

「積極修辭中所用的各種方式或各種的格，都以適合情境為條件。換句話說，就是應看情境而運用。譬如我們對於尊上的人說要死應說甚麼『不可為諱』，在紳士社會裏說小便、大便處要說甚麼『盥洗室』、『更衣室』，在病院裏說陳屍入殮處要說甚麼『太平房』，這種說法在修辭上叫做『諱飾格』，是在難言或不便明言的情境中自然發現的一種修辭方式。反之，因了情境可以放言無礙的時候，我們又會用張大其辭的說法。說小會說甚麼『渺滄海於一粟』，說長會說甚麼『白髮三千丈』，說難會說甚麼『比駱駝穿孔還難』，說易會說甚麼『如反掌』了，這種說法在修辭學上叫做『鋪張格』，和方才所說的『諱飾格』情形恰恰相反。甚麼情境之下該諱飾，甚麼情境之下可鋪張，不可弄錯。對赤脚的農民說便所為『更衣室』，在身體檢查單上寫『白髮三千丈』，便可笑萬分了。」

趙先生的話引得大家都哄笑起來。趙先生把話暫停了一會，待大家止了笑又繼續道：

「修辭學上的辭格，名目繁多，無一不以情境為條件。如果能着眼於情境，不一一在瑣碎地方討究也可。這些辭格之中，有許多是相共通、相關聯的。例如方才的『鋪張格』，所謂鋪張，就是張大，張大是就這種說法的作用說的。有時作用相同，構造可以不同，辭格的名目也就改變了。『白髮三千丈』

就作用說是鋪張，構造卻不過是平常的句法，即所謂平句。至於「如反掌」作用也是鋪張，就其構造說，卻屬於修辭學上另外的一種方式。這種方式叫做「譬喻」也是我們說話、寫作的時候常用的。如「猶火也」，「亂如麻」，通常句中都用着「如」，「猶」等字以表示兩種事物的相像；使聽者、讀者可因了較親近、較熟悉的另一事物領略某事物的狀況。有時太過明顯，將這「如」，「猶」等表示相像的字略掉也可以。例如，我這次在福建逃難，如果把情形寫記出來，也許會用到「槍林彈雨」的話。「槍林」就是「槍如林」，「彈雨」就是「彈如雨」，可是「如」字已略掉了。雖沒有「如」字，人家也決不至誤解槍真作怪而成林，彈真變異而為雨。在不至誤解的情境中，有時更可省略，單把譬喻留着，將本文完全略掉。如說這次內戰為「圍牆」，便是最簡省的譬喻的說法。修辭學上對於這三種譬喻，各有各的名目。如上文有「如」，「猶」等字的叫「明喻格」，略掉「如」，「猶」等字的叫「隱喻格」，像最後一個省至無可再省的叫「借喻格」。

「辭格名目繁多，其間互相共通關聯的情形，因了方才的話，想可明白了。現在再來講一個關聯的例子。方才所講的譬喻，目的在「以其所知喻其所不知」，是使人於兩種事物之間認識相似之點，感到一種調和的。與調和相反的還有對比。調和的作用在叫人發見同點，對比的作用在叫人發見異點。把相反的事物放在一起說，使牠們交映成輝，事物的異點就分外顯出了。這種修辭方式叫做「映

襯格。』例如說『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與『君子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這樣把君子和小人對照起來說，就可叫人看清楚分別，不致混同了。』

趙先生講到這裏，又拿起粉筆來在黑板上接寫「幾種常用的辭格」一行。把「諱飾」「鋪張」「明喻」「隱喻」「借喻」「映襯」這幾個名目也附注在旁邊。接續又另行寫「作風」二字，說：

「修辭學上的辭格名目繁瑣得很。依據了情境，用了共通關聯的眼光去看，不難得到要領的。修辭學還應討論到作風，現在要就作風來談談。作風也稱風格，諸君讀別人的文字，不是感到情味不同嗎？有的覺得讀去很鬆快，有的覺得讀去很誠摯，有的覺得幽默，有的覺得冷峭。這種不同，就是作風的不同。作風是甚麼呢？」

「我們平常說話、作文，總有內容，這內容二字，範圍可以狹，可以廣。如果包得狹，單指所說的事情，如果包得廣，便連方才所說的情境也包括在裏面。譬如我今天對諸君講修辭學，諸君於受到修辭學的知識以外，還會收得許多東西。我的講話的態度、姿勢、口氣等等也都可以和修辭學的知識同時被吸收到諸君的心目之中吧。同樣這幾句話，今天如果換一個人來說，在諸君心目中的印象也許會不同吧。這就是作風的不同了。作風可以說就是說話者的風度的表出，是在生活上、品性上有着很深的根源的。沒有深刻的生活，決不會有深刻的作風，沒有幽默的天性，決不會有幽默的作風。生活——

日常的或學術的——從作品講，是作品的源頭，從修辭的技術講，也是修辭技術的源頭。從這源頭上着力，纔算不是舍本逐末的努力。」

趙先生愈講聲音愈高起來。講到這裏，又回轉頭去拿起粉筆來大大地在黑板上寫道：「一般人對於修辭的誤解。」

「尋常講到修辭，總以為就是雕琢粉飾一類的玩意兒。這是一個嚴重的錯誤。我國古來有許多文人從事襲用詞藻，在文字的表面形式上用功夫，其實只是所謂雕蟲小技而已。五四以來的文學運動，在消極方面所做的就是破除這一類的玩意兒。這工作表面上是消極的，實際卻是積極的。正像反對女子纏腳一樣，看似消極的，對於女子身體的健全與健康卻是積極的。諸君是初中三年生，初中並無修辭學一科。我今天所講的只是一個大略的輪廓而已。這些大略的知識，也許可以助諸君讀書時的理解與鑑賞，供寫作時的參考與運用吧。但希望能致力於生活上的修養，從生活的根源立腳來做修辭工夫，切勿誤信說話與寫作可以雕琢粉飾取勝的。錯誤的修辭見解，古來固然多，現代也不少。正如古來女子有三寸金蓮，現代女子有高跟皮鞋一樣。」

天已快晚，趙先生的講演就在笑聲與拍手聲中結束了。

二十七 「文章的組織」

初春的一個星期日的下午，第一中學的會堂裏坐着滿堂的聽衆，都是男女學生。講臺上並坐着三個評判員，靠左的一個便是王仰之先生。這天是演說競賽會的會期，與賽的有日市幾個中學和鄰近四五縣的中學，每校推舉代表一人參加競賽。第一中學的代表是周錦華。經過了校內的預賽，錦華的成績最好，她就充當了代表。這在第一中學裏是一件非常興奮的事，大家希望她得到優勝，所以大多數的學生都到場來聽。此外的聽衆便是別校的學生，他們也不乏好勝之心，個個懷着站在運動場旁邊觀戰的情緒，凝着神思靜聽演說員的話，誰也不肯放過一個音、一個詞兒。

文
心

一個男學生演說「我國的前途」收了場，便輪到錦華了。她的題目是「文章的組織」，早經寫在講臺旁邊貼着的紙上，大衆都已看見。待她從第三排座位上站起，輕快地走上講臺的時候，一陣輕輕舒氣的聲音霎時浮起，一會兒便又回到寂靜。錦華穿着陰丹士林布的長袍，新式的裁翦，窄而長的袖口，抹到脚背的下擺，給與人一種樸素而雅潔的印象。她鞠躬之後，眼光承受着全堂聽衆的凝視，不慌不忙開口道。

「我選定這一個題目，想說一些關於寫作方面的話。寫作這一件事情，在座的諸位同學和我一樣，正在逐漸逐漸地修練着。我不比諸位同學會得多，知道得多，那是不用說的；可是從前人說的，『愚者千慮，必有一得』，我願意把『愚者』的『一得』貢獻給諸位同學，作為修練時候的參考。這一點微薄的誠意，先要請諸位同學鑒諒！」

「在說到我這個題目以前，有一層必須先行提及的，就是：寫作是生活中間的一個項目，並不是隨便玩玩的一種遊戲。這一層很重要，必須認清。認清原也並不難；譬如說，工作是生活中間的一個項目，或者說，說話是生活中間的一個項目，誰都覺得是當然之事；寫作同說話、工作一例，牠也是生活中間的一個項目，自然沒有問題。可是，有一批人把寫作的性質認錯了，他們以為這是生活的一種點綴，好比這會堂中掛着的柏枝和萬國旗；他們忘記了寫作便是生活的本身，所以沒有甚麼意思、情感的時候，也可以提起筆來寫作長篇大論，有了甚麼意思、情感的時候，又可以遷就格式，模仿老調，把原來的玩意思，情感化了裝。總之，他們對於寫作不當一回事，不用真誠的態度去對付，只看作同遊戲差不多的玩意兒。這樣認錯了的人，歷來都有。他們對於寫作方法自有他們的專門研究。在我們，這等專門研究是無所用的。我們為要充實我們的生活，所以必須修練寫作的技能；在這樣的情形之下，對於寫作方法的研究，非從實際生活出發不可。惟有這樣，研究得來的結果才有用處，才會增進我們寫作的

技能。

「我的題目中用了『組織』這一個詞兒。許多人聚在一起，共同辦一件事，派定甲擔任這一項職務，派定乙擔任那一項職務，所有的人都派定了，都有了適當的職務可做，這叫做『組織。』某君要在多少大的一塊空地上蓋一所房子，那所房子必須有一間客室、一間書室、兩間臥室以及其他應用的房間，他託建築師替他打圖樣，建築師依着他的囑咐打成圖樣，把他所需要的房間配置得很適宜，這叫做『組織。』一篇文章猶如一個團體，每一節就同團體中的每個人一樣，都應該擔任相當的職務。一篇文章猶如一所房子，每一節就同整所房子中的每間房間一樣，都應該有牠的適宜的位置。所以，寫作文章必得講究『組織。』」

「一篇文章可以比做一個團體，一所房子，就因為牠是一個獨立的單位。一串的意思、情感和其餘的意思、情感不相連繫，可以自管自地發表出來，這就是一個獨立的單位。譬如，講到這所會堂要用許多的話，這許多的話自成一個單位，和講到某座山、某個城鎮的話不相連繫；議論抗日應該取甚麼步驟要用許多的話，這許多的話自成一個單位，和議論某人做某事對於他自己有沒有益處的話不相連繫。這自成一個單位的許多話如果用言語來發表便叫做『一番話』或者『一席話』，用文字來發表便叫做『一篇文章』，所以稱爲『一番』、『一席』以及『一篇』，無非表明這是一個單位罷。

了。晚飯過後，爐火旁邊，家庭中間的隨便談話是不成爲一個單位的；母親說起姑母那裏好久沒有來信了，弟弟說起鄰家的貓生了四頭小貓，父親忽然提及某個同事的趣事，姊姊又搶着說她的衣衫太背時了，這簡直可稱爲『話語的雜貨攤』。還有，懷中雜記冊上所記的各條是不成爲一個單位的：第一條記着明天下午三點要赴某君的約會，第二條記着一個感想，『瘠瘦的老頭子拖着人力車跑，正是我國農民擔負着國命的象徵』，第三條記着一個同學的通信址，第四條記着某君相規勸的一句話，這簡直可稱爲『文字的百衲衣』。當隨便談話的時候，固然無須乎組織，多說幾句無妨，少說幾句也不要緊；當寫懷中雜記的時候，同樣地用不到組織，每條和前條、後條全無關聯，形式也簡略到極點，只須自己看得明白就是了。但是，凡自成一單位的意思、情感，無論用言語或者文字來發表，就必得講究組織。講究了組織，發表出來的才是個健全的單位，能使聽者、讀者滿意，同時也使發表者自己感到快適，他正發表了他所要發表的。譬如我今天到這裏來演說，整篇演說辭自成一個單位，就得在預備的時候先做一番組織的工夫。如果我不先做這一番工夫，僅僅懷着一腔雜亂的意思，跑上臺來，前言不搭後語，記起一句說一句，一會兒說這一層，一會兒說那一層，不將使諸位同學聽得莫名其妙，因而疑心我或許在做白天的夢嗎？」

滿堂聽衆輕快地笑了。錦華乘此舒一舒氣，把垂到右肩前的頭髮掠到耳朵背後去，略微提高一

點聲音繼續說道：

「關於文章的組織，我國向來的說法就很多，其中比較繁密的，有分爲『起、承、鋪、敘、過、結』六個段落的組織法。西洋在很早的時代，盛行着『序論、立論、論證、結論』四個段落的組織法，那是指議論文章而言的。佛教學者寫文章分爲三個段落，便是『序分、正宗分、流通分』。這些組織法的由來當然也根據着說話、作文的經驗；但是，如果認爲一定的公式，凡說話、作文都要合上去，那就反客爲主，不是我們說話、作文，卻是讓文章公式拘束我們的說話、作文了。所以我們儘可以不管這些組織法，單從平日的生活經驗討論應該怎樣組織我們的文章就是。這樣討論出來的結果不是公式而是原則；原則卻是隨時隨地可以應用的。」

「根據平日的生活經驗來討論，那末，組織文章的原則，說起來也很簡單、尋常。就同我今天到這裏來演說一回一樣，只要解決了『怎樣開場、怎樣說出主要的意思、怎樣作個收束』這三個問題，再沒有旁的事情了。換句話說，組織文章的原則只有三項，便是『秩序、聯絡、統一』。把所有的材料排列成適宜的次第，這是『秩序』；從頭至尾順當地連續下去，沒有勉強接筭的處所，這是『聯絡』；通體維持着一致的意見、同樣的情調，這是『統一』。這樣寫出來的文章即使不怎樣好，至少是的確可以獨立的一個單位，至少是不愧爲名副其實的『一篇』了。」

「一般寫作文章的人，從他們的組織方法看去，大概可以分爲三個流派。一派是就意念的次第信手寫着的；一派是拘守着公式，把自己的意念像填表格一般填進去的；第三派呢，是把怎樣起訖，怎樣貫穿先作個大體的規定，然後一步一步寫下去的。第一派實在是無所謂組織；意念萌生的次第不一定有條有理，如果把未經整理的意念照樣寫出來，他們的失敗就無可挽回了。第二派有形式整飾的好處；然而這樣的傾向太過利害的時候，就不免有剛才我所說的反客爲主的弊病。第三派比較上最爲妥當，他們有第一派的活動而不如第一派的純任自然，有第二派的審慎而不如第二派的拘守成規；他們只懸着『秩序、聯絡、統一』的標準，做他們的組織工夫。像我們中學生，寫作文章是生活中間的一個項目，並不是隨隨便便的一種遊戲，那末，在講究組織方法這一點上，自然非歸入第三派不可。」

「說到這裏，聽的人必然要問道：請問具體的組織方法怎樣呢？換一句說：秩序該怎樣排列呢？聯絡該怎樣着手呢？統一該怎樣顧到呢？」

「這是無法回答的。因爲各人所要發表的意思、情感千差萬別，要有了具體的意思、情感，然後有具體的組織方法，憑空是無從說起的。然而也不妨舉出一個總方法來，那就是『回問自己』四個大字。」

「回問自己就是具體的組織方法嗎？不錯，就是具體的組織方法。我們回問自己道爲着要說些甚麼才寫這篇文章呢？這時候我們自然會回答，爲着要講一件東西的性狀，或者爲着要講一件事情的經過，或者爲着要發表怎樣怎樣的一種主張。回答有了，同時這篇文章的中心意旨也就認定了。我們又回問自己道：這個中心意旨，在我們的意念中間怎樣來的呢？這時候我們自然又會回答，從某種因緣引起的，或者從許多事理、物理中間發見的。回答有了，同時材料的先後排列、段落的互相銜接也就有所依據了。我們又回問自己道：這項材料可能增加中心意旨的力量嗎？那樣說法可要打消中心意旨的存在嗎？這時候我們自然又會回答，能够增加中心意旨的力量，或者和中心意旨完全矛盾的，或者和中心意旨風馬牛不相及的。回答有了，同時對於『統一』這個標準也就顧到了。剛才所說的信手寫來的第一派乃是絕對不肯回問自己的人物。第二派呢，不注重回問自己，卻用了很大的力量去問文章公式。我們第三派與他們都不同：我們不絕地回問自己，就從這上邊得到每篇文章的具體的組織方法。」

「回問自己對於組織文章有極大的幫助，如果舉一些例子來說，那就更容易使人相信。譬如我們看見一幅很好的圖畫，想把牠記述出來，其時我們回問自己道：記那畫面上的景物呢？記那幅畫的布局 and 設色的技巧呢？還是景物和技巧都記？這樣一問，中心意旨就決定了。又問道：我們從甚麼地方

看見那幅畫呢？這樣一問，不是開端便是結尾的部分就成立了。又問道：如果記景物，那一景，那一物最引起我們的注意呢？如果記技巧，那一部，那一色最受到我們的讚賞呢？這樣一問之後，或者準備把最引起注意，最受到讚賞的部分作主，依次說開去；或者準備把這等部分留在最後說，前面先說及那些比較不主要的部分；於是全篇的次第便確定了。

「這是指記述文而言。我們還可以舉敘述文來作例子。譬如，我們今天來參加這個演說競賽會，事後想把所歷的一切敘述出來，其時我們回問自己道：這個會自始至終是怎樣經過的呢？這樣一問，這篇敘述文的次第就成立了；依照事情發生的先後來敘述，原來是敘述文的最自然的次第。或者嫌完全敘述未免囁嚅，又可以問道：那些是一切經過中間的不重要的項目呢？這樣一問，可以從略的部分就決定了。或者我們覺得某人的演說特別出色，非把牠敘述在最前不可，又可以問道：把某人的演說敘述在最前之後，以下敘述其他的人的演說以類相從呢，還是怎樣？這樣一問，另是一種次第就成立了。

「此外作解說文，譬如要說明道德是甚麼，作議論文，譬如要主張解放中國必須反抗帝國主義，也都可以從回問自己的方法解決組織的問題。所說明的是甚麼？所主張的是甚麼？例證是甚麼？論據是甚麼？反襯的例證是甚麼？旁及的論據是甚麼？把甚麼列在前面最引人注意？把甚麼放在後面最具

有效果？——這一串問題的答案便規定了『說道德』和『解放中國必須反抗帝國主義』兩篇文章的組織法。

「普通文如此，便是文藝文又何嘗不如此？幾百個字的短篇如此，便是成千成萬的長篇大論又何嘗不如此？」

「一篇文章的寫成，最要緊的自然『說些甚麼』。這是所謂內容。有甚麼可說了，最要緊的是『怎樣把牠着手組織』。這好像屬於形式的問題，但實際上卻並非可以這樣判然劃分的。組織得適當，內容就見得完滿、充實；組織得不適當，甚至於沒有組織，那就影響到內容，使牠不成一件東西。所以，內容靠着組織而完成，組織也就是內容的一部分。」

「諸位同學，我的話說完了。我的話不能十分顯豁，要煩諸位同學想了一想才會明白，這是我的說話技能的缺點，非常抱歉，非常慚愧！」

錦華在拍掌聲中回到第三排座位坐下。旁邊的張大文用歡喜的眼光迎接她，看她泛紅的雙頰比平時格外嬌豔可愛，不由得伸過右手去握住了她的左手。

八九個競賽員演說完畢的時候，會堂裏已經顯得陰暗了。三個評判員隨即把各人所得的分數平均，由坐在中間的那個禿頂短鬚的先生站起來作總報告。關於錦華的評判是以下的幾句話：

「第一中學的周錦華成績列在第二。她所選擇的題目很切要；她不依傍甚麼書上的說法，卻把自己的體驗來告訴人家：這是她的長處。她自己說，她的話不能十分顯豁，人家聽了，要想了一想才會明白。是的，我們對於她的演說的確有這樣的感想。還有，她的演說如果能舉一些文章來作例子，必然更使我們感到興趣。但這一個缺點是可以原諒的。舉出來的文章未必爲大家所熟悉，這是一層；對聽衆念誦例子，或許會分散了他們對於本旨的注意力，這又是一層。反正沒有多大的效果，那就不舉也屬無妨。」——她的演說。聲音很清朗，抑揚頓挫都極自然；姿態毫不侷促，目光和手勢都能作表達意思的幫助。因此，關於聲音和姿態兩項，我們都給了她滿分。」

二十八 關於文學史

一天晚上，王仰之先生正在那裏批閱前一天贖留下來的學生的作文簿，校工走了進來，說「王先生，有信。」王先生接信看時，見封套上寫着「周樂華」的字樣，「他好久沒有信來了，」這樣想着，同時開封抽出信牋來看。

仰之我師：

年初見了一面之後，到如今又是兩個多月了。那天因為先生處有兩位朋友在座，不能和先生多談，很覺可惜。我們廠裏放假日子少，逢到放假又未必是學校裏的假期，所以難得有機會去拜訪先生。然而想念先生的心思是差不多時時刻刻都有的。一年半的受教，從先生那裏得到的影響太深了。不只讀書、看報、遇見疑難的時候，會想起如果仍在先生旁邊，只須請教一聲，疑難立即解決，那是多麼愉快的事情；便是工作非常順利的時候，或者心情上有甚麼懊惱的時候，也會想起如果仍在先生旁邊，把那些告訴先生，便受到先生的獎勵或者安慰，那是多麼樂意的事情。自從進廠以來，一年間總是這麼想着、想着，恐怕往後去五年、十年，還得照樣地

這麼想着、想着呢。

廠裏的情形同去年一樣，我每天工作以外，晚上仍舊上訓練班的功課。全天計算起來，尚有一點半鐘的餘暇可由自己去支配使用。近來忽然想讀一點我國的文學史，便取各家書局的書目來選擇。各家書局都有文學史出版，有幾家出版到七八種之多，看他們所撰的提要，沒有一本不是「精心結撰之作。」這使我迷惑了，到底取那一種來讀好呢？爲此特地向先生請教，希望先生提出一兩種來告訴我。

學生周樂華。

王先生讀罷，想起了甚麼似的，昂首凝望窗外點綴着幾點疎星的天空。一會兒，把樂華的信放在一旁，繼續批閱學生的作文簿。輕輕的風吹進來帶着微寒，這種微寒給與人一種清爽的感覺。擺在牆角邊圓几上的一盆春蘭有三四翦開了，時時有一縷香氣打從鼻頭邊拂過。在這樣清靜的境界中工作着，心和手都極順利，還沒到十點鐘，他已經把十幾本作文簿批閱完了。於是喝了一盞茶，起來往回地走了一陣，再坐下去寫寄給樂華的回信。

樂華：

讀到你的來信，承你時時念着我，感戴。

你忽然想讀一點文學史，我不知道你的動機是甚麼。最近十幾年來，很有人提倡閱讀文學史，跟着就有人需求文學史，有人編撰文學史。這些人互相影響，於是文學史越出越多，文學史的閱讀成爲一般的風尚了。在提倡的人自有他們的見地，當然不能一概抹殺，說他們完全沒有道理；可是，從實際的效果上看，這種提倡卻有引導人家避去了切實修習而趨重於空泛工夫的弊病。曾經在一篇論國文學習法的文章裏看到一段話，現在抄給你看。

「普通的學生案頭有胡適的中國哲學史大綱、白話文學史、顧頡剛的古史辨、有小說作法、有歐洲文學史、有印度哲學概論。問他讀過四書、五經、周秦諸子的書嗎，不會。問他讀過若干唐宋人的詩詞集子嗎，不會。問他讀過古代歷史嗎，不會。問他讀過各派代表的若干小說嗎，不會。問他讀過歐洲文藝中重要的若干作品嗎，不會。問他讀過若干小乘、大乘的經典嗎，不會。這種空泛的讀書法，覺得大有糾正的必要。胡適的哲學史大綱原是好書，但在未讀過論語、孟子、老子、莊子、墨子等原書的人去讀，實在不能得很大的利益。知道了論語、禮記等原書的大概輪廓，然後去讀哲學史中關於孔子的部分，讀過幾篇莊子，再去翻閱哲學史中關於莊子的部分，才會有意義，才會有真利益。先得了孔子、莊子思想的基本的概念，再去研求關於孔子、莊子思想的評釋，才是順路。用譬喻來說，論語、禮記是一堆有孔的小錢，哲學史中關於孔子的部分是

把這些小錢貫串起來的錢索子，莊子中逍遙遊、大宗師等一篇一篇的文字也是小錢，哲學史中關於莊子的部分是錢索子，沒有錢索子，不能把一個個的零亂的小錢貫串起來，固然不愉快；但是只有一條錢索子，而沒有許多可以貫串的小錢，豈不也覺得無謂？我敢奉勸大家，先讀些中國哲學的原書，再去讀哲學史；先讀些詩經以及漢以下的詩集、詞集，再去讀文學史；先讀些古代歷史書籍，再去讀古史辨。萬一必不得已，也該一壁讀哲學史、文學史，一壁翻讀原書，以求知識的充實。錢索子原是用來貫串零亂的小錢的，如果你有了錢索子而沒有可串的許多小錢，那末你該反其道而行之，去找尋許多的小錢來貫串才是。」

這一段話說得很明白。如果丟開哲學、古史等，單就文學來說，便是先要接觸了文學作品，然後閱讀文學史才有用處。因為文學史上所講的以文學作品為主，對於文學作品若還不會認識，徒然知道一些「作家」哩，「派別」哩，「源流」哩，「演變」哩，便完全是隔靴搔癢的事情。而現在一般人似乎正在幹這等隔靴搔癢的事情。只看學校裏的考試題目便可知道其中的消息了。「何謂唐宋八大家？」何謂公安體、竟陵體？「五言詩起於何時？」詞源於何體？這些題目都是常見的。其實，一個學生回答得出這些題目，不過有了一點關於文學的常識罷了，這並不足以證明他真個懂得了文學。而這些常識又是工具書上所備載的；一個學生如果

回答不出這些題目，他只須翻開辭源來一查便知道了。那末，回答得出無異於證明他曾經查過辭源罷了。比較起「人體常溫爲攝氏三十七度」、「居室須常開窗以通空氣」那些常識來，這些文學常識便見得毫無實用的價值。倘若破費了好多的工夫，專爲求得這樣毫無實用價值的常識，可說全無是處。

你平時能够切實修習，未必愛做這等空泛的工夫。我不知道你爲甚麼想讀起文學史來。希望告知，然後再和你商論。

仰之手復。

第三天的晚上，王先生在室內預備明天講授的功課，校工又把樂華的信送進來了。展開來看，是鉛筆寫的字，筆勢頗潦草，末尾寫着「學生周樂華書於清晨號鐘未鳴時。」他的信如下：

仰之我師：

昨晚讀到賜復，蒙先生詳細指導，感極快極。

我想讀一點文學史，一層呢，就爲要從文學史中間接觸歷代的代表作品。這不只是擴充知識的問題，以我想來，接觸文學代表作品對於精神的修養尤其有關係。而自己去選擇代表作品，現在還苦於沒有這樣的眼力。我看見有幾家的書目提要裏說，他們的文學史是採輯作品的。如果從這些中間選擇一本來讀，不就把這一層困難解決了嗎？

第二層呢，就是先生復信中所提及的，我要知道一點我國文學的源流和演變。各時代怎麼會有各時代的特產呢？每一代的大作家，他們從前代承受了些甚麼，他們自己又創造了些甚麼呢？關於這等問題，都想知道一個大概，因此，我就預備去叩文學史的門。

先生，我每當夜間課罷，就雜亂地想這樣那樣；有時把想到的寫在日記簿上，有時想了也就算了。上面說的便是近來想到的，先生看這些意思怎樣？

王先生把明天講授的功課預備好了，又提起筆來寫復信如下：

樂華：

你以為文學史裏所採輯的必然是代表作品，其實不盡然。我看過幾本文學史，只覺編輯者惟貪抄錄的便利，就手頭的書本隨意引幾篇罷了。如果認被引的便是代表作品，你就至少會上一半的當。還有些編輯者對於作品的評論，不是說這一篇多麼優秀，便是說那一篇多麼雄健，這殊不足取。「優秀」和「雄健」都是不着邊際的形容詞，主觀地用來評論作品，叫人家何從捉摸。所以，你要讀歷代的代表作品，你要體會作品的「真味」與其去求教文學史，還不如去求教比較好的選本。例如要讀詩，就讀沈歸愚的古詩源、曾國藩的十八家詩鈔；要讀詞，就讀張惠言的詞選；要讀明清小品文，就讀近人沈啓无的近代散文抄。這類選本不像文學史

那樣對於每家只選一兩篇，然而比較起全集、總集來，卻已做了一番刪繁就簡、取精去粗的工夫；這樣，正好使你認得那些作家，親自辨識他們的代表作品。

再說文學的源流和演變，那是不能離開了作品空講的。這層意思前信已經說過。那些不舉作品單作敘論的文學史，原來假定讀者對於作品已經有相當的認識了。如果你並沒有相當的認識，那末讀文學史只能得到一些概念，未免是空泛的工夫。但是你們中等程度的學生確也應該知道一點文學的源流和演變；不過照我的意思，其着手的路徑並不是取一本文學史來讀，卻是依文學史的線索去選讀歷代的名作。從去年下半年起，我對於這裏的三年級就試用這個方法。作品是主腦，同以前一樣；我的講說是輔佐，所講的就是簡略的文學史。這樣試了半年多，我覺一班同學讀得頗有興味，而理解上也比較切實。油印的選文尚有多餘的，現在檢點一份另封寄給你。至於我的講說，大文他們都有筆記，希望你向他們借來看。看了之後，你或者覺得可以滿足你的欲望了，或者還是有點喫東西喫不飽的感覺，都盼你寫信來告訴我。

仰之手復，

王先生寫罷封訖，便站起來，走到書架子前，檢取油印的選文。

從學生的自習室裏，傳來幾個人合唱的歌聲。

二十九 習作創作與應用

圖畫教師李先生因日市美術展覽會將在春假中舉行，急忙把他的大幅油畫「母親」完成，預備送到展覽會裏去。李先生爲了這幅「母親」，會經過長期間的慘澹經營，中途易稿了好幾次。第一中學的師生們對於這幅巨作人人懷着遠大的期待。這次聽到完成的消息，大家都非常快活，有許多人跑到他房間裏去看，李先生爲供全校觀覽起見，把這畫移掛在圖畫教室的牆壁上。這幾日來，圖畫教室裏自早至晚人迹不斷。上圖畫課的時候固然有人，不上圖畫課的時候人來得更多。

畫幅有六尺多寬，四尺多高，畫着三個人，一個三十歲光景的中年婦人，一個八九歲的小孩，還有一個臥在搖籃裏的嬰兒。桌子上擺着洋燈、書冊、石版和針線匾，小孩在燈下讀書，婦人靠桌子坐着一壁縫綴着衣服，一壁在用腳踏動搖籃。全幅的布局色彩以及筆致，無一樣不妥帖；最動人的是那中年婦人的面容，看去既端好，又慈祥，還流露着一種說不出的嚴正與辛苦的表情。看了這幅畫，會令人憶起兒時生活的一幕來，覺得這畫中的婦人在許多點上是和自己的母親相髣髴的。學生們都不只來看一次，有些人幾乎日日來看，如湯慧修就是日日來看的一個。

放春假的前一日，下午課畢，錦華從圖書室借了幾本春假中想看的書正預備回家，在廊下遇到慧修，就被拉了到圖書教室裏去。二人踏進圖書教室，見王先生立在畫幅前面和李先生談着話，志清、大文、振宇和幾個別級的男女同學都在圍着聽呢。

「母親」在西洋原是一個老畫題。古來曾有過好幾張名畫，那都是寫基督教的聖母的，大都着眼在聖潔莊嚴的表現。我所想表現的是慈愛與辛苦，完全想寫出一個中國式的母親，中國的家庭制度與婦女地位使做母親的非備嘗困苦不可，因之中國的母親更不易做。我所想表現的，就只是這一點。」李先生說。

「中國自古就有『母氏劬勞』的話，從來文人寫他們的母親很有許多艱辛的記載。如歸有光的先妣事略、汪容甫替他母親作的墓誌銘，都寫得非常淒愴。至於用繪畫描寫的卻不多見，前人曾有過甚麼澄影機聲圖一類的文字，足見也曾有過這類的繪畫，可惜流傳下來的只是關於這些繪畫的文字而已，繪畫就少有人見到了。」王先生說。

「中國原是文字之邦呀，哈哈！」

李先生笑着把目光轉移到周圍立着的學生們，突然好像記起一件甚麼事來的樣子，對着慧修道：

「啱呀，去年我把這幅畫改稿重畫的時候，你會問我爲甚麼要屢次改畫，我不是答應有機會再對你說嗎？」

「是的，我正想有機會時請教先生，爲甚麼一張畫要費去一年多的工夫？懷這疑問的恐不止我一個人吧。」慧修答說，同時用眼去徵求同學們的同意。

「這是一個關於創作的問題，請王先生解答吧。文章與繪畫原有許多共通之點，我在圖畫課中也會替王先生講過好幾次國文功課哩。」李先生含笑說。

學生們都注視着王先生。有幾個竟拍起手來。人圍聚得愈多愈擠了。

「李先生今日要討還債了。好就由我來解答。——這樣擠着不好講話，大家坐下來吧。」王先生揮着手令學生們散開，自己跑到講臺上去。坐位不夠，沿壁都立着人。

「問題是爲甚麼一幅畫改了又改，想了又想，至於費去了一年多的工夫？提出這問題的人，大概以爲如果畫家每幅畫要如此，那麼一生只可作幾幅畫，很不經濟。對不對？」王先生先向大家反問。

許多聽衆都點頭。

「據我所知，李先生教學生時也會在數分鐘內在黑板上作成靜物寫生的範畫，有時應朋友的要求也常在半小時內畫好一把扇子或一張小品，平日自己練習，也會在一二小時的短期間作完一

幅石膏模型或人體的寫生畫。何嘗每幅畫都像這次『母親』樣地費去長期間的工夫。方才李先生說文章與繪畫有許多共通點，這話很對。我是不懂得繪畫的，用文章來作比喻吧。諸君在家裏可以於幾分鐘內寫好一張便條或明信片，在課堂上可以於一二小時內完成一篇記事文或說明文、議論文，但將來也許會費了一年半載的工夫去寫一篇小說、詩歌或別的文章。」

王先生說到這裏，拿起粉筆來在黑板上寫了「應用之作」「習作」「創作」三個項目。

「文章與繪畫都可分這三個項目來講。先說繪畫，李先生在教室中作寫生範畫，替朋友寫扇子，是應用之作；自己練習石膏模型或人體寫生是習作；這次的『母親』是創作。再說文章，諸君的寫書信是應用之作；作文課是習作；將來擇定了題材自由地無拘束地去寫出文藝作品來，便是創作。」

「習作只是法則與手腕的練習；應用之作只是對付他人和事務的東西；創作才是發揮自己天分的真成績。無論繪畫和文章都如此。習作是畢生隨時都可做的，每次大概有一定的着眼點，一次習作，不必花過多的時間和勞力；應用之作是對付他人和事務的東西，有他人和事務在眼前，也不許我們多費時間，致與他人和事務有妨礙阻滯；至於創作，全是自由的天地，儘可盡自己的心力忠實地做去，做到自己認為滿意了才放手。李先生在黑板上替你們作範畫，如果多花了時間，於你們就有妨礙了；可是他畫『母親』即使再多畫幾年也可以。你們在教室中作文課，如果到了規定的時刻不繳卷，

我就要催促責備了，可是你們自己在課外愛寫甚麼，無論怎樣慢，我決不會干涉。因為創作全是自己的事，忠於創作，就是忠於自己。真正的創作決不該有絲毫隨便不認真的態度，古來的山水名畫家有『五日成一山，十日成一水』的話，左太沖爲作一篇賦竟至費去了十年的光陰。創作貴精不貴多，時間和勞力是不能計較的。

「我對這問題的解答完了，李先生以爲怎樣？」王先生笑向雜坐在學生叢中的李先生說。

李先生含笑點頭不說甚麼。學生們因問題得了明快的解釋，都露出愉悅的神情，尤其是提出這問題的慧修。

「我們才知道創作如此可貴。請先生再帶便給我們說些創作的的方法或經驗。」杜振宇立起身來要求說。

王先生拭好黑板，方從講臺下來，聽振宇這樣說，就在講臺旁立住回答道：

「這提議很好，關於創作，應該有許多事情可講的。可惜我至今尙未有甚麼創作成就，讓我們請李先生指教吧。他是有過創作經驗的人。」李先生，請你發表些意見。」

王先生一壁說一壁向李先生方面走近去。學生們又拍起手來。

李先生也不推辭，就在人叢中立起來說道：

「王先生說得太謙虛了，我會讀過他的詩和小說呢。我的繪畫的創作，連這幅『母親』也不過三四次，够不上講甚麼創作的經驗和方法。姑且對諸君隨便談談吧。」

「創作是一種創造，其生命就在乎有新鮮的意味。無論文章或繪畫，凡是摹仿套襲的東西，決不配稱爲創作。創作第一步的工夫是發見題材，題材須是有新鮮意味的才值得選擇認定。世間的事物，原都是現成的，平凡的，舊有的，所謂新鮮的意味，完全要作者自己去發見。戀愛這一個題材，不知自古以來曾被多少文學家描寫過，『花』與『月』在詩歌裏不知曾出現過若干次。能在平凡的事物之中看出新的意味來，這是創作家的第一種資格。我的這幅『母親』題材不消說是很舊的，西洋早已有許多人畫過，他們所畫的是『聖母圖』，我所着眼的方面，卻和他們不一樣，中國古來關於母親的文章雖不少，而留傳的繪畫卻不多見，故不失爲值得選擇的題材。」

「題材的發見，並非一定是難事。能够留心，隨時隨地都可發見的。諸君每日在街上行走會碰到各種各樣的人物和事件，平時讀書或獨坐，會起各種各樣的心念和情感，這種時候，事物的新鮮的意味常會電光似地忽然自己投入到頭腦裏來。隨時把牠捉住了就是題材。題材選定了以後，第二步還要使牠成熟，無論在讀書的時候，看報的時候，聽別人談話的時候，獨自散步的時候，都要到處留心，遇有和這題材有關係的事項，一一蒐集攏來，使內容豐富，打成一片。這情形正和做母親的用了自己的

血液養分去培養胎兒一樣。」

李先生越說態度越緊張，學生們聽得比上課還要認真，連王先生也只管目不轉睛地兀自在微微點頭。

「題材成熟了，這才可以寫出。用文章來寫，或用繪畫來寫，都是創作。僅有題材是無用的，要寫成作品，就非有熟練的手腕不可。如果一個畫畫的人有了某個很好的題材，而手腕不夠，畫起來臉不像臉，手不像手，成甚麼語？文章的創作亦如此，題材雖已整備得很成熟很好了，如果他基本工夫沒有打實，在文句未通順，用辭多錯誤，那末即使寫了出來也是糟糕。我方才說過，發見題材並非難事，一般人只要能留心，隨時隨地都可發見的，可是一般人卻不能像文學家畫家似地寫出像樣的作品來，這就是因爲一般人未曾預備好創作上所需要的手腕的緣故。他們儘會有很可貴的題材，但可惜無法寫出，任其葬送完事。唉！自古以來，不知有多少的好繪畫好文章被埋沒在人的肚子裏啊！」

李先生說到這裏，似乎有些感慨無量的樣子，把話暫停一會，又繼續道：

「方才王先生把作品分爲創作習作與應用之作三種，這是很對的。三者之中，最基本最重要的，是習作，習作是練習手腕的基本工夫，要習作有了相當的程度，才能談得到應用，才能談得到創作。近來有許多青年，想從事創作，我知道諸君之中，也有這樣的人。如果想創作，非先忠實地在習作上做工

夫不可。學繪畫的先在形象及色彩上用功，學文章的先求文從字順，熟悉種種文章上的普通法則。習作是一切的基礎，應用之作和創作都由習作出發。應用之作的目的，在對付當前的事務，就大體說，原用不着過於苛求，只要在習作上用功至相當的程度，也許已够了。至於創作，是無程限的，所需要的習作根底也無程限，習作的根底越深越好。越是想從事創作的人越應該重視習作。至少該一壁創作，一壁習作。真正的畫家，終身在寫生上用功，真正的文學家，雖至頭白亦手不釋卷，尋求文章的祕奧。

「諸君是中學生，中學原是整個的習作時代，創作不妨試試，所當努力的還應該是習作。近來頗有一派青年愛好創作，目空一切地自認爲創作家，把習作認爲卑鄙不足道的工夫。學繪畫的厭惡寫生，專喜隨意亂塗，學文章的厭惡正式教室功課和命題作文，專喜寫小說詩歌，這不消說是錯的。希望諸君勿走這條錯路，我的意見就只這些。」

李先生說完了話，就邀王先生一同走出教室去。學生們也各自散出。

「今天兩位先生的話都很有意思。」錦華在方才的廊下對慧修說。

「這應該謝我才好，如果我不拉你去，你就失去這機會了。」慧修笑着說。

「你看，後面！」錦華把口靠近慧修的耳朵低語。

慧修向後看時，見有兩個同學低着頭在她們背後走來，頭髮留得長長地，臉孔都泛紅得異常，似

乎有些赧赧然。那是她們高中部的同學，一個是別的功課不用功，專喜歡繪畫的，大家都叫他「藝術家」，還有一個綽號叫做「詩人」，是日日做詩，詩以外甚麼文字都寫不來的。

三十 鑑賞座談會

舊曆清明節是美術展覽會最着末的一日，天氣很好。樂華清晨從工廠裏放假回家，就匆匆地跑到會場裏去了。回來的時候，背後跟着一大批客人，大文、志青、錦華、慧修，還有振宇、復初。同學們多時不看見樂華了，今日難得在會場中碰到，談談說說，不願就散，於是不知不覺齊到了樂華家裏。

樂華家自樂華入工廠後，一年以來，罕有學校青年來往。今日突然到了這許多青年客人，枚叔夫婦都非常高興，款待得很殷勤。

喫飯的時候，大家從枚叔口中，得到許多報上尙未發表過的美術展覽的消息與批評，其中關於李先生的「母親」的好評，更使大家感到興味。「母親」就成了賓主間的話題。

「我昨天也去看過了，李先生這幅『母親』畫得真好！真能表現出中國做母親的辛苦。」枚叔夫人出來沖茶，聽見大家在談起「母親」，就加入說。

「你本身就是一幅『母親』畫啊！」枚叔苦笑着對夫人說，同時又把眼光向大家看。

大家聽了這話都深深地有所感觸，可是卻沒有人能說甚麼。枚叔摸出錶來一看：

「我要到報館裏去了，有許多展覽會特刊的稿件待整理呢。——樂華，你留他們多坐一會吧。」說着匆匆地管自走了。

樂華讓客人到父親書室裏坐。談了一會，話題仍移到展覽會上去了。

「我們應該另找一個題目來談談，老是浮浮泛泛地談展覽會有甚麼意義呢？」錦華說。

「贊成，贊成！前次樂華回來時，我們不是在大文家裏對於『語調』的題目，談出許多有意義的話來嗎？今日也來限定題目吧。讓我來提出一個題目，『鑑賞』，不論是關於繪畫的或文章的，大家來談談鑑賞的意見、方法或經驗，好不好？」志青說。

「好好！」大家差不多齊聲這樣說。

「我是提出題目的人，由我來開場吧。近來雜誌上座談會很流行，這裏一共有七個人，每人自由地發表意見，將來記錄出來，也就是一個座談會了。」志青這樣開始說。「鑑賞」二字，粗略地解釋起來，只是一個『看』字。真的，所謂鑑賞，除音樂外，離不掉『看』的動作。看文章，看繪畫，看風景，都是『看』。鑑賞的『鑑』字，就是『看』字的同義語。不過同是一個看的動作，有種種不同的程度，和『看』字相似的字，從來有『見』、『視』、『觀』三個，這三個字，如果查起字典來，都是『看』的意思，其實程度各不同。『見』只是見到，看見，並無別的複雜的心理作用可言，『視』就比較複雜了，『視』不但見到，

看見，還含有查察的分子，醫生看病叫『診視』，調查某地方的情形叫『視察』，凡是與『視』字合成的辭，差不多都有查察的意義。『觀』字更複雜，與『觀』字合成的辭，意義都不簡單，如『觀念』、『觀感』、『人生觀』、『宇宙觀』之類，都是難下簡括的注解的。同是一個看，有『見』、『視』、『觀』三個階段，我們看到別人的一篇文章或是一幅畫是『見』，這時只知道某人曾作過這麼一篇文章或一幅畫，其中曾寫着甚麼而已。對於這一篇文章或一幅畫去辨別牠的結構、主旨等等是『視』，比『見』進了一步了。再進一步，身入其境地用了整個的心去和牠相對，是『觀』。『見』只是感覺器官上的事，『視』是知識思辨上的事，『觀』是整個的心理活動。不論看文章或看繪畫，要到了『觀』的境界，才够得上稱鑑賞。『觀』是真實的受用，文章或繪畫的真滋味，要『觀』了才能親切領略，用喫東西來做譬喻，『觀』是咀嚼細嘗，『見』和『視』只是食物初入口的狀態而已。鑑賞是心理上的事情，本來難以用言語表達，我的話又說得很空泛，也許大家已覺得厭倦了吧。志青這樣結束了他的話。

大家聽了志青的話，覺得新鮮警策，都表示佩服。各人正在自己搜尋談話的資料，室中寂然了一會。第二個開口的是大文。

「志青方才把『看』字加以分析，用一個『觀』字來說明鑑賞的意義，讓我也來用一個字談談鑑賞。我在一本書上讀過美感與實用的文字，大旨說：藝術與實用之間須保有着相當的距離；一把好

的茶壺，可以盛茶，但目的不止於盛茶；一封寫得很好的書信，可以傳情達意，但目的決不止於傳情達意；美的一種條件是餘裕。這話原就是就創作上說的，我覺得在鑑賞上也可應用。」

大文說到這裏，向書室中看了一會，既而走到枚叔的案旁，在案頭上很熟悉地取過一個墨盒來，指給大家看道：

「這墨盒蓋上刻着山水畫，不是寫着『枚叔先生清玩』一行字嗎？『玩』字很有意味，我以為可以說明鑑賞的態度。鑑賞有時也稱『玩賞』或『玩味』，可以說『玩』就是『鑑賞』，『玩』字在習慣上常被人輕視，提起玩，都覺得有些不正經。其實，玩是再正經沒有的，我們玩球玩碁的時候，不是忘了一切，把全副精神都放在裏面的嗎？對於文章繪畫要做到『玩』的地步，並不容易。單就文章說吧，一篇好的文章，或一本好的小說，非到全體內容前後關係明瞭以後，決不能『玩』。我們進中學校以來，已讀過不少篇數的文章，許多本數的書了，自己覺得能夠玩的實在不多。大都只是囫圇吞棗，詩不能反覆地去吟，詞不能低回地去誦，文不能暢適地去讀，小說不能耐心地細看。這很可惜。我近來在試行一種工作，從讀過的文章中把自己所歡喜的鈔在一本小冊子裏，短篇的如詩詞之類全鈔，長篇的只選鈔一節或幾句，帶在身邊，無事時獨自讀着背着玩，隨時覺有新意味可以發見呢。——喏，這就是。」大文說時，從衣袋中取出一本很精緻的小手冊來給大家看。

錦華接上來說道：

那本小手冊寫得很工整，所鈔的文章並不多，尙留一大半空頁，諸人匆匆翻過一下，就還給大文。

「志青所講的是鑑賞的意義，大文所講的是鑑賞的態度，現在我來換一個方面，談談我自己幼稚的經驗吧。我於讀文章的時候，常把我自己放入所讀的文章中去，兩相比較。一壁讀一壁在心中自問：『如果叫我來寫將怎樣？』對於句中的一個字這樣問，對於一句的構造和說法這樣問，對於句與句的關係這樣問，對於整篇文章的立意布局等也這樣問。經過這樣自問，文章的好壞就顯出來了。那些和我寫法相等的，我也能寫，是平常的東西，寫法比我好的就值得注意。我心中早有此意見或感想，可是寫不出來，現在卻由作者替我寫出了，這時候我就覺到一種愉快。我們平常所謂『欣賞』者，大概就是這愉快的心情吧。文章之中，儘有寫法與我全然不同，或在我看去不該如此寫，讀去覺得有些與我格格不相入的。我對於這種文章，如果當時未曾發見牠的錯處，常自己反省，暫時不加判斷，留待將來再讀。我以為鑑賞是作者與讀者之間的共鳴作用，讀者的程度如果和作者相差太遠了，鑑賞的作用就無從成立。這就是所謂『仁者見仁，智者見智』了。我有一部唐詩三百首，在中學一年級的時候，代隨讀隨圈，會把認為好的句子用雙圈標出，普通的句子只加單圈，這次春假無事，偶然取出來重看，就自己覺得好笑起來了。覺得有些加雙圈的地方並不好，有許多好的句子，當時卻不知道牠的好處，

只加着單圈呢。也許再過幾年見解會更不同吧。我想，鑑賞的本體是「我」，我們應把這「我」來努力修養鍛鍊才好。這是我近來才想到的一點。」

錦華把自己的意見說畢，用手臂去觸動坐在她旁邊的慧修，意思是叫慧修接說下去。其餘諸人也都向慧修看。

「有許多好的意思已被你們說完了，叫我再來說些甚麼呢？」慧修略作沈思，既而又說道：「我來講鑑賞的豫備知識吧。鑑賞本來是知解以上的事情，但豫備知識卻不可沒有。一首好詩或一首好詞，大概都有牠的本事與歷史事實，我們如果不知道牠的本事與歷史事實，往往不能充分領會到牠的好處。例如曹子建的七步詩『煮豆燃豆其，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這首詩意義不晦，在不知道他們兄弟相殘的歷史的事實的人，看了也許亦會感到趣味，但若能知道這歷史的事實，當然更有味了。辛棄疾的那首起句『鬱孤臺下清江水』的菩薩蠻詞，題目只作『題江西造口壁』，如果我們不知道宋室南渡的變亂，及造口的位置，讀去會有甚麼趣味呢？韓愈的原道，我未入中學時，父親已教我讀過，當時莫名其妙。入中學後，從歷史課裏知道了唐代思想界的大概與韓愈的傳略，回頭再去重讀那篇原道，就覺得句句有意味了。對於一篇作品，如果要好好地鑑賞，豫備知識是必要的。作者的生平，作品的緣起，以及其他種種與這作品有關聯的事件，最好能先知道一些，至少也該臨時

去翻檢或詢問別人。這種知識本身原不是鑑賞，卻能作我們鑑賞上的幫助，不可輕視的。」

「話越說越切實了。後面講話的頗不容易呢。」樂華聽慧修講畢，這樣說。

許多人都看着樂華，待他講下去。

「今日我是主人，當然排在最末一個。請振宇復初先講吧。振宇，你先來。」樂華說。

「我想就想像二字來說幾句話。」振宇說。「方才錦華說，鑑賞是作者與讀者之間的共鳴作用，這話很對，作者與我們不相識，大多數是古人，不會來和我們共鳴，所謂共鳴，無非是我們自己要去和作者共鳴罷了。作者在作品中所描寫的，有些是生活經驗，有些是想像所得。我們的生活經驗與作者不同，不能一一從生活經驗去領會作品，所靠的大半是想像。對於作者的想像的記錄固然要用想像去領略，對於作者的生活經驗的記錄也只好用想像去領略。文章是無形的東西，只是白紙上的黑字，我們讀了這白紙上的黑字，所以會感到悲歡，覺得人物如畫者，全是想像的結果。作者把經驗或想像所得的具體的事物翻譯成白紙上的黑字，我們讀者卻要倒翻過去，把白紙上的黑字再依舊翻譯為具體的事物。這工作完全要靠想像來幫助。譬如說吧，『山高月小，水落石出』是好句子，但這八個字的所以好，並非白紙上寫着的這八個字特有好處，乃是牠所表託的景色好的緣故。我們讀這八個字的時候，如果同時不在頭腦裏描出牠所表託的景色，就根本不會感到牠的好處了。想像與鑑賞的重

要條件，想像力不發達，鑑賞力也無法使之發達的。這是我的意見。」

大家聽了振宇的話點頭，同時又都把眼光移向復初。復初笑着說道：

「我實在沒有甚麼可說的，只好來做反面文章了。方才諸位的話都是對好的文章說的，說好文章應該怎樣去鑑賞。我現在想反一個轉身，來談談壞的文章的鑑賞。」

復初這幾句開場白，使大家露出驚訝的神色。談話開始以來的一室中平板的空氣，突爲一變。

「壞的文章值得鑑賞嗎？諸位也許會懷疑吧。我以為好與壞是事物的兩方面，無論從那一方面着眼，結果都一樣。知道甚麼東西不好，就知道甚麼是好東西了，我們讀了一篇不好的文章，如果能一指摘出牠的毛病，等於讀一篇好文章能一一領會牠的好處。並且，實際上真正好的文章，自古以來就不多，我們日常所見到的往往都是有些毛病的文章。猶如人的相貌一樣，我們一生之中難得見到絕代的美人或美男子，日常所碰見的都是些普通的人物，不是鼻子太低就是眉毛太濃，或是眼睛旁有個小疤點。如果我們定要遇到好的才去鑑賞，不是機會就很少了嗎？我近來常從壞的文章中試煉自己的鑑賞力，甚麼報紙上的評論咧，街上黏貼着的標語咧，都留意。我這見解，是讀了中學生雜誌中的文章病院以後才發生的。我想，日日與病人接觸的醫生才是真正知道健康的人，一味從健康去着眼，健康的意義反會茫然吧。」

復初的話引得大家都笑了。

「樂華，現在輪到你了。」志青對樂華說，似乎已期待得很久，其餘的諸人也都向樂華看。
 「我是個工人，配講些甚麼？鑑賞原是我所向來留意的，自入工廠以來，苦於沒有閒暇讀書。我現在偷閒在讀的只是詩話文話一類的東西。詩話文話是前人鑑賞所得的記錄，牠會告訴我們某幾句詩某幾句文的好處所在。我們可由牠間接地得到鑑賞的指示。我是工人，要一直接去讀名作，去自己鑑賞，是無望了的，只好利用前人所做的詩話文話之類來補救這缺陷。這種書的體裁是一條一條的隨筆，每條都很簡短，而且逐條獨立，分條看和接連看都可以。像我這種讀書無一定時間的人，讀這種書最適當沒有了。不過這究竟是別人的鑑賞的結果，常常有許多不合我的意見的地方——」

枚叔走進書室來，樂華的話突然被打斷了。

「我到報館裏去了半天，你們還在談嗎？談的是甚麼？」枚叔問。

「我們在談文章的鑑賞。」樂華回答。

「真清閒！好題目哩。不要大家變成書獃子！喏！你們看看！」

枚叔把捲在手上的本日上海報攤開，指着核桃樣大字的標題給大家看，那標題是「華北情勢危在旦夕。」

三十一 風格的研究

已是榴花照眼的時節了。大氣中充滿着溫暖，使人卸去了夾衣，祇穿着單衫，四肢百骸都感到輕鬆舒適的快感。這一天是星期日，大文早上起來，並不見誰來找他閒談。也沒有預期的約會，便展開當天的報紙來看。看報紙總引起迫切的焦慮，這樣的世界大勢，這樣的政治局面，這樣的自國同胞，中國的出路在那裏呢？儘想儘想，不免陷入於茫然的惆悵，直到母親喚他用早餐，大文才截斷了他的獨念。早餐過後，他預備做功課了。坐到椅子裏，書桌上的一本薄薄的線裝書吸引住他的注意。這是唐朝司空圖的詩品，他依從了王先生的指點，昨晚從父親的書箱裏檢出來的。他記起王先生對一班同學說的話：

「研究文章的風格，司空圖的詩品不妨找來一看。詩品講的是詩，分爲二十四品，就是說好詩不出那二十四種境界，也就是二十四種風格。但並不限於詩，鑑賞文章也可以用作參證的。」

昨晚他已會約略翻過，知道這書用的是四言韻語的體裁，每品十二語。此刻從頭循誦，覺得那些語句在可解不可解之間，好像障着一重霧翳似的。可是讀到第三品「織機」，他眼前就彷彿展開

了一幅鮮明的圖畫。

「采采流水，蓬蓬遠春。窈窕深谷，時見美人。碧桃滿樹，風日水濱。柳陰路曲，流鶯比隣。乘之愈往，識之愈真。如將不盡，與古爲新。」

他想像這幅圖畫所含有的色彩，絢麗極了，明媚極了；又想像這幅圖畫所攝住的意態，渾成極了，生動極了。如果世間真有這麼一種境界，涉足其間的人將要應接不暇，終於陶醉了吧。比擬到詩、文方面，這該是富於辭藻而又充滿着生意的那一派吧。他繼續讀下去讀到「典雅」一品，不禁又擡起頭來凝想。

「玉壺買春，賞雨茆屋。坐中佳士，左右修竹。白雲初晴，幽鳥相逐。眠琴綠陰，上有飛瀑。落花無言，人淡如菊。書之歲華，其曰可讀。」

他覺得這是另一種境界，閒適而淡泊。人處其間，惟有時雨、白雲、修竹、幽鳥、落花、飛瀑爲伴，簡直可以忘掉一切。這個初中學生一時間耽於古人的那種隱逸情味，便低聲吟着陶淵明的詩句：「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山氣日夕嘉，飛鳥相與還。此中有真意，欲辯已忘言。」忽然遠遠地送來一陣搖曳的汽笛聲，他才夢醒一般，意識到自己，意識到不容隱逸的現時代。順次讀下去讀到「自然」一品，他又彷彿頗有所悟。

「俯拾即是，不取諸鄰。俱道適往，着手成春。如逢花開，如瞻歲新。真與不奪，強得易貧。幽人空山，過雨采蘋。薄言情悟，悠悠天鈞。」

他想寫作詩，文而能「俯拾即是」，不去強求，不講做作，那就是所謂「有甚麼說甚麼」，愛怎麼說，該怎麼說就怎麼說，「真達到「自然」的極點了。這又與漫無節制，信筆亂揮不同。一方面「俯拾即是」，一方面卻又「着手成春」，只因為工夫已經成熟，在無所容心之間，自能應節合拍的緣故。所以一篇完成，就像花一般開得異常美好，節令一般來得異常適合。花開和節令遷流看來都是自然不過的事，然而雨露的滋潤，土壤的營養，日月的推移，氣候的轉換，中間費卻造物的幾許匠心啊。這便是「真與不奪」；換句話說，必須內裏充實，作起詩文來才能「俯拾即是」，才能「着手成春」。如果內裏並不充實，也想信口開河，提筆亂揮，取得「自然」的美名，結果必然不成東西，徒然使自己後悔，供人家嘲笑；這便是「強得易貧」了。他把這一點心得翫味了一會，眼光重又注射到書頁上。對於「含蓄」一品的「不着一字，盡得風流」；「精神」一品的「明漪絕底，奇花初胎」；「疎野」一品的「倘然適意，豈必有爲」；「清奇」一品的「神出古異，淡不可收，如月之曙，如氣之秋」；「委曲」一品的「似往已迴，如幽匪藏；水理漩洑，鵬風翱翔；道不自器，與之圓方」；「形容」一品的「風雲變態，花草精神，海之波瀾，山之嶙峋，俱似大道，妙契同塵；離形得似，庶幾斯人」；他都能深深地領會。他好似神游於文藝的

展覽會，那些展覽品完全脫去形迹，各標精神，使他不得不驚歎於文藝界的博大和繁富。他想起現代一班作家的作品：朱自清的稱得起「縝密」，周作人的可以說「自然」，茅盾的不媿爲「洗煉」，魯迅的應號作「勁健」。他又想起古昔文學家的作品：同樣是詞，而蘇辛的與溫飛卿的不同，蘇辛的「豪放」而溫飛卿的「綺麗」；同樣是散文，而司馬遷的與陶淵明的不同，司馬遷的「渾雄」而陶淵明的「沖淡」。如果把讀過的一些散文、詩、詞，逐一給牠們比擬，這近於甚麼風格，那近於甚麼風格，倒也是有味的事情呢。但是他隨即想到司空圖的二十四品實在也未嘗不可增多，不然，何以王先生又曾提及還有人作續詩品及補詩品呢？既可以增補，當然也不妨減少或者合併。可見二十四品並非絕對的標準，又何能據此來衡量一切的作品。況且，王先生提出的題目原是很寬廣的，只說「對於文章的風格作一點研究，寫一篇筆記」罷了，並不會教大家去判別讀過的文篇的風格呀。他這樣想着，便放下詩品，另取一份油印的選文在手。這是姚姬傳的復魯黎非書，王先生發給大家作爲參考材料的。書中說道：

「……雍聞天地之道，陰陽剛柔而已。文者，天地之精英，而陰陽剛柔之發也。惟聖人之言，統一氣之會而弗偏，然而易詩書論語所載，亦間有可以剛柔分矣；值其時其人，告語之體各有宜也。自諸子而降，其爲文無弗有偏者。其得於陽與剛之美者，則其文如霆，如電，如長風之出谷，如崇

山峻崖，如決大川，如奔騏驎；其光也，如杲日，如火，如金鑠鐵；其於人也，如憑高視遠，如君而朝萬衆，如鼓萬勇士而戰之。其得於陰與柔之美者，則其文如升初日，如清風，如雲，如霞，如煙，如幽林曲澗，如淪，如漾，如珠玉之輝，如鴻鵠之鳴而入寥廓；其於人也，濔乎其如歎，逸乎其如有思，喚乎其如喜，愀乎其如悲。觀其文，諷其音，則爲文者之性情形狀舉以殊焉……」

他看到這裏，眼光便離開紙面，凝視着照在牆上的晴明的陽光；頭腦裏卻在細細思量。他以爲開頭幾句話實在有點弄玄虛，甚麼「天地之道」，甚麼「天地之精英」，甚麼「聖人之言統二氣之會而弗偏」，都近乎方士的派頭。可是以下的話就說得非常親切有味；標明文章的風格，全用景物或者事態來作比喻，所以能給與人家一種具體的印象，使人家從霆、雷、長風等等認識陽與剛之美，從初日、清風、雲、霞等等認識陰與柔之美。這個方法正與詩品相同，詩品也是借用種種景物或者事態來顯示詩的各種風格的。所不同者，詩品把風格分得很繁多，多到二十四品，而姚姬傳這封書信裏，卻分得很簡單，止有陽與剛、陰與柔兩大類。與其繁多而有瑣碎、重複、缺漏的毛病，倒不如簡單而能包舉一切來得妥當了。他試自尋味，在讀過的文篇裏，那一篇具有陽與剛之美？一時間竟指說不定，似乎這篇也不是，那篇也不是。他又換個題目自問，那一篇具有陰與柔之美？那就覺得這篇也是，那篇也是了。他不禁疑怪起來，爲甚麼讀過的文篇差不多都具有陰與柔之美呢？他繼續看姚姬傳的這封書信，直到完篇

也不再甚麼解悟。

求知心鞭策着他，使他急切地取起另一份印發的參考材料來看。那是從曾國藩的求闕齋日記節鈔下來的：

「吾嘗取姚姬傳先生之說，文章之道分陽剛之美、陰柔之美。大抵陽剛者氣勢浩瀚，陰柔者韻味深美；浩瀚者噴薄而出之，深美者吞吐而出之。」

「文章陽剛之美莫要於憤、湧、直、怪四字，陰柔之美莫要於憂、茹、遠、潔四字。惜余知其意而不能竟其學。」

「嘗慕古文境之美者約有八言：陽剛之美曰雄、直、怪、麗，陰柔之美曰茹、遠、潔、適。蓄之數年，而余未能發為文章，略得八美之一，以副斯志。是夜將此八言者各作十六字贊之，至次日辰刻作畢。附錄如左：

雄 劃然軒昂，盡棄故常；跌宕頓挫，捫之有芒。
 直 黃河千曲，其體仍直；山勢如龍，轉換無迹。
 怪 奇趣橫生，人駭鬼眩；易玄山經，張韓互見。
 麗 青春大澤，萬卉初葩；詩騷之韻，班揚之華。

茹 衆義輻湊，吞多吐少；幽獨咀含，不求共曉。

遠 九天俯視，下界聚蚊；寤寐周孔，落落寡羣。

潔 冗意陳言，類字盡刪；愼爾褻貶，神人共監。

適 心境兩閒，無營無待；柳記歐跋，得大自在。」

他看罷這幾則簡短的劄記，覺得也與詩品和姚姬傳的說法沒有甚麼兩樣；他們都是憑着主觀的觀感，見到文章風格有怎樣的幾種，便選用一些字眼來作標題罷了。他又自問：陽剛、陰柔之說爲甚麼似乎可以包舉一切？詩品分爲二十四品，曾國藩分爲八言，爲甚麼反而覺得不很清醒呢？他突然想起江市郊外美國教會新建築的一座宮殿式的教堂來了。粗大的石柱，直長的門窗，高高聳起的飛簷，那是陽剛之美。如果將這座教堂和水榭、迴廊、花院、草舍對比，那末後者都是陰柔之美。他又將幾個同學的體態來對比，胡復初那樣長和胖，是陽剛之美，錦華和慧修那樣愛嬌，當然是陰柔之美。更想到曾經入目的一些書畫，以及曾經聽過的一些音樂，差不多都可以主觀地給牠們一個批判，不是陽剛，便是陰柔。他於是恍然省悟：陽剛、陰柔之說似乎可以包舉一切，其原因就在於牠的籠統。用了籠統的概念，主觀地對付一切，自然無施不可。而其實呢，陽剛、陰柔並沒有甚麼確定的界限；如果把美國的摩天樓和那座宮殿式的教堂對比，說不定又會覺得教堂是陰柔之美了。對於同一篇文章、同一件藝術品

乃至同一個人物，一個人認爲陽剛之美，而另一個人卻認爲陰柔之美；這樣的事情也許會有吧？他相信這樣的事情一定會有。不然，他剛才衡量讀過的文章，爲甚麼覺得篇篇近乎陰柔之美呢？篇篇近乎陰柔之美，就由於他對於陰柔這個概念比較體會得深啊。他又想如果用了詩品的二十四個品目或者會國藩的雄直等等八個字，教幾個人去衡量同一篇文章，判定的結果更不會完全相同。各人體會那些品目先就不能一致，鑑賞一篇文章又各本各的素養，各依各的心思，判定的結果不會完全相同是當然的。他才知道，朱自清「縝密」哩，周作人「自然」哩，茅盾「洗煉」哩，魯迅「勁健」哩，蘇辛「豪放」哩，溫飛卿「綺麗」哩，司馬遷「渾雄」哩，陶淵明「沖淡」哩，這些只是他一個人的主觀罷了；如果教另一個人去品評這些作家作品的風格，說不定會全不相同，可是也言之成理呢。

王先生指定的參考材料還有一本陳望道的修辭學發凡，大文站起來斟了半杯茶喝罷，重又坐到椅子裏，便展開這本洋裝金脊的書冊。王先生吩咐大家看的是這書的第十一篇，篇目是「語文的體類」，他說，所謂「體類」，含義和風格實在差不多。大文看書上說：

「體性上的分類，約可分爲四組八種如下：

(1) 組——由內容和形式的比例，分爲簡約，繁豐；

(2) 組——由氣象的剛強與柔和，分爲剛健，柔婉；

(3) 組——由於話裏辭藻的多少，分爲平淡、絢爛。

(4) 組——由於檢點工夫的多少，分爲謹嚴、疏放。

下面給每一體舉一篇文章作例子，例子之前都有簡要的說明。

「簡約體是力求言辭簡潔扼要的辭體。」

「繁豐體是並不節約辭句，任意衍說，說至無可再說而後止的辭體。」

「剛健是剛強、雄偉的文體；柔婉是柔和、優美的文體。」

「平淡與絢爛的區別是由話裏所用辭藻的多少而來。少用辭藻，務求清真的，便是平淡體；盡用辭藻，力求富麗的，便是絢爛體。」

「疏放體是起稿之時，純循自然，不加雕琢，不論粗細，隨意寫說的語文；謹嚴體則是從頭至尾，嚴嚴謹謹，細心檢點而成的辭體。」

大文把作例的八篇文章循誦一過，再細細辨認這四組八種的風格，就覺得這書的分類雖然也是用形容詞來作類名，但是牠分爲四組，就有一種好處，這見得每組的成立是各有各的條件的。這些條件都是客觀的，如內容和形式的比例，話裏辭藻的多少，檢點工夫的多少，都是誰也可以指說出來的；只有氣像的剛強與柔和詞所謂「陽剛」、「陰柔」以及「渾雄」、「高古」、「勁健」、「豪放」等等相近，

似乎是主觀的評判；然而，如果把氣像兩個字往着實一方面去體會，認爲「意境」、「語調」等等的總和，那也就是客觀的條件了。大文剛才看了一遍詩品，又揣摩了一番陽剛、陰柔，心意中含含糊糊地，好像有所理解，卻是不着邊際。此刻他才真個明瞭，要判別許多篇文章的風格，原來不必憑主觀的觀感，只須從文章的本身上檢點客觀的條件就是了。這是今人的見解勝於古人處；古人把文章看做了不得的東西，彷彿其中含有好多的神祕性，所以說來說去總帶點玄味；今人把文章看做人類日常生活的一部分，研究文章慣用分析、歸納、說明的方法，其結果當然簡單而明顯。得爲今人是何等的幸運啊！大文這樣想着，眉目間便浮起一層樂生的笑意。

一會兒，他拿起一枝鉛筆，在一張白紙上記上「取材的範圍」五個字。他從八種風格推想開去，覺得許多作家執筆作文，他們取材往往不知不覺偏注在某一個範圍裏，或者議論時事，或者摹寫山水，或者敘往古的史蹟，或者記身邊的瑣事。這由於許多作家所營的生活、所處的環境各不相同，因而心意所注的範圍也就各不相同。一個生於安樂的作家不知道人間有飢寒困苦的事，他的文章自然不會涉及飢寒困苦；但是一個沈溺在飢寒困苦中間的作家，他不但能寫飢寒困苦的事象，他更能剖析飢寒困苦的所以然。一個拘守一隅的作家所見無非家庭、里巷，他的文章自然不會涉及山嶽的偉大、河海的浩瀚；但是一個習於行旅的作家，他不但能寫山嶽、河海的形態，他更能由山嶽、河海的影響，

解悟人生的意義。取材的範圍不同，文章的風格也從而各異了。

他又記上「作者的品性」五個字。他想人的品性是千差萬殊的，有些人溫和，有些人急躁，有些人寬大，有些人褊狹，在同一品目之中又有程度深淺的分別。品性溫和的作家即使在震怒的時候也寫不出十分刻厲的文章，猶之品性急躁的作家即使在暇豫的時候也寫不出十分閒適的文章。可見作者的品性也是規定文章風格的一個條件。

他又記上「作者的語言習慣」七個字。他想一個人從小學習語言，一方面固然得到了生活上最重要的一種技能，而另一方面不能不受環境的限制，學會了這一套，就疏遠了那一套。因此，語調的差異和詞彙的不同，精密說起來，差不多每兩個人之間就存在的。同樣一個意思，教兩個人說出來未必會是同樣的一句話，也許一個人說得很簡單，以為這就夠了，而另一個人卻說得很嚙嚙，以為非如此不可；這是各人的語言習慣不同的緣故。讀文章，看書又各有機緣和偏好。偶然接觸某種作品，不知不覺受了牠的影響，這是尋常的事；特別偏好某種作品，心悅誠服受了牠的影響，更是當然的事。各個作家憑了各自的語言習慣以及從別人的作品裏受到的影響，提起筆來寫作文章，他們的風格就分道揚鑣了。

他又記上「寫作的習慣」五個字。他看許多同學作文，有些人信手寫來，意盡而止，也不再加工

修改；有些人下筆很慢，句斟字酌，似乎不放心的樣子，等得完了篇，還要仔細修改，塗去了一部分，又加上了一部分。這是各人寫作的習慣不同之故；成績的優劣卻並不純在這上邊區分。信手寫來的未必是潦草的東西，而斟酌再四的未必定是完美的作品。可是，就風格說，便有顯然的不同了，如修辭學發凡上所說，前者是疏放的，而後者是謹嚴的。

他看看寫在紙上的幾個綱領，覺得自己對於文章的風格已有了一點知識。他相信風格存在於作品的本身，形成一種風格自有客觀的條件。鑑賞一篇文章，如果依着客觀的條件去推求，便會見到他的風格的實際。如果不走這一條路，單憑主觀的觀感來下評判，那就迷離惝恍，只能在帶着玄味的一些形容詞中間繞圈子罷了。他就像把這一點意見寫成一篇筆記；又自嫌還缺少具體的例證，須得找幾個作家，幾篇作品來檢點一番，如果證明所想的不錯，寫成筆記才可以放心。他想這一步工夫且待下午再做吧，便欣然站了起來。

日影差不多移正了。他聞到一陣新熟的午飯的香氣。

三十一 最後一課

這一課是最後的國文課了，下星期起，便開始舉行畢業考試。王先生走進了教室，聲明他不再作正式的講授，希望大家對於國文一課，隨便談談。他不像平日那樣安詳，他的感情有點激動，神態之間流露着惜別的意思。三年的聚首，父子兄弟一般的親密，無所不談，無所不解，可是從今以後至少要疎闊一點了。想起這一層，誰能不感到異樣呢？

同學間起初談着畢業考試。大家的意見，對於學校裏的考試並不感覺恐慌，只有會考卻有點兒爲難。他們不知道自己的程度比旁的學校的學生怎樣，如果落在人家的後頭，或者竟有幾科考不及格，那豈不很糟。

一個學生忽然說：

「你們沒有留心今年年頭上上海市中學畢業會考的國文題目嗎？叫做甚麼禮義廉恥國之四維論。我去會考倘然遇見這樣的題目，只有交白卷完事。我不知道這樣的題目該怎樣下手呀。」

慧修帶笑回顧那發言的同學，說：

「該怎樣下手倒有人說過了，中學生雜誌的五月號裏有振甫的一篇文字，就講到這一層。不過上海市這個題目是出給高中學生做的，我們初中學生想來不會遇見這樣的題目吧。」

王先生聽了他們的話有所感觸，他舉手示意，隨即發言道：

「你們去會考會遇見怎樣的題目，確是料不定的。這須看出題目的人如何而定。出題目的人如果是懂得教育的意義的，自能出適宜於你們的題目給你們做；如果是隨隨便便的人，那末你們就有遇見古怪生疎的题目的機會了。不過，你們的程度我知道得最親切，依照你們的程度，即使遇見了古怪一些生疎一些的題目，及格的分數總可以得到的。」

他這樣說着，眼睛放出欣慰的光輝，似乎表示他三年間的勤勞的成功。但是一會兒他的眼光又顯得非常嚴肅，聲音沈着地說：

「會考到底不是甚麼緊要的事，只要應付得過去，能够及格，這就好了。緊要的還在於學習了各種科目，是否真能充實你們自己，是否隨時隨地可以受用。這是成功與失敗的標準，你們學習一切，都可用這個標準去考量自己，從而知道自己是成功還是失敗。現在單就國文一科，你們各自考量一下吧。」

全堂沈默了一歇，志青開口說：

「要精密地考量，那是很不容易的事。因為國文和旁的科目有性質上的不同；旁的科目像算學，有甚麼甚麼幾種確定的算法，像歷史、地理，有史事和地方作為確定的材料；然而國文完全是這麼一回事。學習算學，那些算法都學會了，學習歷史、地理，那些材料都明白了，能不能受用且不要說，至少可以說一句我們充實了；然而對於國文就很難說，國文根本上沒有那樣確定的尺度呀。」

王先生點頭表示贊可。志青繼續說：

「精密地考量固然不容易，而粗略地考量卻又誰都能夠的。我們只須把現在的自己 and 初到這裏的時候的自己比較一下就行了。試想我們初到這裏的時候，看慣的只是一些兒童的讀物，寫慣的只是一些淺近的話語。我們很少有綜合的能力，看了一頁書就只是一頁書，難得有獨立的發見。我們又不免有文法上的錯誤和修辭上的缺點，時時勞王先生給我們在作文本上打上種種的符號。我們對於我國的文學差不多一無所知，歷代文學的主潮是甚麼，一些大作家的作品是怎樣，都是從不會夢見的事。但是，現在，我們能夠看各種的書了；看一般的報紙、雜誌幾乎可以說沒有問題，對於各科的參考書也能利用了工具書去對付；我們又約略懂得了一點演繹和歸納的方法，應用了這等方法我們居然有我們的心得，可以寫下讀書筆記來。至於寫作方面，啊，王先生，你的好處將使我們永遠忘不了，你在這方面給我們指點，真是無微不至，你不但傳授我們一些知識，你更注意於養成我們的習慣；

因此，不是我今天在這裏誇口，我們一班同學可以說個個達到『通順』的地步了。最近一年間，你又從文學史的見地選一些文章給我們讀，我們雖沒有讀過一本文學史，但是對於我國的文學已認識了一個大概的輪廓；近來那些文學雜誌上常常提起『文學的遺產』這個名詞，我們很榮幸，手掌裏也有了一部分的遺產了。各位同學，我所說的是不是實際的情形？

一堂同學都不作聲，只是欣喜地、感激地望着他和王先生，算是給他個肯定的回答。

王先生用手巾拭着前額的汗，眼注着志青說：

「我如果有甚麼好處，那也只是我的本分，當不起『永遠忘不了』這一類感激的話頭的。我不希望你們永遠不忘記我的好處，我只希望你們永遠不忘記我這一點對於你們的真誠！剛才志青說的話確是實情，我可以給他作保證；這是你們自己努力的報酬呀。你們得到了這樣的報酬，我也可以自慰，總算三年間的勤勞並沒有換來個失敗。不過，我對於志青的話還要作進一步的說法。」

一堂同學都凝一凝神，準備聽他的致辭。

「照志青的說法，看書能力有了，寫作達到『通順』的地步了，手掌裏承受了一部分『文學的遺產』了，換句話說，就是對於國文這一門功課做得差不多了。但是，學校裏所以分設各種科目原為着教學的便利起見，最終的目的還在於整個生活的改進。這一點必須認識得清楚；否則就將陷於錯

誤，認為爲有國文科目而學習國文，爲有算學科目而學習算學。這樣，學習各科豈不等於無益費精神的傻舉動嗎？我不是說志青就有這種錯誤的認識；我只是說對於某一門功課既已做得差不多了，就該離開了這門功課的立場來考核自己，看整個生活是否因而改進了多少。單把國文這一門來說吧。看書不只限於看國文課內指定的幾種書，也不限於看各科的參考書；須要從此養成習慣，無論去經商，去做工，總之把行動和看書打成一片，把圖書館認爲精神的糧食庫，這才能收到莫大的實益。再說寫作，當然不只限於文課以及應考試的作文；這些都只是習作，沒有多大的意義。但是我也不是要人人做文學者，大家都從事於創作；文學者不是人人能夠做的，須視各人的生活、修養以及才性而定，並且，事實上也沒有人人做文學者的道理的。我只是說對於寫作既已學習到了相當的地步，就該讓這寫作的技能永遠給你們服務；無論是應用之作，或者與到時所寫的一篇東西、一首詩，總之用創作的態度去對付，要忠於自己，絕不肯有半點的隨便和絲毫的不認真。文學者固不必人人去做，然而文學者創作的態度卻是人人可以采取的。惟能如此，才真受用不盡呢。」

王先生說到這裏，又拭了一下額汗，並且改換了站立的姿勢，以蘇因天氣驟熱而感到的疲勞，然後繼續說：

「再說到接受『文學的遺產。』幾篇著名的文篇讀過了，幾個有名的文學家約略認識了，歷代

文學的源流和演變也大概有數了，這自然是很好的事。但是，如果單把這些認爲一種知識，預備在大庭廣衆之間誇耀於人，以表示自己的廣見多聞，那就沒有甚麼意義。原來所謂接受『文學的遺產』是別有深遠的意義的。先民的博大高超的精神，我們要從文學裏去領會；歷代的精美的表現方法，我們要從文學裏去學習；換一句說，文學是我國文化的一部分，我們要把牠容納下去，全完消化了，作爲我們的榮養料，以產生我們的新血肉！這意思你們了解嗎？」

「王先生的眼光裏流露着熱誠，向全堂同學一個個看望，切盼大家的回答。」

全堂同學差不多個個脰着嘴唇，點一點頭，也用熱誠的眼光回望着他；在衷心深深激動的時候，這種神態是一個最適當的回答，比較用幾個字眼說一句話來回答切摯得多了。

復初在點頭之後發言道：

「王先生這一番話正好作三年來教我們國文功課的序言，在今天最後一課說給我們聽，尤其有深長的意義。我們自當終身不忘，永遠受用。我畢業以後不再升學了，家長的意思要我投考商業機關，我有點兒懊喪，以爲從此至少要各種功課疎闊一點了。現在聽了王先生的話，便好似受了一番熱切的安慰。我知道只要我自己不和各種功課疎闊，各種功課決不會和我疎闊的。」

大文接着說：

「我想我們從前的確有點錯誤。雖然並沒有明說，但是在我們的下意識裏，不免偏於『爲有國文科目而學習國文，爲有算學科目而學習算學。』現在經王先生點醒了，不再升學的人倒不必介意，因爲再沒有甚麼特設的科目擺在面前了；而升學的人卻必須特別牢記，要使一切科目與生活打成一片，那才是真正的『升學。』我是預備升入高中的，所以想到了這一層。

聽了大文的話，王先生忽然有所觸發，隨即說：

「你們在初中畢了業，有的升學，有的就業，所走的路途各各不同。此刻不妨『各言爾志。』在國文方面預備怎樣具體地進修？我剛才說的不過是抽象的意見呀。」

於是有人說將來預備當小學教師，擬從事兒童文學的創作；有人說擬特別用心，精讀某一位文學家的專集，因爲他愛着這一位文學家；慧修卻說她擬在詩詞方面多做一點工夫，她近來很歡喜圖書，她相信詩畫相通之說是有道理的。更有幾個人說升學是無望了，就業又沒有路向，下半年大概是坐在家裏。那時候雖然也可以讀書、作文，做一點切實的工夫，然而精神上的不安定必然非常難受的。

下課的鈴聲響起來了。

王先生不由得感喟地說：

「那真沒有法子！現在要下課了，我教你們的課算是完畢了！」

空堂同學站起來行禮，目送王先生走出教室，感到一種悵然的況味。衆人陸續地走到廊下，一個校工手裏拿着一封信，迎上來說：

「這裏有一封信，給你們三年級的。」

錦華接信在手，看到封面的字就認識了，她喊道：

「是樂華的信！」

她隨即拆開來，許多同學圍繞着她一同看。

諸位同學：

你們快要畢業了。我雖不悔恨我的中途退學，但對於你們的畢業卻表示真誠的欣慰。

你們的畢業式在何日舉行？大概已經確定了吧？希望早日告訴我。到那一天，我要向廠裏請一天假，去參加你們的畢業式。我有一點意見預備貢獻給你們，請分配給我十分或一刻鐘的演說時間。在聽受教師來賓致辭的當兒，也聽一聽一個工人的話，我想你們一定很樂意的。

周樂華。

(一) 書叢年青明開

中學各科學習法
怎樣利用圖書館
怎樣利用圖書
精神文化講話
給青年的十二封信
生活藝術
豐富的人生
社會科學講話
學習心理之話
五年計劃故事
文心(讀寫的故事)
閱讀與寫作
文章講話
中國語法綱要
文言虛字

夏可尊著 二角
蔣人等譯 六角
洪二楷著 二角
曹伯元著 二角
曹仲元著 二角
朱一潛著 一角
曹一平著 一角
曹一平著 一角
曹一平著 一角
曹一平著 一角
曹一平著 一角
曹一平著 一角
曹一平著 一角
曹一平著 一角
曹一平著 一角
曹一平著 一角

中國人學英文
少年科學大綱
家常科學談
任何人之科學
科學在今日
科學的趣味
科學的營養
電子的姑娘
幾點鐘
無名
不夜天
十萬個為什麼
數學的園地
數學的趣味

呂叔愷著 四角
胡一鵬著 四角
法布爾著 二角
顧二正著 二角
秦二正著 二角
三法布爾著 六角
顧一平著 三角
顧一平著 三角
顧一平著 三角
顧一平著 三角
顧一平著 三角
顧一平著 三角
顧一平著 三角
顧一平著 三角
顧一平著 三角

開明書店印行

(二) 書叢年青明開

馬先生談算學

星空的巡禮

趣味的物理學

物理世界的漫遊

化學奇談

花鳥蟲魚

生物與文藝

鳥與文藝

昆蟲漫話

細菌與人體

菌兒自體

我們的奔跑

汽車怎樣跑

藝術趣味

一朱一豐一伊一胡一高二陶一賈一賈定克定法定顯一崔一王二劉
 元光元子元林元伯元士元士元乘元祖元祖價價布爾價均元尙元幼元蔬
 四褶三體四原五總二其二其一珍六璋二璋一士三原八正六辛四于九字
 角著角著角著角著角著角著角著角著角著角著角著角著角著角著角著角著角著

世界文學名著講話

談文

我與文學及其他

中國文學欣賞舉隅

中國文藝思潮史略

人類史話

大文夫

平民世紀的開拓者

二千年間

玄武門之變

三十二國風土記

現代世界地理之話

亞洲腹地旅行記

南極探險記

人和山

二伊定胡六李一陳二胡一宋一蒲一陳一范定陶一朱二傅定朱二朱二茅
 元林價仲元述元元元仲元靈元元元元文價乘元維元庚價光元光元肩
 五原二持一禮八原九持九彬九翻四原六淵三珍七之六生二褶二潛九
 角著元譯角譯角著角著角著角著角著角著角著角著角著角著角著角著角著

行印店書明開

內政部著作權註冊執照警字第三六二一號

心 文

版初月六年二十二國民
版一廿月一十年七十三國民
角九圓金價定冊每

印刷者	發行者	著作者
開明書店	開明書店 代表人范洗人	夏丏尊 葉紹鈞

印翻准不*權作著有

心(150P.) K (3.00)

102418

2



北京
琉璃廠

新音局敬贈

